

說部叢書

集二
編二十九第

時
調

短篇小說
卷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衛 生 方 法 之 研 究

衛 生 治 療 新 書

布面金字

一

社會文化日進。衛生尤為重要。况近來傳染病發生愈多。凡家庭防病治病之方法。宜人人略知大意。庶不至倉卒誤事。本館特編是書。搜集東西名著。門分類別。區為衛生治療二篇。以備家庭普通衛生及應急時檢查之用。凡欲享家屬康健之幸福者。不可不手置一編。

廢 止 朝 食 論

蔣維喬譯

六角

衛生一道。方法甚多。而其最要者。莫如節飲食。節飲食之方法亦多。有主張每餐皆少食者。有主張廢止晝食或晚食者。然求其合於生理學及長壽不老之原理。莫如廢止朝食。是法近來盛行於美國。流傳於日本。武進蔣竹莊先生。夙好衛生。亦仿行此法。祇及半年。得治愈一二十餘年之胃擴張病。因急譯此書。以餉海內。書中精理名言。耐人尋味。而又與我國古來長壽法處處暗合。凡有志衛生者。不可不讀也。

因 是 子 靜 坐 法

洋裝精印

三角

著者研究靜坐法二十餘年。深得却病延年之益。近見日本全國上下盛行此術。因著是書以詔國人。書中原理。悉根據生理心理。絕無迷罔之談。其方法簡便。尤為人人所易知。易行。有志者盍起而研究之。

時諧目錄

時

諧

1

813.7

661

2:2(92)上

- | | | | | | | | | | | |
|-----|----|-----|------|----------|-----|---------|------|------|------|------|
| 二十一 | 十九 | 十七 | 十五 | 十三 | 十一 | 九 | 七 | 五 | 三 | 一 |
| 薩潞敦 | 屨工 | 牝牡雞 | 有福兒郎 | 雀復仇 | 奇伶 | 感恩之獸 | 玫瑰花萼 | 鵲與熊戰 | 狐 | 韓斯僥倖 |
| 二十二 | 二十 | 十八 | 十六 | 十四 | 十二 | 十 | 八 | 六 | 四 | 二 |
| 獅王 | 燕菁 | 雪翼 | 醜髯大王 | 佛雷段律及葛達琳 | 三公主 | 趙靈德及趙靈臺 | 湯拇 | 十二舞姬 | 漁家夫婦 | 伶部 |



3 0660 6651 9

468855

- | | | | |
|-----|----------|-----|-----------|
| 二十三 | 莽中之猶太人 | 二十四 | 金山大王 |
| 二十五 | 金鵝 | 二十六 | 狐夫人 |
| 二十七 | 韓賽露及葛律德露 | 二十八 | 金髮三莖之碩人 |
| 二十九 | 蛙 | 三十 | 狐及馬 |
| 三十一 | 倫貝史鐵根 | 三十二 | 鵝女 |
| 三十三 | 忠義約翰 | 三十四 | 青燈 |
| 三十五 | 阿育伯德路 | 三十六 | 少年碩人 |
| 三十七 | 紐工 | 三十八 | 三鴉 |
| 三十九 | 丕偉德 | 四十 | 韓斯及其婦葛樂達魯 |
| 四十一 | 櫻桃 | 四十二 | 浩路娘娘 |
| 四十三 | 救生之水 | 四十四 | 彼得牧人 |
| 四十五 | 聰慧之四子 | 四十六 | 高珊莫 |

四十七 菜

四十八 鼻

四十九 五僕

五十 金髮公主

五十一 盜婿

五十二 三懶漢

五十三 七鴉

五十四 羅崙及五月鳥

五十五 鼠鳥臘腸

五十六 杜松樹

時諧卷上

韓斯僥倖

韓斯事其主者七年。一日謂主人曰。予限滿矣。茲欲歸而覲母。請給我備資。主人曰。子之爲我僕也。忠慤而勤能。享報宜豐。乃餽以銀一錠。大如其首。韓斯取囊帕裹之。負諸肩。蹠躩上道。久之。疲茶甚。望望而見一人。騎駿馬至。態頗豪。韓斯羨而呼曰。美哉騎乎。踞鞍高坐。不催足。不傷屨。人且莫測其所至。騎士聞之曰。韓斯然則子曷爲步歟。且狼狽若是。韓斯曰。嗟乎。余所荷者銀也。頭不能舉。肩大創。重可知矣。騎士曰。曷易之。吾與若馬。若與我銀。何如。韓斯曰。是吾所大願。惟吾不能不告子者。銀大且重。若荷之不虞憊乎。騎士曰。否。下馬受銀。且扶韓斯登騎。而奉纜於其手。曰。子欲趣行。當鼓脣而呼。曰。叱。斯可矣。韓斯上馬。意甚得。揚揚而前。旣而欲少疾。試鼓脣叱之。馬大奔。韓斯倉皇無措。墜馬下。而顛於路次之溝。馬且逸。適有牧童驅牛過者。爲止之。韓斯旣起。懊懷不已。謂牧童曰。有畜如此。不足乘也。彼



躓仆而騰拓。則騎者之頸且斷。吾其不再騎矣。佳哉若牛。苟得之。則可逶迤以躡其後。而又日有醢酪酥餅之可圖。若是牛者。吾甚好之。牧童曰。子謬愛如此。曷請以我牛易若馬。韓斯曰。成矣。牧童乃一躍登騎。攬轡逕行。韓斯亦驅牛而走。雅慶其貿易之幸。曰。吾不難得一方之麩黎。俗云麩包果爾。則必與酪酥共食。吾若渴乎。則將穀我之牛而飲其漣。人生若是。又何求焉。既而至一小逆旅。韓斯憩坐。食其麩黎都盡。更以餘錢沽啤酒一卮。飲訖。驅牛而如家村。日方停午。炎暑鬱蒸。行既久。韓斯熱極焦燥。口奇渴。舌敷於梁。籌思曰。吾有疾矣。今當穀我之牛。飲漣止渴。遂繫諸樹下。手執革冠以注漣。久之。弗得一滴。韓斯固非習爲此者。方憂用事之拙。穀不已。而牛性大咆哮。竟蹴其首。韓斯頓踣臥地。沈迷移時。適有屠伯推車而來。上載一豕。扶之起。且問曰。若胡爲至是。韓斯語之故。屠伯贈以一罇。曰。飲此。以蘇若困。若牛必不生漣。老畜無用。祇可供屠割耳。韓斯曰。吁。嗟。誰慮及此。吾今雖殺之。何益。生平惡牝牛之肉。其味不良。使其爲豕。尙可製臘腸。而今已矣。屠伯曰。吾

願以吾豕易牛。以愜子之懷。何如。韓斯謝曰。天必報爾之惠。遂推牛與屠伯。而解車上之豕。執其束脛之繩。驅之前行。一往平善。韓斯向雖歷刼。今亦中心美滿矣。繼而又遇一村夫。臂上懸縞麗之鵝一。停步與韓斯語。韓斯詡詡鳴其得意。歷誇數番貿易之利。村夫亦指其鵝而誇示曰。子視之。是鵝佳否。更參八星期之久。燔而食之。肉必腴。誠爲不虛養矣。韓斯揣之於手曰。子言良然。然予豕亦非下材。村夫頻頻搖首。正色曰。好友聽之。爾將以豕故而及於難。吾適自村來。村紳家圈中失一豕。吾見爾豕。頗爲爾焦悚。蓋爾豕酷類村紳之豕。彼輩若捉將爾官裏去。奈何。韓斯大駭。呼曰。善人。救我之難。我感甚。請若取我之豕。而以若鵝賜我。可乎。村夫曰。在理。吾弗爾允。今子臨難。吾姑勉從之。於是握繩在手。驅豕從旁徑去。韓斯亦投路而歸。累絕心澄。自思曰。吾終擅貿易之勝。一者烹是鵝。可餉我口腹。二者熬鵝脂。可六月用。三者素羽輝潔。實諸枕中。則吾高臥深深。不虞顛播矣。不知吾母之樂。將如何也。旣入村。又見一磨翦之工師。方據石以將事。口吟曰。俯仰山川

內安生樂業人。韓斯聞之。竚顧流連。問曰。磨師。子業殆必獲美利。故樂之不疲。磨者曰。然。吾業黃金之業也。善磨者以手探囊。金未嘗乏。子胡從購此佳鵝。韓斯曰。吾未嘗購。乃易之以豕。焉得豕。曰。易之以牛。焉得牛。曰。以馬。焉得馬。曰。以銀一錠。大如吾首者。焉得銀。曰。吾服勞七載。而後得之。磨者曰。子涉世以來。亦頗通顯。今但能探手於囊。金無罄時。則獲福無量矣。韓斯曰。甚碯。吾今何以圖之。磨者曰。子宜業吾業。惟需一礪。餘皆不戒而集。韓斯曰。吾安所得礪。磨者曰。此一具頗適於用。吾今僅索若鵝之值。售與若。若願沽之否。韓斯曰。子奚必問。苟使我探手於囊而得金。則當爲天下無上之樂。吾何不爲。鵝在斯。子將去可耳。磨者乃取鵝而授以身畔樸陋之石。曰。此大寶也。宜善用之。可以剗削舊釘。韓斯肩石而行。心殊怡曠。兩眼雄視。光弈弈四射。自語曰。吾生逢其時。有欲必遂。且語且行。久之。漸疲。茶蓋拂曙出門。行一日矣。得牛之時。狂喜。盡揮其金。至此饑腸轆轤。至不能行。而運石又甚艱苦。最後至一塘畔。思就飲水。且少息。乃置石岸旁。身坐其上。俯掬水而

飲之。已而遽忘石在身下。稍一移動。則石墮塘而沒矣。韓斯觀玩良久。石入水深。不復見。於是欣然起立。復屈膝謝上帝之恩。涕泗盈睫。謂重石既去。從此一身無累矣。既又呼曰。吾樂如何。吾樂如何。吾真有天幸焉。非他人之所能及也。遂起行。覺胸中不勝愉快。一無煩惱。百種自由。卒至其家。

伶部

農家畜一驢有年。驢健而勤。主人之義僕也。既而驢齒漸增。日不堪役。主人以其老也。將殺之。驢知有變。私遁上道。赴大城。自籌曰。吾其往彼爲伶耳。行未遠。遇一犬。喘息道旁。狀殊委頓。驢曰。吾友。子胡爲在此。犬曰。吁。主人以余年老頹廢。不能助之畋獵。將捶吾之首。因遁於此。予將何以圖生。驢曰。聽吾一言。吾將投大城爲伶。子盍從我偕往。貢其所長。犬曰。願從。驢與犬遂徐徐而行。未幾。又見一牝貓坐途中。面有憂色。驢曰。好女子。若何爲者。毋亦爲不得志者歟。貓曰。唉。予乎。生命且不保。遑言得志。予垂暮之年。寧倚爐從容而歿。不欲逐鼠四室。旁午而生。願主婦

執我將溺之。吾今不遭其毒手。亦云幸矣。顧不知何以爲生。驢曰。嘻。子唱夜名家。苟一旦爲伶。必可得志。盍從我往大城一游乎。貓悅其策。亦入隊。旣而道過稼場。見一雄雞棲戶上。方竭力而啼。驢曰。善哉。此誠妙音也。不知其中寓意若何。雞曰。吾特報風日好景。爲浣裳之辰。乃主婦及膳女輩。不特不謝吾之勞。且言明日欲割吾脰以作湯。而餉來復日之賓。驢曰。天必禁之。雞師。子曷若從吾輩俱去。愈於坐待斷頭矣。且吾輩方組織一部。將往彼大城爲伶。今得子日夕倡和。將來不難別樹一聲歌之場。子其行矣。雞曰。此吾所大願也。於是四者相將去。欣然而行。第一日不及入城。薄暮。投林止宿。驢與犬共臥一大樹之下。貓伏枝上。雞謂彌高彌穩。因止其顛。凡雞性未睡時。必先四瞭無事。乃寢。雞方引眺。忽見遠處燈光明煜。因語其伴曰。人家不遠矣。吾適見燈光。驢曰。果爾。吾輩盍移居彼宅。不較此爲適乎。犬曰。吾之意且不止是。苟往而可得殘骨剩馘者。亦殊不惡。遂共如雞所見燈光處。旣至。則見巍然一巨室。燈火煌煌。羣盜在焉。驢在隊中爲高。因至窗下。昂首

窺之。雞問曰。驢若何所見。驢曰。問余何所見。余見案上佳殺紛陳。羣盜圍坐爲樂。雞曰。此則吾黨之美居也。犬與貓聞之。咸仰首掀鼻。饑吻翕張。涎滲滲然滴不止。急思入而攫食之。乃共謀所以驅盜者。旣而得一策。驢屈後脛跪地上。而舉其前足按窗。削立如壁。犬升其背。貓則躋犬之肩。而雞止貓首。戒備旣訖。始傳暗令。一時衆樂大作。驢嘶。犬吠。貓鳴。雞喔。毀窗大進。突入其室。間以碎玻璃之聲。旬旬並作。盜大懼。夫盜非懼樂者。且以張樂爲樂。何至於懼。蓋以疑奇妖降禍其身。故驚魂破胆。各鼠竄若不及。盜旣去。驢犬貓雞乃高踞座上。分食盜之所餘。橫吞大嚼。若從此一月不可得食者然。旣飽。滅燈。各擇其地而寢。驢薦藁臥於庭中。犬睡門後。灶中殘灰尙溫。貓伏焉。而雞則棲於屋梁之上。諸客風塵勞頓。少須卽寐。夜將午。盜遠遠見燈熄室靜。深悔狼奔之無謂。擬復返。中有一人膽獨壯。願先往偵動靜。旣至。見室內寂然。大步入廚。摸索得一火柴。將以爇燭。忽望見貓眼之耀射有光。以爲烈煤也。引柴爇之。貓驚醒。遽躍起一撲。且爪其面。盜大驚。奔後戶。犬突出。

嚙其脛。過庭。驢大蹴之。雞聞聲而寤。力啼。盜大奔。歸見同黨。語其渠曰。室中一劇怪。其指長而多骨。爪傷吾面。一人手握刀。匿於戶後。刺吾脛。一黑魅立於庭。以槌撻我。更有一妖坐屋上。呼曰。投賊而上乎！投賊而上乎！盜黨聞之。咸股慄。遂不敢返。諸伶安然居其居。遂家焉。迄於今尙存。

狐

國王有綺園一區。中有樹。產黃萍果。果將熟。計數之。則夜必失其一。王大怒。命園丁通夕守樹下。園丁使長子代守之。至十二時。長子熟寐。天明。萍果又失其一。乃命次子往守。至中夜。亦寐。天明。又失其一。園丁大憂。季子自請代其職。園丁慮其不勝任。弗許。強而後許之。季子遂臥於樹下。靜覘其變。鐘鳴十二。聞空中颯颯有聲。一鳥飛來。竟體作黃金色。燦燦生光。方以喙啄萍菓。季子躍起。射一矢。中其尾。未創。僅墮一金羽。遂颺去。詰朝。獻金羽於王。王召廷臣觀之。咸讚嘆以爲國寶。王曰。一羽何足奇。必得全鳥方可。園丁長子聞之。思弋獲此金鳥。乃手攜弓矢出門。

未幾抵一林林畔一狐方踞坐長子彎弓欲射之狐曰勿射我我行授子以妙策我知子之出蓋欲得金鳥耳子今晚投一村至則有二逆旅相對其一華麗崇宏子不可入其一卑污湫隘子可入居之長子曰賤畜爾胡知者飛矢射之不中狐掉尾逕去長子亦行薄暮至村果有二逆旅在其一高居華屋歌飲喧騰其一卑陋闐寂殆無居人長子私語曰使吾棄華廈而入荒廬寧非大愚竟入大逆旅歡飲流連樂而忘返蓋不但忘鳥且忘其國矣久之長子不返次子乃繼之出途中所見一如其兄遇狐狐授以良策比至二逆旅前則其兄方臨窗而立室中具種種娛樂事招弟弟不能屏外誘遂入亦忘鳥且忘國矣又久之少子亦欲出游以訪金鳥其父深寵少子慮其亦如乃兄之一去不歸弗許顧少子請之堅父不能阻乃勉許之至林又遇狐授策如故而少子聞之殊紉感非若乃兄之欲傷其生也狐亦感其意乃曰請坐於吾尾之上其行當倍疾少子從之狐穿林度野疾若飄風未幾已抵村少子又從狐之教絕不他顧徑入荒舍一夕安睡翌晨狐又至

少子登程。狐乃告之曰。此去抵一大城。城外屯兵一隊。皆駟臥。子弗之顧。第疾行入城。達一室。室中懸一敝壞之木籠。則金鳥繫焉。其下更有一金籠在。殊華美。與金鳥同。但子必謹誌吾言。勿嫌木籠之敝壞。而易以金籠。不然。悔且無及。語竟。復舒尾使少子坐。疾行如昨。頃之。已及城門。少子入。一一皆如狐言。金鳥果繫於木籠。旁置黃萍果三枚。而其下果有一金籠在焉。少子自維曰。敝籠貯佳鳥。殊不雅觀。曷易之。竟啓籠門。取鳥寘於金籠。鳥大啼。兵士皆寤。執少年而囚之。解於王所。翌晨。公庭鞠囚。得狀論死。惟能獻金馬一匹。疾行如風者。始赦之。且賜以金鳥。少子歛獻上道。悵悵不知所往。忽其好友狐又至。曰。不納吾言。遂以至此。雖然。今果能聽從吾言者。當仍告子以得馬之法。子今更往一城。見一廄。廄繫金馬。旁一圉人方駟臥。子可盜之去。惟馬上革鞍已垂舊。而旁置一絢麗之金鞍。子勿豔其美。而又易之。少子唯唯。仍乘狐尾而行。穿林度野。疾若飄風。頃之。至矣。圉人方手撫金鞍而駟臥。少子觀馬。實不忍以敝鞍加之。曰。吾苟以金鞍相贈者。此馬當益增

其美觀矣。手方觸金鞍。圍人遽醒而大呼。衛士奔集。囚之。翌日付諸法庭。判死罪。惟能獻一美公主者。則赦之。且并賜以鳥與馬。少子出不勝憂惑。狐又來。謂曰。胡再不納吾言。不爾。則鳥與馬已兩得之矣。吾今更授子以計。子徑往。晚抵一城。夜半。公主必如浴室。子就而與之親吻。彼必從子宵遁。惟不可使彼別其父母。謹誌勿忘。狐布尾如前。少子乘之入城。果如狐言。及夜半。少子乘公主如浴室。立與之親吻。公主願偕逃。而苦求一別其父母。至於淚下。少子初弗許。公主請之堅。痛泣不已。少子大不忍。乃許之。公主入。衛士醒而執之。以獻於王。王曰。吾窗外有山。障美景。子能八日而移去之。則以女妻汝。山甚高。舉世所不能移。少子力役七日。殊無效。狐又至曰。子臥於地。吾爲若移之。晨寤。則山已失。少子欣然詣王所。曰。山果移矣。在理。宜尙主。王不得已踐其言。少子挈公主以行。狐至。謂之曰。子一行而可獲三寶。公主也。馬也。鳥也。少子曰。壯哉。但何以圖。狐曰。子能從吾言。蔑不濟矣。子往見蓄金馬之王。王求美公主。子則曰。公主在此矣。王大悅。必賜金馬。子乘之。然

後一一與之握手興辭。而獨令公主後。既及公主。子突握其手而抱之。登鞭馬。馬必大奔。則遁矣。少子如計行之。果得利。狐乃曰。子更乘金馬。往見蓄金鳥之王。王見馬良不誤。必喜。以金鳥賜子。子仍安坐馬上。索鳥觀之。僞爲驗其眞贋也者。鳥入手。則又遁矣。少子又如其言。既得鳥。與馬與公主。馳返大林。見狐。狐謂曰。今請子殺我。并割我頭若足。少子不聽。狐曰。予當更進一言。子謹誌之。子有二事當戒。遇縊犯不可贖。臨河不可坐。言畢。遂去。少子乃挈公主與鳥而乘馬歸。過一村。卽前此二兄所流連處也。忽聞人聲喧騰。詢其故。人告之曰。有二犯將就縊矣。少子前觀。則二犯卽其兄也。坐盜論死。少子曰。可以救乎。人曰。不可。非有人傾資贖之。二無賴皆不赦。少子更不遲迴。如言與之資。二兄乃得釋。共行至前日遇狐之地。森森林翳。一面臨河。二兄皆曰。此地可坐憩。少進飲食。少子唯唯。蓋已盡忘狐臨別之言矣。兀坐河干。坦然不疑。二兄自後至。突擠之。墮河。奪公主及馬與鳥。歸獻於王曰。凡此所得。皆吾二人之力也。王賞犒有加。惟馬不食。鳥不鳴。公主掩面而

泣。少子既墮河。幸河水將竭。得不死。惟河岸險且高。百計不能上。久之。狐又至。譙其不納諫。孽由自作。又曰。雖然。吾不忍使爾墮落於此。可堅挽吾尾。吾當曳爾出。既登岸。謂曰。二兄若知汝生還國中。則將邏而殺之矣。乃易糞人服。私入內廷。入門。馬始食。鳥始鳴。公主始止泣。見王。備訴二兄詐。王使執而刑之。而仍以公主歸少子。王薨。遂以少子爲嗣。久而後。嗣王一日如大林。遇故狐。狐仍請王殺之。且割其首若足。言甚哀摯。淚流盈眶。王不得已從之。狐忽化爲人。則公主之兄也。亡有年矣。

漁家夫婦

大海之濱。有一溝焉。漁人夫婦結舍居其中。日從事捕魚。一日。漁翁持竿坐岸上。見清波澹蕩。絲繩與之上下。方觀賞間。鈎忽下沈於深水間。急掣之上。則一巨魚出水。魚忽語曰。盍舍我乎。我非眞魚。乃魔公子耳。子盍縱我以入水。漁翁曰。嘻。異矣。魚而人語。吾何取焉。吾縱子矣。遂舍之。魚入水。水上留血一痕。殷然泛赤色。漁

翁歸。晤其妻於溝。語以得巨魚事。曰。魚自承爲魔公子。吾因釋之。婦曰。若釋彼時。曾有所求乎。漁翁曰。否。吾將焉求。婦曰。吁。吾與若居此腥惡之溝。生事蕭索。曷不往語之魚。請一小舍。漁翁意殊不欲。顧不敢逆婦意。乃赴海濱。至則水作黃碧色。漁人立水滸而告曰。嗟嗟海上人。請聽我一言。爲負兒女累。遂乞他人恩。魚游泳而出曰。彼將焉欲。漁翁對曰。婦謂當吾之捕爾也。宜先要求而後釋之。彼不欲久困於溝中。願得一小舍。魚曰。子歸。彼已在舍矣。漁翁歸。見其婦果竚於舍門。婦曰。來來。此不大愈於溝乎。舍中有廳有榭。有寢室。有廚舍。後更有小園一。花果錯峙。雞雛成羣。漁翁曰。嘻。吾生之樂如何。婦曰。今乃可以行樂矣。一二星期。二人安居頗適。久之。婦又曰。夫子。吾嫌舍中屋宇太少。園亭亦殊不寬。吾欲得一大石城居之。若往語之魚。請城。漁翁曰。賢卿。吾不往矣。往則魚將怒。吾儕得一舍亦足矣。婦曰。子胡悖謬。彼詎不樂從。君顧試往語之。漁翁不得已。乃怏怏至海上。海上波平浪靜。而水作蒼黯色。漁翁就而告曰。嗟嗟海上人。請聽我一言。爲負兒女累。遂乞

他人恩魚曰。彼將焉欲。漁翁答曰。吾婦欲居一大石城。魚曰。子歸。彼已遲汝於城門矣。漁翁歸。則婦果立於大城之外。謂曰。君試觀之。此城豈不壯哉。二人共入城。則崇樓傑閣。奴僕如雲。室中金玉錦繡。盛飾如王侯。城後一園林。長半英里。牛羊麋鹿實其中。一切廐欄靡不備。漁翁曰。吾儕風燭餘年。而獲身居名城之中。享茲大福。亦足自娛矣。婦曰。或如是。且待吾寢而思之。以定吾志。二人歸寢。翌晨。婦寤。則天氣清明。風日高朗。婦復肘其夫曰。夫子趣起。吾儕將爲此土之王。固宜宵旰勤勞矣。漁翁曰。卿乎。吾儕焉可爲王。吾不願也。婦曰。吾願之。漁翁曰。卿胡能王。魚亦胡能王。卿婦曰。毋多言。趣往語之。魚曰。吾欲王矣。漁翁行。大憂之。以爲牝雞司晨。家必索矣。至則波濤浩瀚。海水作黝黑之色。漁翁呼曰。嗟嗟海上人。請聽賤子言。爲負兒女累。遂乞他人恩。魚曰。彼又焉欲。漁翁曰。吾婦欲爲王也。魚曰。子歸。彼已王矣。漁翁歸。將及宮。則衛兵二隊列於門。鼓角聲且震耳。入則其婦方高據寶座。座以黃金及鑽石製成。頭上金冕。燦燦發奇光。兩旁各侍美婢六。排列如雁行。以

次長出一首。漁翁曰。卿果王乎。婦曰。然。予既王矣。漁翁瞻視良久。曰。噫。王者誠驕貴哉。卿至此。止矣。蔑以加矣。婦曰。惡。是何言。吾雖王。而吾心實未以爲厭足也。必爲帝而後可。漁翁曰。嗟乎。賢卿焉可爲帝。婦曰。子往見魚。言吾欲爲帝矣。漁翁曰。吁。卿乎。魚不能使子爲帝。吾亦不敢更以此語魚。婦曰。叱。嗟。予既王。則子直奴耳。奴敢違王命耶。趣往。漁翁不敢不往。道中喃喃曰。是必不可。吾儕奢求若此。則魚必有心懈之一日。後悔且無及矣。少須。至海上。則水愈深黑而渾濁。旋風盤舞其上。漁翁立而言曰。嗟。嗟。海上人。請聽賤子言。爲負兒女累。遂乞他人恩。魚曰。彼又焉欲。漁翁曰。噫。欲爲帝也。魚曰。子歸。彼已帝矣。漁翁又歸。至則婦坐於渾金高座之上。頭上冕高六尺許。衛士侍童。椅列兩行。大小以次。大者長八尺餘。頎然特立。小者則僅侏儒三寸耳。而王公巨卿。左輔右弼者。更不可數計。漁翁前問曰。卿帝也耶。曰。然。帝也。漁翁且涕。且言曰。巍哉。帝乎。婦曰。夫子。一帝猶未已也。吾將爲教皇。漁翁曰。卿安得爲教皇。教皇。景教國之主也。宇內一時無兩。婦曰。夫子。吾今日

必欲爲教皇。漁翁曰。第魚不能使卿爲教皇。婦曰。若胡言之謬。彼能帝我。獨不能教皇我耶。若行矣。漁翁更至海濱。則狂飆怒吼。奔濤若山。景象至可駭怖。仰首視天。正中蔚藍。南方盡赤。似風潮之將驟至者。漁翁大惶懼。身戰股栗。呼曰。嗟嗟海上人。請聽賤子言。生負兒女累。徒乞他人恩。魚曰。今彼焉欲。漁翁曰。噫。彼欲爲教皇也。魚曰。且歸。彼已教皇矣。漁人歸。見婦坐於高二英里之座上。頭戴三巨冕。環衛森嚴。儼然教皇之尊。左右列寶炬兩行。大者如宇內閔塔。小者亦高丈餘。漁翁四顧莊嚴。乃曰。卿教皇乎。婦曰。然。予固教皇矣。漁翁曰。大哉教皇。天下莫加焉。卿其止矣。婦曰。吾再思之。二人歸寢。婦徹夜不寐。思加乎教皇之上。達曙。朝暾熊熊。射於窗際。婦見之曰。噫。予乃不能止日出乎。於是怒甚。蹴其夫起曰。趣往語之魚。吾欲爲日月之主。漁翁時方半睡。聞婦語。大驚。震墜牀下。曰。嗟乎賢卿。若爲教皇。尙不心足乎。婦曰。否。吾滋不悅。日月不獲吾命而出。吾焉能堪。其趣往。漁翁踉蹌而出。至海濱。大風潮作。電掣雷奔。天地晝晦。黑浪騰空若山岳。祇濤頭白如練。漁

翁言曰。嗟嗟海上人。請聽賤子言。生負兒女累。徒乞他人恩。魚曰。今彼又焉欲。漁翁曰。噫。彼欲爲日月之主。魚曰。子歸。仍居於溝。故漁人至今在溝。

鵲與熊戰

夏日。熊與狼共遊林間。聞鵲噪聲。殊清脆。熊曰。狼兄。是何鳥也。其聲胡清脆。乃爾。狼曰。噫。是乃衆鳥之王。吾黨見之。當爲敬禮。熊曰。果爾。吾欲一瞻其宮闕。子能導我往乎。狼曰。吾友。少安毋躁。此時不宜往。須待其后返。少焉。后來。口御食物。與王共哺其雛。熊曰。今其時矣。盍往覘之。狼曰。熊師。少須之。更待其兩宮出幸。然後往觀爲便。已而鵲果出。熊與狼相將至。近窺其巢。見五六雛鳥臥於中。殊污穢不潔。熊曰。誑哉。此非王宮也。夫安有王宮而垢惡若是者。此輩特猥賤小兒。安得謂之天潢貴胄哉。小鵲聞之。大怒。噪曰。賤熊。吾曹何猥賤。吾父母固皆清白者。若傲蹇若是。將及於禍。熊與狼聞言。皆駭奔歸窟。小鵲猶噪不止。父母歸。與之食。不食。且誓曰。熊謂我曹猥賤。父母必痛懲之。不然。願饑餓而死。從此不食一蠅之足。王亟

慰之曰。兒毋怒。熊敢爾爾。必不免矣。王乃出立於熊窟之前。抗聲呼曰。熊。爾辱吾法律之嗣。吾與爾血戰。爾有罪。吾若不痛懲爾。永永不休。熊聞之。召牛驢狐鹿。及地上種種之走獸。議保守之策。鵲亦編空中大小諸鳥爲一軍。而以蜂蚋蠅蟻諸蟲爲前隊。戰期將至。鵲遣諜往訶敵軍虛實。蚋諜之絕慧者也。往來於敵軍所屯處。卒匿身於木葉之間。而人無知之者。其地卽敵軍傳令之地也。熊方依樹而立。侃侃傳令。先召狐曰。狐。爾獸之絕慧者也。宜爲將。率衆軍出征。惟若必先定一暗令。則衆軍可以知若意之所在。狐曰。視之。吾有長尾。華美而鬆鬆。狀類赤羽之筆。而饒有雄武之風。爾曹識之。見吾之尾舉。則戰必勝矣。各宜奮力前進。追奔逐北。苟戰敗。則吾之尾垂。爾曹其速奔。蚋聞之。歸以報諸鵲。已而戰期至矣。天方明。獸軍大擁而至。聲勢動地。鵲亦率兵列隊出。戛然搏翼。扶搖而騰空。從天而下。二軍遇於郊。旣陣。鵲下令使黃蜂一隊當前敵。初交綏。卽共奔狐。集其尾而力螫之。黃蜂奉令去。狐戰方酣。忽黃蜂大隊至。第一螫。掀之。揮以一股。猶奮勇舉其尾。第二

螫。不得已而少垂。至第三螫則大痛不能忍。夾尾於兩股之間。踉蹌走。獸見之。遽以爲敗也。大奔。東西四竄。各鳥獸散。而鵲遂奏大捷矣。王及后旣凱旋。謂其子曰。兒樂乎。吾軍捷矣。盍進食。小鵲對曰。否。兒尙不樂。熊辱我。必使熊親來伏罪。乃可。王乃復至熊窟之前。呼曰。賤熊。趣赴吾家。伏罪吾子之前。求其赦宥。不爾。則爾之賤身骨。且一一爲粉齏矣。熊大恐。不敢不出。惟命是從。自是小鵲始進食。起舞爲樂。以達中夜。

十二舞姬

國王有十二女。皆絕美。共寢一室。分十二牀。每歸寢。則門必閉。且加扃焉。晨起。履皆敝。若曾作通宵舞者。顧其夜舞之地。則無人能偵知之。王告國中。有能詢得此中祕密。知公主夜舞之地者。則聽擇其一爲妻。王薨。則襲其位。試而罔效。訶三晝夜而不得者。則殺之。一王子來。願訶之。王命導之入一殿。與十二公主隔垣宿。王子凝坐。將以矚公主之所往。室門洞闢。有事無不聞者。顧未幾而王子卽熟寐。晨

寤。始知公主夜舞如故。履敝亦如故。悔之弗及。二三夜皆然。王遂殺之。繼至者亦有數人。一一同運。俱喪其生。適一老兵戰創而罷役。將返國。道經一林。遇老嫗。問其將何之。兵曰。吾茫茫不知所之。亦不知何爲而後可。願一探公主之舞所。他日或得爲王也。老嫗曰。是亦不難。子今晚往。公主賜子酒。子勿飲。旋即僞爲熟寐也者。俟其去而覘之。語至此。授以一衫。曰。御此則人皆不見汝。公主往。子亦尾之往。則得之矣。兵唯唯受策。往見國王。願任其事。王命導之入一殿。一如前客。及夕。長公主奉酒一杯至。兵暗傾之。未嘗入口。遂登牀而臥。少頃。鼾齁大作。作深睡之狀。十二公主聞之。咸譁笑。長者曰。是人亦無幸矣。抑何愚也。於是諸公主皆起。各啓篋出豔服。對鏡裝束。訖。腰低鬟。簪。婆娑欲舞。少者曰。姊乎。姊輩皆樂甚。而予心獨戚戚不安。一若知禍之將至者。斯何故歟。長者曰。癡婢。胡善怯。汝詎忘王子數輩。且欲監察吾儕而不得。乃一老兵之是懼耶。卽不予以睡藥。彼亦大睡矣。語次。相將出。共往視兵。兵仍酣臥。手足不少動。衆見之。心大安。長者乃還至其牀次。一鼓

掌。牀忽陷於地下。而穿門大闢。兵開目微睨。見諸公主自穿門魚貫入。長者前導。則大喜。謂時不可失。急一躍起。而披老嫗所贈衫從之。及扶梯之半。行太遽。足忽踏少者之裳。少者驚呼其姊曰。噫。姊乎。事不諧矣。胡若有人褰吾之裳。長者曰。盍哉。婢子。此無他。牆上釘耳。乃俱下。梯盡。及平地。則見一大林。枝枝葉葉。燦爛作奇光。審視之。則皆銀也。兵念必折取一枝。藏之。出以作他時之左證。因擇一小枝折之。卽聞樹中有洪聲出。少公主聞之。卽又驚曰。我固知事殊不妙。姊不聞乎。此聲固前此所未有也。長者曰。此乃諸公子見吾儕至。而作歡笑聲耳。繼又至一林。枝葉皆金。至第三林。則枝葉皆鑽石結成者。兵各折一枝。皆有洪聲自樹出。少者震懼。長者則又曰。此諸公子歡笑之聲也。已而抵一湖。湖邊泊小艇十二。上各坐美公子一人。咸艤舟以待。十二公主各登艇。兵則與少者同舟。棹至中流。美公子忽喏曰。噫。異哉。今日舟大重。胡竭力棹之。而舟乃遲遲不前。吾見疲茶甚矣。少公主曰。或天暑故耳。吾亦覺憊甚。旣達對岸。則見一皇皇大城。畫角之聲盈耳。舟迫岸。

相將入城。公子各挾一公主而舞。兵至此大樂。亦就而與之俱舞。少公主注酒一觴。將就飲。兵潛吸之。公主引觴入口。則觴已空。公主益駭怖。語其姊。姊笑之如前。乃不語。諸公主舞至明晨三時許。履又敝矣。始各罷舞。公子送之過湖。是時兵與長公主同舟。既登岸。各殷殷道別。公主復仲次夕之約。始返。及扶梯。兵先公主而登。就床臥。仍作鼾齟狀。十二姊妹咸憊甚。緩緩歸室。聞兵酣臥於牀上。喜曰。彼未醒也。乃藏豔服。解衣脫履而寢。翌晨。兵祕之不言。決欲重履奇境。二三夜皆從之往。所覩一一如前。諸公主必待履敝。而後罷舞歸。及第三夜將散時。兵竊取一金爵。懷之歸。以爲親履其地之證據物。明日。兵將面王宣其祕。乃以三樹枝一金爵往。公主匿門後聽之。王問曰。朕十二女果夜舞於何地。爾得之乎。對曰。與十二公子舞於地下之大城。遂盡舉其事以告。并出三樹枝一金爵獻之。王命召公主至。問兵言確否。公主見事已洩。無可掩飾。遂盡承之。王乃命兵擇一人爲婦。兵曰。臣年鬢已高。願得長者。當日遂成禮。於是卽以兵爲王嗣。

玫瑰花萼

昔有一國王年老乏嗣。恒悒悒不歡。一日。王與后出游河干。一小魚舉頭水上。呼曰。陛下之願將償矣。不久當誕一女。未幾。其言果驗。后旋舉一女。女絕慧美。王顧而樂之。因下詔大饗天下。及期。鄰國俱至。並招國中諸怪而宴之。蓋冀怪之呵護其少女也。國中諸怪凡十有三。並著靈異。而王祇有十二金盤。不敷奉客。於是遺一怪不招。衆怪至。登座大嚼。筵終。各出美物贈小公主。並次第進祝詞。或錫以德。或以才。或以貌。十一怪祝已。十二怪方欲致詞。未及啓齒。忽不招之怪突然至。盛怒而前。將洩憤於公主。厲聲呼曰。公主至十三歲。必中紡錘。仆地而殭。十二怪尙未贈言。聞此。急前曰。不吉之言。不能不應。但吾今少紓其禍。公主雖中紡錘。然不死。惟宜長睡百年耳。王聞之。亦已大憂。爲愛女故。命盡購國中紡錘。毀之。已而公主漸長成。凡怪所贈諸言。罔弗應。公主貌美而賢。聰慧罕匹。見者無不傾羨。及十三歲誕辰。王與后皆他出。公主獨處深宮。殊寂寞。乃出而散步。卒入一古塔。塔旁

植一梯。甚狹。梯盡處。設一小扉。扉上置金鑰一。公主撥之。扉大闢。一老嫗坐其中而紡。狀至倥傯。公主曰。媼爾在此何爲者。嫗曰。紡耳。言時點首。公主曰。是物旋得大佳。遂取錘。意欲爲之代紡。手甫觸錘。而怪言果中。公主已倒地而殭矣。然未死。特深睡耳。已而王與后回宮。滿朝都睡。馬睡於廐。犬睡於庭。雀睡於棟。蠅睡於壁。春竈火不燒。朝釜肉不糜。膳女揪廚童之髮。方將擱其耳。手尙高舉。而人已與廚童俱睡矣。六宮寂寂爲睡鄉。四墉長棘叢生。年密一年。全宮皆沒。屋脊都不可見。於是國中爲之謠曰。玫瑰也。學海棠睡。宮牆盡日弄姿態。蓋公主名玫瑰花萼也。久之。遂有數王子先後聞名至。欲破棘入宮。以覘其異。而終不能達。蓋荒荆亂莽之刺人也。利於刃。王子多木立而死。如是者不知幾何年。一日。又有一王子入境。父老爲述棘生之故。言此中有華麗之宮。宮內一美公主。名曰玫瑰花萼者。與其同朝之人。熟睡於此。吾儕聞之。祖父曾有無數之王子來。欲破莽入。不得。皆木立死。少年王子曰。此奚足懼。吾必欲往覓玫瑰花萼。老人諫之。王子弗聽。遂行。是日

適逢百年之期。王子入。但見奇葩異卉。滿樹帶芳妍。屈曲覓途而進。至於百花深處。則衣香人影。不可辨矣。卒至宮。惟見廡中睡馬。庭中睡犬。棟上睡雀。壁上睡蠅。迤邐以達廚下。則見一膳女尙睡未醒。方高揚一手。仍若扑廚童之勢。更有一婢手執黑雞。正拔毛未竣。而亦酣然並睡焉。再進。則益闕寂。遠近無聲。卒達古塔。啓小室之扉。則玫瑰花萼在焉。春睡方濃。嬌憨可掬。視之。令人生愛。王子目不旁瞬。俯而與之一親吻。則玫瑰花萼啓眸而醒。嫣然展笑。二人旣相偕出。而王及后亦醒。旣而滿朝皆醒。相視大愕。馬起而抖擻。犬起而狂吠。雀頭出於翼下。四視而翱翔。壁上蠅亦栩栩以活。竈火仍燿而午炊香矣。釜馘亦熟且糜矣。膳女摺廚童之耳。而廚童哭矣。婢亦伸手拔雞毛矣。王子卽日與玫瑰花萼成婚。而二人遂偕老焉。

湯拇

一樵人老且貧。坐舍爐之側。意殊無聊。其婦旁坐而紡。樵人曰。孤寂甚矣。吾與爾

相對坐。而膝下無人以娛老。誰與爲歡。吾每見他人兒孫繞膝。一門歡樂。卽不勝欣羨。婦曰。君言良確。吾與爾苟得若是樂。且無涯。卽使吾得一子。而大不及吾之拇指者。吾亦大樂。視之且如掌上珍。且語且嘯唏。手搖紡輪不置。旣而果如婦願。舉一子。甚雄健。惟大僅及拇。夫婦皆曰。吾儕不可謂不遂所願。兒雖小。何害。仍當珍愛之。於是名之曰湯拇。賜食甚豐。而湯拇不加長。身量不異墮地之時。惟兩目神采奕奕。一望而知爲英物。且遇事輒能自裁。一日樵人荷斧出。將如林採薪。曰。吾欲一人隨後以車至。趣畢事。湯呼曰。父。此事有兒任之。父欲車。車卽至矣。樵人笑曰。爾烏能爲。爾身且不及馬之繮。湯曰。父何患焉。但令母代駕以馬。兒當入馬之耳。而告以途。父曰。然則姑試之。及時。其母駕馬於車。而寘湯於其耳。湯坐。告馬所向。曰。行則馬行。曰。止則馬止。罔不如意。不異於樵人之親驅入林者。已而馬行太疾。湯又呼曰。緩緩。時適有二客立其側。聞之。其一曰。怪哉事乎。吾見車行。且聞車夫與馬語。而不見其人。何耶。其一曰。果大奇。吾亦聞之。吾二人盍從車行。以一

覘其異。二人乃從之入林。抵樵人所。湯拇遙見父。呼曰。父。兒駕車來此矣。幸均無恙。請取兒下。其父一手牽馬。一手取子於馬耳中。而寘諸藁上。湯且躍且前。歡忭無量。二客癡視久之。驚愕不能作一語。其一引其伴於道左。而謂之曰。吾儕苟挾此小豎以游都市。人必爭出資以求觀焉。則不難一朝發跡。盍購之。遂共往見樵人。詢以此小豎之價值。且曰。彼與吾儕俱去。必較在此爲優適。其父曰。噫。滿世金銀。奚當此血肉之價值。去之。吾必不鬻。湯聞二人之議購也。則匍匐而升其父之身。由足而臂而肩。附父耳而低語曰。吾父趣取此錢。使彼暫得我。我當卽返。樵人聞其語。乃鬻之。得金一大錠。二客旣得湯。喜甚。其一語之曰。爾願坐何許。湯曰。我乎。盍寘爾帽簷之上。此吾之絕妙游廊也。吾循廊徘徊。可以攬四方之勝概。客從之。湯別父從二人行。未幾。天將暮矣。湯忽呼曰。盍令我下。我憊矣。其人下冠。寘湯於路次春疇之塊上。湯奔田間。疾竄入一鼠穴之內。曰。主人珍重。吾去矣。他日再圖相見。二人急至其地。以杖探穴。穴小而深。湯匍伏益進。終不可得。天旣黑。二人

不得。不行。金去。人亡。嗒然興盡。湯見其去也。復出穴。曰。春田之上。行路多險。設吾不慎。而墮於巨塊之下。則頸必折矣。既而得一大而中虛之蝸殼。喜曰。吾之幸也。可以安臥矣。甫就臥。忽又有二人過其側。相語曰。吾儕將以何計竊富牧師之金。湯遽接聲曰。吾語汝。賊驚曰。是何聲也。吾確聞此間有人語。遂凝立聽之。湯又曰。挈我行。我當詔爾竊牧師金之法。賊曰。然則子安在。湯曰。環視地上。而察聲之何自來。則得之矣。賊卒得之。擊諸手上曰。小豎子。何以教我。曰。吾能入牧師家之鐵窗榻間。若願得何物。吾卽投之出。賊曰。此誠妙策。子行矣。吾儕卽從子往。既抵牧師家。湯越窗榻而入室。抗聲呼曰。盡取之乎。賊驚曰。止止。勿高語驚人。湯僞爲不省。又大呼曰。爾欲取幾何。吾盡投之出。若何。膳女宿於鄰室。聞聲。遽起坐聽之。賊大驚欲遁。立少遠。既而張膽直前曰。小豎子。惡作劇耶。因復輕語曰。勿聲。趣爲投銀出。湯猛力呼曰。甚善。張若手來取可矣。膳女聞之。審遽下牀。關門而出。賊大奔遁去。膳女大索不見一人。乃往覓燈。比再至。則湯已潛入倉中。膳女四室窮搜。不

見賊蹤影。遂歸寢。久之而已入睡鄉矣。小童輾轉芻棚之上。卒得勝處。爲下榻之地。乃臥。將俟天明投路而歸。以見其父母。豈料塵世險難。輒多磨折。竟不獲如湯拇之心。膳女未曙而起。將飼牛。徑至芻棚之下。抱芻一巨束。而小童方酣睡其中。迨醒。則身已入牛口。牛方夾芻吞之矣。湯曰。噫。吾何爲墮於磨中。繼乃知身入牛口。不得不竭其技倆。使無陷於牛齒而死。卒乃入牛之腹中。湯曰。此間大暗。室中胡不築窗以通日光。苟得一燭。亦殊不惡。顧湯雖不樂此居。而亦無計以出。且有一事尤凶。入芻愈多。居處愈小。勢將埋於積芻之下。遂大呼曰。勿再進芻。勿再進芻。時膳女方張筩轂牛乳。聞人語而不見人。辨其音。酷類夜間之人。大駭。墮凳下。且覆乳筩。奔告主人曰。先生先生。牛人言。牧師曰不信。若狂易耶。烏有是。遂與之偕赴牛欄。以察其異。足方踐闕。湯又呼曰。勿再進芻。勿再進芻。牧師亦大駭。以爲牛必中邪。遂命殺之。牛旣屠。而腸胃悉棄於糞埕。湯欲出此。亦殊非易易。方極力穿鑿間。而新禍又降矣。一饑狼躍而出。舉腸胃及湯而吞之去。湯入狼腹中。仍不

死。且途中時與狼談謔。呼曰。好友。子盍一赴盛宴乎。吾當示子所在。狼曰。在何處。湯乃稱述其父家曰。子往前村。有如是如是者一家。可束身自渠入。至廚下。則有餌脯牛肉及種種適口之物。狼聞之。大喜。當夜卽赴是家。自渠入廚。且飲且啖。饜足而後已。旣飽。狼欲去。則食滿而腹膨亨。渠狹小。不能復出。湯固預料之矣。遂大聲猛號。狼曰。若宜安謐。不爾。將驚全室之人。小童曰。何與。乃公事。若能行樂。吾何爲獨不然。乃更作歌謔之聲。樵人及婦聞聲寤。自門罅中窺之。見狼亦大駭。樵人奔尋斧。而以鎌授婦曰。若居後。吾擊其首。若卽樮其腹。湯聞之。呼曰。父。父。兒在此。狼吞我矣。其父曰。感謝上帝。吾儕仍獲愛子矣。遂戒婦勿用鎌。懼傷兒。樵人舉斧猛擊之。中狼首。殪焉。夫婦共刳其體。遂獲湯。父曰。噫。吾二人滋爲爾懼。湯曰。然。吾父。兒別後周遊天下。艱苦備嘗。今得復呼吸大宇明潔之空氣。樂何如矣。父曰。兒昔安在。曰。鼠穴而蝸殼。牛喉而狼腹。兒無所不入。而今無恙。亦云幸矣。父母皆曰。行險哉。吾兒。是後雖以天下之富。亦不忍再鬻兒矣。乃抱小童與之親吻。豐與之。

飲饌。又以行長途。衣都敝。更爲之易新衣。

感恩之獸

一人喪其家財。意殊鬱鬱。乃挾餘資出。將遨遊四方。初至一村。見村人環立一室前。互相譁視。其人前問故。答曰。吾儕新獲一鼠。教之舞蹈。頗足以娛樂。君試視之。此天下之奇觀也。何其上下蹩躄。小巧而靈捷。乃爾。其人見鼠。憫之曰。舍之。吾貽若金。遂出資購其鼠而縱之。鼠投道旁一穴中。遂不見。其人亦行。繼至一村。童子偁驢蹲地上。而猱升其後股間。驢屢蹶。童子喧弄不已。驢苦之。莫得休息。此善人又餽以金。使舍驢。最後又至一村。見少年有教熊舞者。鞭虐特甚。其人復解囊購之。熊得復自由。遂翛然去。其人揮盡浮世之金。囊中不名一錢。至無以自給。乃私語曰。國君積金盈庫而不用。余不能饑餓而死。曷少稱貸於彼。彼其或不我罪乎。我朝發跡。則夕償之矣。於是私奔入庫。竊少金而出。王之衛士見之。指爲盜。執付法司。既定讞。擬納之於櫝而投諸水。櫝故多孔。堪以通氣。中更置水一壺。麩糲一

方以爲之食。食盡。則其人卽饑餓而死矣。其人旣錮櫝中。且飄於水面。任櫝所至。不知其若干程。正悽惻間。忽聞有物嚙瑣。瑣鏗然落。蓋亦啓。躍入一鼠。則卽其前日所救者也。繼又有一驢一熊。泗水至。負櫝赴岸。三獸所以助之者。蓋以報其故人之恩也。正前行間。忽浪擁一瓌麗白石至。狀似卵。熊曰。君有福哉。此奇玉也。得之。凡有所求。罔不立致。其人取之起。思欲建巍邸。治華園。富貴高居。極人生之福。思未已。而一轉瞬間。已一一如其所願。但見宅第宏勝。僕馬如雲。身居其中。顧盼自樂。卽已亦爲之目炫而心馳矣。越日。有數商人過其地。喟曰。此何來王侯甲第乎。憶吾輩前日過此。猶是寂寞荒郊。胡未覩此。因大異之。入而問之主人。共驚其起第之速。主人曰。此奇玉之力。吾何與焉。商人曰。奇玉乎。能令吾輩一擴眼界否。主人揖而進之。示以奇玉。商人喜且羨。問願售否。請盡納其貨。貨都珍奇。一時之間。遽陳寶以千萬計。其瑰異美豔。且過之也。主人愛極而忘玉。遂允之。玉旣去。不移時而家財皆亡。宅第亦杳。而身仍幽於水上之櫝中。陳其側者。惟壺水麩絮而

已。此感恩之獸。若鼠若驢若熊者。雖極力奔救之。而鎖較前此爲堅。鼠不能嚙。櫝亦較前此爲重。驢與熊均不能負。熊乃曰。此事大難。非得玉不可。否則前功盡棄矣。計議定。三獸共如商人邸中。既至。熊曰。鼠汝先入。試自鑰孔窺之。玉焉在。子渺小而人弗覺。其趣往。鼠從其言。已而還報曰。凶問。吾見玉懸於明鏡之下。繫以紅組。兩旁各坐一巨貓守之。四眼灼灼。注視不瞬。奈何。熊與驢乃共謀曰。鼠汝更往。俟主人臥榻上。將寐。爾拊其鼻而揪其髮。鼠往。如言而行。主人大怒。躍而起。撫鼻。諍曰。賤貓。直無用。乃爾。竟使鼠食吾鼻。揪吾髮矣。遂逐貓。貓去。鼠乃大喜。惟所欲爲。乘主人將睡。躡足而入。嚙繫玉之紅組。玉墮。鼠卽啣之出。及戶。鼠小力微。疲茶已甚。不復能逾闕。因語驢曰。若盍以足舉之出。驢從之。乃共運玉至於水濱。驢曰。何以及櫝。熊對曰。此易事耳。吾善泅。汝可口啣玉。而駕兩前脛於吾之肩。共泅而前。又曰。鼠。汝身渺小。可坐吾耳中。戒備既訖。三獸遂行。少頃。熊忽夸誕曰。驢。吾輩誠不愧爲壯士也。爾試思之。豈不然乎。驢合口不能作一語。熊曰。爾何爲不答。人

問若而若不語。則若誠無禮之甚矣。驢聞之。不能再忍。一啓口而奇玉墮。因曰。吾不能答若。若詎不知吾口中有玉乎。今失之矣。此若之罪也。熊曰。此無傷。吾當圖之。乃開大會。悉召水中諸蛙。及其妻室。鄰友俱集。告之曰。大敵至。將噬汝曹。汝曹其何以爲計。諸蛙懼。求計於熊。熊曰。無已。汝曹其毋恤乃力。各運石至。吾爲築堅城禦之。蛙聞言。皆奮勇往。得石俱運以來。卒有一胖碩之蛙。負奇玉至。熊見而喜。躍曰。吾事畢矣。遂釋老蛙之負。命之退。三獸乃共泐及積。蓋啓。尙未後時。然麩黎已盡而壺亦空矣。此善人復獲奇玉。願安享邸中。頃刻而甲第苑囿。悉復舊觀。三義友遂欣然共處。終其身不去云。

趙靈德及趙靈臺

森林密箐。浩浩無垠。中有古城。老怪居焉。怪魔力所及。凡近城百步以內。人不知而誤覆其地者。男子則木立若癡。舉足不能移一步。非怪自釋之者。終不得脫。女子則轉瞬卽化爲飛鳥。怪幽之籠中。而懸於其所居之室。城中共有籠七百。中象

佳禽。皆女子所化者也。一女郎曰趙靈德。年方二八。絕代風華。與牧童趙靈臺者。兩情繾綣。將諧白首之盟。一日。二人以避囂故。相將作野外游。已而步入森林。趙靈臺曰。吾儕須當意。毋太近城。時則天方薄暮。落暉乍明。光照高樹。而下映於深碧之草場。好鳥上下飛鳴。若和若答。趙靈德流連風景。信步而前。趙靈臺徐隨其後。少焉。二人相對惻惻。忽有所感。初不知悲之所自來。一若自此將永訣也者。於是興盡欲返。而歸路已迷。落日沉沉。轉瞬已入地平線下。趙靈臺猛一引眺。則見莽莽古城。屹然危峙。相距才數十步耳。二人方依城而坐。俱大悚懼。面灰白。身不寒而顫。趙靈德忽哀聲吟曰。白楊鳩亂嘯。聲聲長已矣。已矣我心傷。紅顏薄命耳。吟聲驟輟。趙靈臺迴首顧之。則已輾轉化爲一鶯。大駭。方惶懼間。忽大聲發於林際。一梟盤旋而下。三翔而三鳴。目灼灼以視。趙靈臺斗然如觸電氣。僵立地上。目定口張。不動亦不言。天旣黑。梟飛入城。少頃怪至。面慘白而癯。目瞪而鼻頤相擊。口中囁嚅有詞。執鶯以去。趙靈臺親覩之。而莫可如何。蓋口不能言。身不能動如

故也。已而怪復至。怪聲吟曰。爰書一朝定。美人長繫囚。勸君莫遲遲。釋君且去休。趙靈臺忽然得釋。乃跽怪前。哀懇其釋。趙靈德怪曰。是烏能。爾與彼永無相見之期矣。遂去。趙靈臺哀禱悲泣。皆無效。嘆曰。嗟乎。吾何以爲人矣。遂不返家。悵悵之一村。牧羊爲業。嘗繞走此恨城之外。若離若卽。若醉若狂。如是者有日矣。一夕夢見一樹。樹上結一極大之紫花。中含珍珠。奇光異采。佳豔莫名。乃折之。拈花入城。花觸處。魔立解。竟獲趙靈德以歸。大喜而寤。翌晨。四出尋花。登山涉水。無所弗至。盡八日而不獲。至第九日之晨。果得一香豔紫花。中含鮮露一滴。不異明珠。趙靈臺手折之。攜而往。及城。至相距百步以內。試之。並不僵立。乃大喜。直抵城下。以花觸門。門大闢。入院。聞鳥歌聲甚繁。怪方高踞一室。七百籠中七百鳥。皆競鳴。怪見趙靈臺至。大怒。躍而起。然奔至距身二碼許。卽不能近。以有花爲之呵護也。趙靈臺乃周視衆鳥。鳥以鶯爲多。幾不可數計。殊不辨孰爲趙靈德之化身。正徬徨無措間。怪忽挾一籠奪門遁。急逐之。舉花觸籠。籠闢。而趙靈德已亭亭立其前矣。舉

臂雙護趙靈臺之肩。風姿綽約。不減於疇昔游林之時。趙靈臺更以花試他鳥。他鳥頓化爲人。皆好女子也。並縱之。而以趙靈德歸。一對璧人。遂諧百年之好焉。

奇伶

一伶善鼓琴。偶出游覽。過一林。坐久而不聞人聲。殊寂寞。自語曰。長日不易度。吾宜覓一侶。乃取琴鼓之。發音清越。不絕於林。少焉。一狼突至。伶曰。咄。狼胡來此。狼前致辭曰。聆君雅奏。欣且羨。願留而受教。伶曰。此易事耳。但子必從吾命而行。狼曰。唯。願折節爲弟子。遂共行。未幾。見道旁一古樹中空。外裂成巨罅。伶曰。狼來前。爾苟有志學琴者。盍置兩前脛於罅中。狼從其言。伶疾掇一巨石。填其兩脛之間。狼足不得出。遂爲囚。伶曰。守此以待吾返。言訖。蹀躞而前。少頃。復自語曰。長日不易度。吾宜覓一侶。復坐而鼓其琴。倏有一狐過其側。伶曰。唉。狐何爲者。狐前曰。爾妙伶。乃能奏此奇逸之音。吾願從子而學焉。伶曰。是不難。惟爾必須從吾之命。狐曰。唯。敬聞命矣。遂從之行。卒至一狹蹊。左右巨樹相對峙。伶乃攀一健枝及地。而

踐以足。更攀他樹之枝於手。謂狐曰。狐。若苟欲學琴者。盍使吾執若之左掌。狐如言伸掌。伶繫諸一枝之端。曰。以右掌來。狐從命。伶又繫諸地下之枝端。已而一撒手。一拔足。而樹倏倏焉颺起。狐遂搖曳於空中。如秋千狀。伶曰。居此以待我返。遂更上道。又語曰。詔光何濡滯。吾必覓一侶。取琴鼓如前。聲鏗然。兔奔而至。伶曰。噫。是乃一兔。兔謂曰。美哉琴乎。爾技良佳。當不吝我教。伶曰。可。但爾必誌之。毋或違吾命。兔曰。唯。不敢忘。乃共前行。少頃。抵一林中之隙地。伶出一繩束兔之項。而繫其他端於樹間。呼曰。兔。趣繞樹躍二十匝。蠢兔冥然不之知。竟從其教。繞行二十匝。而繩纏亦二十度矣。身爲重囚。欲解之。而其纏彌固。伶曰。居此。且待吾返。遂去。斯時狼被困於樹罅中。極力掀石。或嚙之。或抓之。良久。石墮。始拔足出。仍復自由。憤憤曰。吾必追得此無賴子。支裂其體而嚼之。乃洩吾恨。狐見狼奔而過。因呼曰。狼兄。彼伶惡作劇。懸我於此。爾盍使我下。狼人立而嚙其枝。枝斷。狐墮地。遂與狼奔逐。伶至兔所。兔大呼求救。亦釋之。相將追敵。時伶又至一地。鼓琴如故。則有窮

樵聞聲至。握斧坐其側。聽而樂之。伶得人爲伴。亦喜。雅以情款相待。不復狎侮。並爲之疊譜數闋。樵益大悅。方凝竚而聽。瞥見狼狐兔三獸至。直奔伶。急仗巨斧出其前。若曰。吾有此斧。誰敢犯之。獸覩此。咸大駭。力奔歸林。伶於是更彈一曲。以謝樵。日暮而歸。

三公主

兄弟二人偕出。將有所圖。轉徙四方。弗得志。浪蕩至不能歸。幼弟侏小。初無能爲。以二兄之久出不歸也。踵尋之。二兄見而姍笑曰。乳臭少年。亦欲遨遊天下耶。吾二人精明勝爾多矣。且弗濟。於是三人相將登道。過一蟻垤。二兄欲毀之。以觀蟻駭奔時狼狽負子之象。弟曰。蠕息微生。可憐孰甚。盍任其享安閑之樂。二兄其勿犯之。乃行。繼而過一湖。羣鴨噪於水次。二兄欲捕其二而烹之。弟曰。使微物各遂其天機。至可樂也。其必舍之。行行旣久。入一林。見老樹空其中。蜂方結房。蜜流四溢。二兄欲焚其樹。盡殛蜂。以取其蜜。弟又阻之曰。良蟲自遂其生。吾不忍兄之焚

之也。卒抵一城。城中屋宇雲連。殊壯麗。惟彌望皆雲石。不見一人。歷游各室。皆空如也。最後抵一室門。門上有三鎖。正中有牖。就窺之。則見一蒼髮老人坐其中。身殊侏小。呼之若弗聞。三呼之。乃起迎客。不作一詞。遽牽三人入。則綺席方陳。佳餚羅列。三人飲饌畢。老人各導於一室。使安寢。翌晨。老人邀長兄至一雲石之案前。案設三牌。上有字數行。皆指示解魘之法。第一牌曰。林苔之下。公主瘞珠千枚。須悉數覓得之。日臨暮而千珠失其一。則覓珠之人。立化爲雲石。長兄出。竟日覓珠。及暮。尙不滿百。如牌上言。化爲石。明日。二兄就事。亦不利。僅得二百珠。又化爲石。最後乃及此侏小之幼弟。遍覓林苔間。所獲殊渺而已。困憊不堪。乃坐石上而哭。其下爲一蟻穴。則蟻王在焉。王蟻以其有活命之恩。乃使五千蟻爲助。未幾。珠盡得。纍纍邱積。第二牌曰。公主寢室之鑰。偶墮湖。宜出之。幼弟至湖畔。則前所救二鴨。方唼喋水中。知其爲鑰而至也。爭奮勇入水深處。啣鑰而出。惟第三牌所言事最難。王有三公主。令擇其一。須最美且幼者。而三公主貌俱美。修短同。形容且酷。

肖。視之弗能辨。或告之曰。長者嘗喜食糖。次者飴。少者蜜。今宜揣食蜜者誰也。於是蜂后至。以幼弟之有恩於己也。飛而齧三女之脣。至於食蜜者之脣則止。幼弟恍然悟。遂指而出之。果不誤。一時魔力悉解。而二兄之化石者。亦復本相。幼弟乃尙少公主。王登遐之後。幼弟卽嗣位爲王。其二兄則妻其二姊焉。

雀復仇

主人蓄一犬。而弗予以食。犬常大餒。不能耐。舉足而遁。中途備極佻傥之狀。忽遇一雀。問之曰。吾子何憂之深。犬曰。予餒甚。而不能得食。雀曰。果爾。盍偕余赴鄰城。得食必豐。犬唯唯。遂共如城。過屠肆。雀謂犬曰。少竚。予當啄肉以餉汝。雀迴翔四瞭。乘人不察。飛啄架上肉一片而逃。肉墮。犬攫之。躑躅路隅。食之盡。雀曰。子如以爲未足者。當更益之。乃共赴鄰肆。雀又啄肉以餉犬。犬復食之。雀問曰。吾友。今飽乎。犬曰。肉饜足矣。惟更欲得麩糲一方食之。雀曰。偕吾來。爲子圖之。相將至焙人之肆。窗上方陳麩糲兩團。雀啄之委地。犬請益。雀引至他肆。又與之。食旣。雀問飽

乎。犬曰。唯飽矣。吾曹出城一游。何如。行行既久。達廣衢。犬已憊甚。犬曰。吾欲少假寐。可乎。雀曰。可。子寐。吾棲小柯待之。犬遂張臥道上。睡既熟。適有車人驅車至。車駕三馬。載酒二壘。雀見其不避路。直驅而前。將及犬。乃呼曰。止止。車人。爾若此。恐不利於爾。車人詬曰。爾何能爲。而欲不利於我。揮鞭逕過。犬陷車輪而斃。雀呼曰。暴賊。乃敢爾爾。爾殺吾犬友。志吾言。惡行必得惡報。車人曰。爾禍我。我日望之。特恐爾不我禍也。竟去。雀疾飛入車蓋之下。啄壘塞。塞壞。酒都洩而壘空。而車人未之見也。既而車人偶回顧。見車上酒淋漓下滴。則一壘已空。呼曰。吾命何蹇也。雀曰。尙不足云蹇。且語且翔於馬首之上。力啄之。馬暴怒。狂躍欲顛。車人見之。急揚斧斫雀。雀飛去。斧誤中馬首。馬踣。車人呼曰。吾命蹇矣乎。雀曰。尙不足云蹇。車人驅二馬而行。雀又入車蓋之下。啄次壘之塞。而酒復流盡。車人見之。又呼曰。噫。吾命大蹇。雀對曰。尙未大蹇。又止於次馬之首而啄之。車人奔而揮其斧。雀去。一擊中馬。馬立殞。車人曰。吾命誠蹇矣。雀曰。尙未大蹇。更飛啄第三馬如前。車人狂怒。

亦不暇端詳審顧。死力擊雀。遂殛第三馬。一與前同。車人呼曰。嗟乎。吾命之蹇。乃爾。雀且飛且答曰。尙未。尙未。吾當痛懲爾於爾家。車人怒極無計。不得不棄車而歸。憤懣不勝。語其婦曰。嗟乎。災禍降於我身。酒洩其二。馬斃其三。婦曰。嗟乎。夫子。頃有一惡鳥入吾家。更引無數之鳥至。盡發我樓上積粟而聚食之。其夫登樓。果見鳥以千計。皆坐地上啄積粟。則雀亦居其中焉。車人見積粟已垂盡。呼曰。噫嘻。命之蹇矣。雀又應曰。尙未。尙未。若殘酷若是。性命且將不保。言已。飛去。車人見家產盡亡。怒不可遏。返廚下。猶不悔前事之非。憤憤坐突隅。思所以報雀者。瞥見雀在窗外。呼曰。車人。爾殘酷若是。性命且不保矣。車人怒躍而起。舉斧投雀。不中。反毀窗。而雀已翩翩而入。止於檻。呼曰。車人。性命將不保矣。車人益大怒。狂昏。力擊檻。檻折。雀乃迴翔四室。車人及其婦皆怒極。奮擊之。無一中者。而毀其家具。玻璃窗几等物殆盡。且及牆垣。厥後乃始獲之。婦曰。立殺之。何如。車人曰。毋使彼易死。吾憤然。將生啖之。雀又搏翮伸頸而呼曰。車人。爾性命不保矣。車人狂怒。一手高

舉雀。而授斧於其婦曰。爾斫之。使彼死於我掌中。我恨方洩。婦斫雀。不中。中其夫首。夫仆地而殭。而雀乃逍遙以歸巢矣。

佛雷段律及葛達琳

農人佛雷段律者。娶婦曰葛達琳。結褵未久。一日。佛謂其婦曰。夫人。吾將有事於田。返必餓。乞烹佳饌。儲美醪以待。葛達琳曰。唯唯。吾當治具。停午。葛達琳取美馐一方。燔於火上。馐色漸黃。且微作爆裂聲。葛達琳旁立。以叉翻之。私語曰。肉火候至矣。吾宜赴窰下取醪。遂置釜於火上。持巨罇入窰。啓壘。傾啤酒於罇。葛凝竚觀之。旣而猛省曰。犬未檻。使奪釜馐而逃。則將奈何。吾幸念及此。速往視之。比出。則果見犬口啣肉。將奔。葛逐之。犬奔過田。行殊疾。且持肉不釋。葛達琳曰。已矣。旣不可復。毋寧忍之。遂返。以奔逐多程。身疲茶甚。乃緩步而歸。顧葛達琳行時。未置酒塞。酒竟日流。樽溢而泛濫遍地。壘亦空。比葛達琳返。始見之。曰。噫。吾將奈何。此淋漓之狀。烏可使佛雷段律見之耶。沈吟有間。猛憶前曾於市上購細粉一囊。苟以

之糝地。必能吸酒而使速乾。私語曰。幸矣。吾之儲粉。乃以供今日用耶。遂往取之。既而運囊至。置諸地。觸罇。罇又覆。而滿罇之酒。亦遂瀉地而無遺。葛達琳曰。噫。一去而百隨矣。遂撒粉於窰之四周。頃之。喜曰。乾矣。余夫當不余咎矣。佛雷段律歸。問曰。夫人。具餐未。葛達琳對曰。夫子。吾方燔肉。下窰而取醪。則犬竊肉奔。予逐之。則醪流殆盡。予以市上新購之粉糝之。而罇又覆。今則窰中燥甚。且潔淨矣。佛雷段律曰。加德。葛達琳縮名也加德。卿胡若是。乃使肉自炙而酒自流。而又污吾粉也。葛達琳對曰。噫。爾既知吾處事之不謹。胡不早言之。今無及矣。其夫見婦蠢愚若此。無如之何。惟念家中積金甚富。慮其妄動。因戒之曰。吾有黃鈕若干。燦爛而晶瑩。或藏於篋。或瘞於園。爾慎毋輕動。葛達琳曰。否否。吾不爲也。翌日。佛雷段律出。有貨瓷器者來。盤盃纍纍。問葛欲沽之否。葛達琳曰。予也欲購而無錢。倘爾需黃鈕者。則請與子交易。貨者曰。黃鈕乎。盍使吾一蒞觀。葛達琳曰。爾自入園中掘之。吾示其處。則黃鈕得矣。吾則不敢妄動也。貨者從其言。掘之。則燦然黃金也。大喜。取之。

去。諸無賴聞之。爭以瓷器與之交易。盡以去。葛達琳得盤盂無算。樂甚。悉陳諸室中。佛雷段律返。見之。問曰。加德。爾胡從得此。葛達琳曰。視之。吾以爾之黃鈕易得此。然吾遵爾言。不敢擅動。特命貨者自往掘之。佛雷段律曰。加德。加德。若所爲誠可人意。吾一家之財。盡於此黃鈕。子奈何罄所有擲之。葛達琳曰。噫。予實不知。子胡不早言此。癡立支頤者久之。旣而語其夫曰。夫子聽我一言。吾儕速追此諸無賴。或猶可得金。佛雷段律曰。姑試之。但子必攜酪酥往。以備途次所需。葛達琳曰。唯唯。二人遂行。佛雷段律行甚疾。其婦瞠乎在後曰。無傷也。少頃吾儕歸。則吾近而彼遠矣。已而過一山徑。徑甚狹。旁有一樹。往來車輪。每摩樹而過。根爲之傷。葛達琳曰。可憐哉。是樹日爲車輪所摩擦。不復能滋長矣。憫之。以酪膏樹。以爲如是。則車輪不致傷樹矣。婦方行善。而一酥突自筥中出。墮嶺下。葛俯瞰巖谷幽深。不辨其處。因曰。此酥不稔何往。吾當遣他酥覓得之。於是更擲一酥下。須臾。又不見矣。葛意酥必識途。當自至。坐候之。久而不至。始行。旣及佛雷段律許。佛求食。葛與

之乾麩。佛雷段律曰。酪酥焉在。葛達琳曰。酪酥乎。吾見車輪傷樹。取酪膏之一酥。忽逸。吾更使一酥逐之。二者當同在道上。猶未返也。其夫曰。嘻。子誠太愍生。乃至於此。葛達琳曰。若勿言。若固未嘗詔我也。乃共食乾麩。佛雷段律忽問曰。加德。吾意若出必鍵戶也。葛達琳曰。否。子未嘗詔我。我何鍵爲。佛雷段律曰。然則子趣歸鍵之。且以食至。吾不行矣。留此以待子之食。葛達琳從其言。途次沈思曰。吾夫思食。吾意彼未必嗜酪酥。今當取佳果及醋以餽之。既返。卽鍵其後戶。而脫前門之樞。曰。吾夫命予鍵戶。使吾挾門以行。不更愈乎。遂上道。既見佛雷段律。呼曰。夫子。門在此。今防範可以周密矣。佛曰。嗟乎。嗟乎。卿誠聰明絕世矣。吾令子鍵門。爲固吾室也。而子乃挾門以至。今人人可得而出入矣。雖然。子既挾門至。則當負之以行。莫負若之苦心也。葛達琳曰。甚善。吾當負門。惟不能挈果囊及醋鉢。奈何。噫。得之矣。爾爲我繫囊及鉢於門上。而後負之行。佛雷段律如其言。遂復前進。入林。搜覓諸無賴不得。天色漸黑。二人升樹而宿其上。既登。則諸無賴適至。蓋諸無

賴皆劇盜。劫其金至此。將爲分贓計耳。斯時羣盜皆憊甚。圍火憩坐。有熟寐者。適在佛雷段律夫婦所登之樹下。佛雷段律潛自後降樹。拾石而登。試擊之。中盜首。盜微睜其目曰。天將曙乎。風搖樅子落矣。葛達琳肩荷門。疲茶實甚。疑果囊太重所致。低語佛雷段律曰。夫子。吾棄果矣。佛雷段律曰。不可。今非其時。恐爲盜所覺。曰。吾不能堪。必棄之。於是立傾其囊。果紛紛落不止。一盜驚曰。殆雨雹矣。少頃。葛達琳以門重如故。又語佛雷段律曰。吾必傾醋。佛雷段律曰。不可。恐爲盜所覺。曰。吾力弗勝矣。惟有傾醋。遂盡傾之。盜皆曰。重露降矣。葛達琳至是。忽悟最重者爲門。乃語佛雷段律曰。今投門矣。佛哀懇不已。謂苟爲所覺。必不免。而葛達琳則曰。下矣。砰訇一聲。門驟落。盜大呼驚起。並疑邏者之追捕也。一時手足無措。併力四竄。盡棄其金。佛雷段律夫婦徐徐下。金固無恙。遂運歸焉。

有福兒耶

一人年鬢旣高。召其三子至。賜長子雄雞。次子鎌。少子貓。曰。吾老矣。死且有日。幸

及身爲汝曹謀。吾無錢。今之所賜皆不腆。必善用之。倘爾曹出而擇地以求售。當獲利。福可致也。父旣歿。長子以其雞出。每至一城。則見或棲於堦。或棲於堞。嚶嚶之聲且盈耳。皆雞也。至此。雞不足奇。長子實無致富之機。已而輾轉達一島。島無一雞。土人初不識雞爲何物。雖有晨昏。而深夜夢醒。不聞雞聲。更無以計時之幾許。長子乃告之曰。神物在此。意氣何類俠也。頭頂雄冠。踵森利戟。夜三啼。啼有定時。三啼畢而日已將升。其有天高日朗而啼者。則爾曹誠之。天必變矣。土人聞之。大悅。徹夜不寐。聽雞報二四六時。歷歷不爽。乃樂甚。問長子願鬻雞乎。價值幾何。長子曰。願得金使驢所能負者足矣。土人同聲曰。如此。價值實大廉。遂如言畀金。長子滿載而歸。二弟見之。愕眙不已。次子曰。吾今亦欲荷鎌出。或能善售之耳。然而殊不驗。歷過數村。村人咸肩一鎌。一般美好。厥後次子亦交佳運。抵一島。土人從不識鎌。禾熟則赴田拔之。從事頗艱。且穗紛紛多墮地。次子乃以鎌代割之。立盡一畦。土人大驚異。張口瞠目而視。願出巨金。以購得此奇寶。次子遂售鎌。而匹

馬載巨金以歸。幼弟聞而羨之。亦欲出而一試貓之才。既登道。初遇如其二兄。徬徨內地。殊不利。蓋其地多貓。無有願購之者。既而入一島。島無一貓。鼠大擾。白晝奔競於几案之間。不問有人與否。輒出攫食。島民遍地呼冤。王居宮中。亦甚苦鼠患。室四隅擾擾有聲。遇物卽嚙。此正貓用武之鄉也。貓至。大索鼠。不移時而二室掃盪一清。百姓叩閣。咸稱願購。此奇獸。不論價值。且以公益爲辭。幼弟遂請以一騾滿載金寶。以易其貓。王許之。幼弟歸家。而贏利且過其二兄矣。斯時貓餐宮中之鼠。不可數計。鼠大滅。惟日亟亟治事。疲困之餘。患渴殊至。乃兀立仰首鳴鳴而鳴。王聞聲。大驚異。亟召國衆至。衆聞之。多駭竄。甚或有哀號匍匐而遁者。王乃大開會問策羣臣。羣臣曰。臣等寧被鼠擾。不願留此獸以受奇驚。遂決議使行人傳命於貓。偪令出都。否則將以兵力從事。使者至。問貓曰。爾願去乎。貓此時渴喉焦燥。仍鳴鳴而鳴。使者誤以爲否否。遽返報於王。羣臣曰。今惟有用兵矣。乃發兵陳巨礮擊之。弗中。復舉火燔宮殿。火勢旣烈。延及貓所居。貓越窗出。而圍兵未之見。

猶縱火不已。於是貓遁。而全宮已墟矣。

醜髯大王

國王有一公主。貌絕美。而傲睨不可一世。凡貴介至而求婚者。公主無一當意。且多狎侮之。一日。王大張宴。邀諸嬌客。論爵列坐。王居首。親王次之。公侯又次之。公主至。一一相見。均有諷刺之辭。其第一客太肥。公主識之。曰。圓似盤。次太長。曰。五月竿。英人每逢五月朔日植一長竿以慶佳節次太短。曰。似粉團。次太白。曰。似粉壁。又次太赤。曰。雞冠花。其六僂僕。則曰。此焙人所用之碧枝。以拂鱸竈者也。一一諷嘲畢。卒見一客。則益大笑。曰。諸公盍視之。彼髯如敗筭。宜名爲醜髯大王。客遂有醜髯大王之稱。國王見女傲慢如此。開罪諸客。則大怒。誓以其女妻第一臨門之丐者。不問其願與否。決意行之。二日後。忽有一行伶至。引嚙窗前。王聞之。卽曰。導之入。少須。從人導一褴褛卑污之乞丐入。立王及公主之前。歌一曲。乞錢。王曰。若歌技絕佳。吾以公主賜爾爲妻。公主聞之。哀告不願。王曰。吾旣誓以汝嫁第一臨門之

丐者自當踐言。公主痛哭流涕爭之。不得。王卽日招牧師至。命公主與伶人結婚。既成禮。王曰。可拼擋行具。爾不能更居此矣。盍隨夫壻遠征。丐者離宮。遂挈公主去。過一廣林。公主曰。此誰氏之林。而葱鬱若是。其夫曰。醜髯大王者也。使爾嫁之。則爾有之矣。公主歎曰。嗟乎。予生不辰。不嫁醜髯大王。繼過一美臯。公主曰。美哉。沃哇千里。一綠無垠。此誰氏之臯也。曰。醜髯大王者也。使爾嫁之。則爾有之矣。公主歎曰。予生不辰。不嫁醜髯大王。未幾。又過一大城。曰。巍巍乎誰氏之城也。曰。醜髯大王者也。使爾早嫁之。則亦爾有之矣。公主歎曰。噫。命之蹇矣。吾胡不嫁醜髯大王。伶曰。此胡與我事。汝欲適我。我初未嘗強汝也。卒乃抵一小舍。公主曰。陋哉。褊小垢污。此誰氏之穴。伶曰。此則吾與若之家也。今當居此。公主曰。僮僕焉在。對曰。胡需僮僕。有事則若親爲之。速舉火。爲我烹茗。吾憊甚矣。公主不解炊爨事。丐者不得不起助之。稍進薄餐。相將歸寢。天黎明。丐者卽促公主起。治室事。居二日。舍中食已罄。丐者曰。賢妻日費而無獲。不可久也。子宜習織筐。乃出而伐柳。負之。

歸。公主稍習織筐。十指痛如裂。丐者曰。無濟於事。若不如學紡。公主從之。紡線割。公主指血泉湧。伶曰。噫。若乃一無所長。不能任事。吾娶妻若是。奈何。今惟有負販。爲業耳。乃出販瓷器。瓦缶之屬。命公主曰。若負之往。立於市而售之。公主歎曰。嗟乎。使我負此而求鬻於市。朝士過而見之。寧不爲姍笑乎。丐者不顧曰。使爾不欲。饑餓而死者。則當勉爲之。公主無可如何。乃往。其始業甚昌。人見此絕色之姝。咸爭沾其器。有金狂揮。不復論貨矣。旣立業。夫婦安居。一日。其夫置新器甚夥。命婦坐市隅鬻之。一醉兵突至。騎馬衝其瓷棚。棚倒。器搗毀無餘。公主泣。手足無措曰。噫。吾何以爲人矣。不知良人將作何語。奔歸。訴之夫。夫曰。不料爾愚騃至此。設棚於鬧市之中。而當其衝。不毀奚待。今毋泣。吾見爾與此不相宜。曾赴宮問需竈婢否。則正缺其一。吾薦爾矣。爾往可恣食也。自是公主遂爲竈婢。佐膳人執污賤之役。殘殺剩馥。許其攜歸。夫婦乃恃此爲生。入宮未久。一日聞長兄將成婚。赴窗下覘之。則金碧輝煌。儀仗煊赫。富麗殆不可名狀。自顧命薄。心痛若割。乃大悔。悔極。

而泣。俯首不能仰。前日驕盈之習。消滅盡矣。一僕見而憐之。餽以美馘少許。公主寘筐中而歸。出門。突遇一王子。身披縷金之服。光華射目。見公主。卽趨前執其手。求爲舞伴。公主惶悚。幾無以自容。蓋其人卽醜髯大王也。醜髯大王似有意侮弄公主。堅挽之入。筐墮。肉皆覆。狼籍地上。見者咸狂笑。繼以惡謔。公主大慚。恨不能入地千尺之下。以藏其身。方欲奪門走。及階。醜髯大王復追獲之。引還。笑謂之曰。毋懼。予非他。卽舍中同居之伶也。以愛子故。遂娶子歸。亦卽道上覆棚之兵也。凡此所爲。皆所以療子之驕。而報曩日之無禮。茲事往矣。子智日以增。而過日以減。今宜大張合歡之筵矣。於是侍婢進豔服。爲公主更裝。父引朝臣至。共賀新婚。少須。嘉賓蒞座。綺席紛陳。滿朝惟聞歡笑之聲。人大樂。願作者與讀者並與於斯會也。

牝牡雞

牡雞謂其婦曰。果熟矣。吾儕其入山恣食之。否則彼松鼠將摘之去。牝雞曰。此吾所大願也。且吾儕正可及時游賞。毋負良辰。乃共入山。是日天高氣爽。風景至佳。二雞流連其間。及暮不歸。其間蓋有二故。一則貪噉佳果。腹滯至不能舉步。一則牝雞懶甚。必欲得一車以代步。而後乘之歸。於是牡雞乃以果殼製一小車。既畢。牝雞登車。命牡雞挽之以行。牡雞曰。此胡可者。吾願坐車前。執鞭作御者耳。願無挽之者。車不得行。正躊躇無計。忽一鴨噪而至。呼曰。匪人何敢闖入境內。驕蹇不奉法。宜大懲之。言已。躍起以毆牡雞。牡雞固健者。卽張其利喙以鬪鴨。鴨大敗。哀號求宥。雞乃命挽車歸家。以贖其罪。鴨從之。牡雞遂坐凳上。呼曰。鴨。趣挽之往。鴨果邁步而行。未幾。途遇一鍼一釘。相將行道上。鍼呼曰。止止。日暮矣。吾儕跋涉於昏黯之中。苦甚。願附車以行。惟君憐而許之。雞聞言。審客皆羸弱輩。占地不廣。乃許之。惟戒以升車之時。不得污車上之輪。及踢牝雞之趾。鍼與釘皆唯唯。深夜抵一小逆旅。斯時路昏黑。不辨東西。而鴨亦疲茶甚。舉步踉蹌。不能復挽車進。諸客

皆願僦屋而宿。及門。主人疑其非善類。拒弗納。顧諸客措辭殊清雅。又以牝雞道上所下卵贈之。且言願獻其鳴。日可下一卵。主人始許之。諸客既入。共御佳餐。訖。竟夕歡怵。凌晨。天方破曉。室中尙無人聲。牝雞卽起。向其婦索卵。貫一穴食之。投殼於鱸。鍼及釘方濃睡。鷄搯其首而出。插鍼於主人之安樂椅上。而裹釘於其帕中。躡足出室。則鴨正臥於中庭。聞雞至。遽醒。於是鴨自澗中游泳而出。雞則奮翅踰短垣。相將偕遁。少處。主人起。以帕拂面。釘刺之。大痛。入廚下取火。撥鱸。則卵殼忽爆裂射其目。目幾瞽。因曰。噫。今晨胡不利於吾頭。以手捧面。且語且歸座。甫著椅。則鍼又貫之矣。主人怒不可遏。疑昨夜諸客所爲。往覘之。則室已空矣。主人大詈。誓不再納此類無賴子。橫饜大嚼。不名一錢。無以報主人之德。則惟有鬼蜮伎倆而已。

二

一日。牝牡雞又欲乘車出。牡雞新製一美輿。四輪皆赤。上駕六鼠。既與牝雞共升

車。行不遠。遇一貓。問曰。先生何之。牡雞答曰。將訪狐友耳。貓見其高車煊赫。請曰。先生能挈我同行乎。牡雞曰。此吾所大願。但君須自後登。且防蹶。語已。又朗吟曰。寶輿朱其輪。君來且共登。此去訪狐友。輪動鼠先奔。既而遇一鳴一卵一磨石一釘至。牡雞一一許其同載。既抵狐室。狐他出。室空如也。於是鼠挽車入圍。牡雞及牝雞棲於梁。貓伏於竈。鴨止於水。卵匿於巾。釘則特立於枕間。而磨石高臥於門上。未幾。狐歸。入竈取火。貓突揚灰迷其目。大駭。奔廚下盥之。鴨奮起。挾水潑其面。急取巾拂拭。卵驟破。面目皆濡。乃大怒。不暇御餐。憤憤登牀。頭方著枕。而釘又貫其頰矣。於是狂躍而起。力奔出室。及門。則磨石忽墮。壓其首。狐立斃。諸友遂以狐窟爲窟。卒同居焉。

雪霰

仲冬之月。雪花紛飛。王后方臨檻而刺繡。檻以黑檀木爲之。堅緻而有光。王后徘徊檻畔。且刺且觀飛雪。偶一不慎。針傷指。出血三滴。濺雪中。后覩此。忽動一念曰。

他日吾女長成。苟能白似雪。赤似血。而黑似檻上檀者。則其美爲何如。已而女長成。果如其意。膚白如雪。腮赤如血。而髮黑乃如檀。因名之曰雪羹。后殂。王續娶一后。美而驕。不欲世有一人而美貌更出其上者。身畔恆置一鏡。日臨照之。吟曰。數去名閨秀。阿誰貌最妍。明鏡儻相告。吟至此。鏡忽答曰。后魁百花先。后乃大喜。已而雪羹漸長成。貌美甚。七歲。風儀奪日。且過於后。一日后復臨鏡而吟。鏡答曰。縱說夫人容絕代。雪羹風貌更如仙。后聞之。大怒。妬恨見於顏色。立呼近侍命之曰。趣棄雪羹於荒林。吾不欲再見之矣。侍者引雪羹出宮。雪羹哀號乞命。侍者亦殊不忍。曰。公主。此后命也。吾詎能救汝。侍者既棄雪羹。意此纖纖弱質。獨處荒郊。獸至則必無幸矣。特又無可如何。生死亦祇聽之。斯時雪羹徬徨野次。焦悚萬狀。猛獸四出。時聞吼聲。顧無一害之者。薄暮。抵一小舍。足力已不支。因入而少憩。則見舍中陳設殊雅潔。案上覆以白布。列七小盤。盤有麩齏。旁更置七小壺。壺貯美酒。刀叉井井。秩然不亂。倚壁並列小榻七。中虛無人。時雪羹餓甚。取盤中麩齏食之。

並傾酒而飲。既飽思眠。試諸小榻。或太長。或太短。惟第七之榻爲宜。乃臥。少頃卽酣。既而主人至。則七侏儒山居掘金爲業者。燃燈四照。見室中景象殊異。其一啮曰。誰坐吾椅。其二曰。誰食吾盤殮。三曰。誰啖吾麩粿。四曰。誰動吾匙。五曰。誰執吾叉。六曰。誰握吾刀。七曰。誰飲吾酒。於是羣起察視。一人瞥覩雪羹臥牀上。驚駭狂呼。諸兄弟咸集。秉燈審視雪羹。曰。天乎。天乃生此美人。七人相視大悅。互戒勿驚其睡。第七侏儒遂與他兄弟共宿。聊度一宵。及晨。雪羹寤。遂告之故。七人意頗憐之。因言爾能治家井井。代烹飪。任浣濯等事。則仍可同居。且當極力顧恤爾。語畢。七人出。竟日入山就役。搜採金銀。雪羹則居其室焉。七人又時誡之曰。后日久必將知爾所在。爾宜慎之。毋使他人入室也。時后方以爲雪羹已死。國中惟己爲絕色之姝。因復臨鏡而吟曰。數去名閨秀。阿誰貌最妍。明鏡儻相告。鏡答曰。后魁百花先。山中高士宅。林下美人眠。爲報雪羹在。翩翩世外仙。后大驚。久乃知鏡不虛言。雪羹果在。意恨甚。蓋實不願使人間艷色。更有出己上者。乃僞裝爲一售賣雜

貨之老嫗。逕赴山下。抵侏儒之舍。高呼求售。雪羹自窗中望之曰。老夫人無恙。售者何物。嫗曰。緣帶絨線。及一切貨物咸備也。雪羹自思曰。不如招之入。觀此老嫗。殆必爲一良善之人。遂啓扇納之。嫗曰。若胸衣之緣太陋。吾擇佳者。爲爾易之。雪羹不知其詐。立近嫗前。嫗突握其領。緊勒之。雪羹氣絕。仆地而僵。后曰。從此無更出吾上者矣。遂去。及夕。七侏儒歸。見雪羹臥地不動。若已死者。悲楚不可言狀。挽之起。則口鼻間尙微有呼吸。竭力救之。乃甦。七人曰。嫗卽后耳。他日吾儕出門。子不可更納一人。后歸。輒向鏡而吟。鏡答曰。后魁百花先。山中高士宅。林下美人眠。爲報雪羹在。翩翩世外仙。后聞雪羹仍在。怨恨不勝。心血潮湧。更易服與前不同。攜一毒梳而行。抵侏儒之舍。仍叩門而呼曰。美貨出賣。雪羹曰。吾不敢更使人入。后曰。爾試觀吾手中之美梳。爲何如者。言次。授以毒梳。梳絕精雅。雪羹受之。不忍釋手。試掠其鬢。則毒氣中腦。遽仆地不省人事。幸是日侏儒早歸。見雪羹臥地。亦測知其故。亟取毒梳棄之。雪羹又蘇。盡告侏儒。侏儒乃戒以下次不可啓扉。后歸。

對鏡。鏡答仍如前。后憤甚。呼曰。吾必致雪羹於死地。雖以此殺身。亦不恤也。潛入一室。製萍果一枚。內蓄毒而外則紅豔可愛。嘗之立死。於是更服村嫗之衣。越山而踵侏儒之門。雪羹探首窗下。言曰。侏儒戒吾勿啓扉。故予不敢。老嫗曰。惟子所欲。今吾遺汝一至佳之萍果。汝其受之。雪羹曰。否。予不敢受。嫗曰。癡兒。何懼之甚。若以爲毒乎。則吾食其半。子食其半可耳。蓋此萍果固半美半毒者。老嫗手擘其半食之。了無他異。雪羹初見萍果鮮豔可愛。亦欲染指。又見嫗食之甘。遂不覺受之。顧萍果甫進口。未及下咽。而雪羹已倒地而僵矣。后既歸。復臨鏡前。鏡始答曰。后魁百花先。后自是妬懷消釋。快樂無涯。薄暮。侏儒歸家。見雪羹頽臥地上。唇間氣息都無。大懼。扶之起。爲之櫛髮。取酒及水醕面。俱無效。守視七日。終不甦。則以爲真死矣。謀葬之。惟見其嬌紅暈頰。顏色如生。七人則又殊不忍。乃互議曰。地下寒冱。不可露骸而葬。因爲製玻璃之棺。以便日日省視。棺上以金字書名曰。雪羹公主之柩。厝諸山上。一侏儒常坐而守之。鳥皆來弔。始爲梟。鴉繼之。鳩又繼之。雪

羹僵臥棺中。宛然如睡。久之。而膚之白仍如雪。腮之赤仍如血。髮之黑仍如檻上檀。風貌初不改也。既而一貴公子走謁侏儒之廬。見雪羹及金字之名。願餽侏儒金。而求得雪羹之尸。侏儒曰。雖舉天下之金。以易其尸。吾不忍也。厥後公子哀懇不已。侏儒憫其情摯。乃許之。舉棺將發。而雪羹口中所噙之萍果。忽焉墮落。遂遽然而醒。問曰。予今何在。公子喜曰。醒乎。子故無恙也。遂具語以往事。且曰。吾之愛卿。天下莫與易也。今願偕予返宮。共訂姻好。雪羹許之。結婚之日。富麗奢華。莫與倫比。且邀后赴筵。后、雪羹之仇也。是日靚粧豔服。對鏡自喜。吟曰。數去名閨秀。阿誰貌最妍。明鏡倘相告。鏡答曰。此間后獨專。國色別有在。且看蕊宮仙。后聞之。大怒。既妬且奇。必欲一觀新婦顏色。至則新婦非他。卽雪羹也。后固以爲雪羹死久矣。不料其儼然且在。驟見之。駭且怒。一時手足戰栗。憤極而倒。且鬱鬱成病以沒。厥後公子與雪羹承襲王位。享國甚久。

一履工執業甚勤。而所獲不足自贍。家大困。蕩無所有。一夕檢視遺革。僅可製履一雙。屨工裁成之。置諸案上。擬俟明日早起爲之。遂就寢。凌晨而起。甫欲執工。則所裁革已不見。惟成履一雙置案頭。屨工大詫。不知所云。旣而審視其構。則製法絕勝於尋常。雅潔華妙。可稱傑作。須臾。一客至。喜而購之。出價溢於常履。屨工得錢以市革。可多製二雙。及夕。仍裁革而寢。孰知屨工可以不必操勞。詰旦而履又成矣。俄而市者至。厚酬其值。屨工更以市革。可多製四雙。先一夕裁之。則天明而又成。如是者數數。日入而備。日出而成。於是屨工生業陡盛。家道爲之小康。一夕。將及耶誕之辰。屨工與婦圍爐坐話。因曰。今夕吾將坐而矚之。不知此操役者果誰也。婦從之。爲燃一燈。徹夜常明。二人匿於室隅之幃中。以窺動靜。夜將午。忽有二裸豎至。坐於屨工之案上。取已裁之革。倏而縫。倏而襯。度指若飛。屨工眙愕不已。注視久之。而二豎子已先後逝。迅疾如電。更視所作。則已竣工。蓋屨又一陳案上矣。次日。婦語其夫曰。小豎子致我儕於富。我儕自應知感。而思所以報之者。

昨見其奔走四室。袒兩臂。將何以禦寒。吾意擬爲之製一衫。一袍。一半臂。以酬其勞。而子則爲製二小履。何如。履工聞言大悅。一夕諸事具備。陳諸案上。以代裁革。二人仍匿而窺之。夜半。二豎子至。將坐而執役。則見衣履二襲陳几上。華美而精。乃大樂。起而著之。舞蹈騰踊。出門而逝。自是遂不復見。而履工夫婦安居樂業。遂稱小康焉。

燕菁

有兵士二人。兄弟也。兄富而弟貧。貧者思有以善治其生。則脫袍而業場圃。掘地以種燕菁。久之。燕菁皆長成。一株獨巨。豐碩日甚。長且不已。直可謂之燕菁王矣。又久之。是燕菁臃腫且充一輿。二牛之力不能挽。弟乃籌念曰。予今將焉用此燕菁。鬻之則其利未必加豐。食之則其味亦未必加美。曷若齎此以獻於王。或可邀重賞。此策之上者也。於是以數牛駕車。載燕菁以獻於王。王喜曰。此天下之奇觀也。吾考驗植物亦夥矣。從未見奇偉若是者。子烏乎植之。豈子得天助耶。設果如

是。則子誠福裔矣。弟曰。否。否。臣非福裔。乃兵之困饗者也。常虞不足以圖存。故脫袍以灌畦。去兵而學圃耳。臣有兄而富。陛下知之。舉世亦無不知之。夫舉世所以忘臣者。則以臣貧故也。王聞言。意頗憐之。曰。子不久貧矣。吾必使子有以富於其兄。遂賜黃金土地畜牲無算。而弟遂大富。其兄且不能擬之矣。其兄聞之。知弟以一蕪菁之微。遽一躍而躋於富域也。則深嫉之。思亦欲仰邀佳運。如其弟者。乃具黃金若干鎰。名駟若干乘。獻於王。固知王賞之必厚也。意謂其弟以一蕪菁而享報如是其豐。則其所以報黃金名駟者。當何如耶。王受貢。果大悅。而思有以報之。曰。天下之珍異。孰有過於此巨蕪菁者乎。當以賜汝。兄不得已。載之於車以歸。及家。憤怨不可名狀。躊躇久之。惡念斗起。遽欲殺弟以洩其恨。乃招多數無賴。教之埋伏野外。而已。則入言於弟曰。愛弟。吾探得藏金之所。邀汝共發之。得則均分。弟坦然不疑。卽從之往。正行間。無賴突起執之。將懸而殺之於樹上。措置未畢。忽聞遠遠馬蹄之聲。大駭。急推弟入一囊。力拽其縷。而懸於高樹之間。乘馬者已至。無

賴大奔。各鳥獸散。弟嚙囊得一穴。探首外望。則見乘馬者。狀似書生。頗風流自賞。緩轡行歌。囊中人見其過樹下。則呼曰。無恙。先生無恙。書生四顧。未見一人。初不知聲自何來。訝曰。誰呼我者。囊中人曰。試舉目而高矚之。則見我矣。吾今處智囊之中。凡高遠驚奇之事。靡不一覽而知。舉此以衡萬千庠序之學問。皆不我及也。子倘不信。盍一試之。蓋吾居此。能窺星辰之轉運。風雨之變遷。海濱之沙數。以及匹夫匹婦奇禽怪獸之性質。咸一一如掌上觀紋。益智誠不淺哉。書生聞之。大欣羨曰。今日何幸得與子相遇。吾亦欲少坐囊中。君其能汲引否乎。其人佯爲不願狀。曰。此中盈尺之地。或尙可假。然此非吾所願也。書生求智之念殊迫切。苦求數四。且許厚酬。其人意似稍轉。曰。然則解纆而縱智囊下。則子可入矣。書生從之。啟囊而縱其人出。曰。吾宜入矣。旣入。其人復呼之曰。且緩。此非其道。因并推其首入。而密緘其囊。於是求智之人。倏焉而飄忽半空矣。其人望而笑曰。吾友。今果何如。吾意爾經此一番。當必能增其智矣。言已。卽乘書生之馬而去。而書生自墮其智。

必待後有過者。始釋之矣。

薩潞敦

牧者蓄一犬曰薩潞敦。老矣。齒墮且盡。一日牧者及婦並語室前。牧者曰。薩潞敦老矣。不復能事事。明日。吾將殺之。婦曰。乞赦此窮蹙之義畜。彼劬事有年。在理。吾儕宜贍其餘生。牧者曰。彼頭上不留一齒。盜賊見之且無懼。吾儕焉用彼爲。休矣。彼死期卽在明日矣。時薩潞敦方臥其側。聞之。大懼。日旣暮。乃潛往其好友狼所。狼居在林。犬入。卽具告以主人夫婦問答語。不勝悲楚。狼曰。君毋慮。吾當授子以良策。爾家主人每晨偕其婦赴田。必攜其稚子自隨。及力役時。則寘兒林蔭之下。叢棘之中。子則傍兒而臥。狀若守之。如是者非一日矣。明日。我預伏林中。突出攫兒去。爾併力追之。吾棄兒而汝負以歸。彼見汝有救兒之功。則必德汝。汝一生可無虞矣。犬悅其策。如言而行。狼攫兒去。牧者夫婦奔救弗及。大啼。薩潞敦逐而及之。負兒以還。牧者喜摩其首曰。老薩潞敦有救兒於狼口之功。宜赦而參養之。吾

儕返家可豐與之食。且賜以舊墊一方。俾一生寢食無缺。自是薩潞敦安居稱意。無復他虞矣。未幾。狼來告犬曰。吾友。君莫告人。吾將攫食牧者美腩之羊。子宜掉頭不顧。薩潞敦曰。否。吾必忠於主人。狼以其爲戲言也。初弗介意。詎薩潞敦預告其事於主人。主人伺於倉門之側。頃之。狼倏至。張皇四顧。方欲得腩羊而噬之。不期健挺已突加於背上矣。狼大怒。奔去。呼犬爲老奸。誓必報仇。詰朝。狼使豬來挑戰。將與犬決鬪於林中。薩潞敦孤立無援。栗栗危懼。牧者家中尙有一老貓。又祇三足。不良於行。犬不得已率之出。貓乃翹尾於空。且跛且進。狼及豬偵知敵人至。出迎之。遙見貓尾直舉。疑其方挺刃助薩潞敦戰。每行必颺。則又疑其將拾石以投己也。意頗憚之。於是定計命豬伏臥莽中。而狼則躍升於高樹。俟其至而乘間出擊之。俄而薩潞敦及貓至。四顧不見敵。相與大愕。詎豬未深匿。兩耳隆然垂莽外。且時顫動。貓見莽中有物。疑其爲鼠。直前撲之。且嚙且爪。豬大痛。狂躍而奔。且吼曰。爾曹胡獨虐我。我何罪。罪在彼樹上坐者。犬及貓昂首視。則果見狼坐亂柯。

中。遂相率守樹旁。不令下。狼大窘。願向薩潞敦請罪。且修舊好。犬及貓始許其下云。

獅王

一商人家有二女。將出門。問三女。以心好之物。蓋將於返家時。購而賜之。長者好珠。次好寶。惟少者則曰。請父親賜玫瑰花一枝。時方冬月。烏從得玫瑰。然少者風儀絕美。性酷愛花。父不忍拂其意。允竭力代覓之。與三女一一親吻。珍重而別。無何。父事畢將返。已爲二女購得珠寶。惟遍覓玫瑰不得。奔走園囿。問求之人。皆嘲曰。雪中有玫瑰乎。父聞之。大憂。以夙昔最鍾愛此少女。今返家。將何以致贈。已而更抵一大城。入一園。園中景物。半似隆冬。半似盛夏。其半則枝枯葉萎。雨雪繽紛。其半則紅紫芳菲。如火如錦。商人大喜曰。今得之矣。乃步至玫瑰花下。徐折一枝。歡然乘馬而去。未數武。突有一惡獅躍出。吼曰。汝爲誰。乃敢竊吾之玫瑰花。吾必生啖汝肉。商人曰。吾不知園爲汝有。誤折一枝。今其能赦吾生乎。獅曰。爾苟許我

以歸家第一所見者與我。則當赦子之生。且以玫瑰花贈若女。商人不願曰。此胡可者。吾少女平日性最孝。聞吾歸。彼必奔迓。則吾先見者必彼也。烏能與汝。時商人同來之僕。震悚特甚。從旁解之曰。否。吾以爲主人歸家時。第一先見者。或爲彼所蓄之一貓一犬耳。蓋許之。商人不得已。乃允所請。而攜玫瑰花以歸。未幾。距家已近。則見第一來迎者。果少女也。奔至。與父親吻。歡迎歸家。見父攜玫瑰花。益大喜。其父則不勝愴惻。泣而言曰。嗟乎。吾之愛女。此花價值殊太貴。吾已以爾許與彼獅。彼獅得爾。將肢裂而飽噉之矣。遂語以頃間之事。勸其毋往。但聽之可耳。女不可曰。父親有諾。不可不踐。兒卽往適彼獅耳。彼獅有情。亦必許兒歸寧。翌晨。女別父而出。迤邐以往獅所。獅。魔王也。晝則變形爲獅。夜則仍還人相。女旣至。王出迓甚恭。則青年玉貌。儀表非常。王蓋儼然一美男子也。女遂嫁之。合歡筵開。玉人成對。喜可知矣。王每晚始臨朝。天明卽別女而去。不知所往。夜則復來。如是者非一日。習以爲常。一夕王語婦曰。明日翁家大姨將結婚。大宴賓客。卿欲蒞視。當使

一獅導卿往。女聞得重見老父。大悅。遂偕一獅往。家人謂其物化久矣。見之。皆狂喜。女遂歷陳其往事。筵終而歸。未幾。其二姊亦婚。招之赴宴。女乃語王曰。妾不欲獨行。王能偕妾往乎。王不可曰。是不能。脫使炬光而臨吾身。則魔且益深。將化而爲鴿。翩揚於大地者七年。而後得脫。此豈非大危險耶。婦固請曰。吾必當意。勿使炬光臨子之身。可乎。王不得已許之。二人攜其稚子同往。既至。婦命其夫入居一閔閣。垣墉高厚。遮護殊嚴。而不防門之尙有一罅在也。是日供張甚盛。一羣人自禮拜堂出。過閣前。寶炬先導。微耀達於王之身。王忽不見。其婦入覓之。則惟見一白鴿。鴿曰。七年之中。吾將翱翔於大地之上。時降素羽。而示子以塗。子逐之。則必得及。及之則吾難可釋矣。遂振翮奪門而去。其婦從之。時有素羽下墮。婦既識途。日夜奔逐。皇皇大地之間。目不敢瞬。足不敢停。如是者倏已七年。婦念流光之飄速。幸患難之將終。稍稍喜慰。庸詎知太平不常至。而安樂固未易期耶。一日正行間。失墮羽所在。舉目四矚而不見鴿。自思曰。今而知人力之易窮也。乃仰首向日。

而呼曰。日乎。子普照萬方。上窮高岡。下臨深谷。其亦見吾白鴿否乎。日曰。否。未見之也。吾今授子一篋。子臨難可發之。婦稱謝而行。及夕。月出。婦又呼曰。月乎。子徹夜常明。薄高壤而穿幽林。其亦見吾白鴿否乎。月曰。否。吾未之見。今授子一卵。子臨難可破之。婦又行。時夜風泠泠。拂面而過。婦乃迎風而呼曰。風乎。子東撓林而西撼葉。殆必見吾之白鴿也。風答曰。否。吾未之見。吾爲子轉詢之。彼輩或曾見之也。俄而東風西風倏至。皆言未見。惟南風則曰。吾曾見之。彼已入紅海矣。七年之限滿。復化而爲獅。今方與一龍鬪。龍。魔姬也。意欲奪子之所天。吾將授子一策。子往紅海。海之右岸。植竿數十。子數之。至於十一。則折之。助獅而擊龍。則獅必勝矣。但二魔亦必復其人形。子宜速挈王以返。否則必遺後悔。婦往。一一皆如所言。乃拔十一之竿。助獅而擊龍。獅倏焉而王。龍倏焉而姬。婦見王。喜極。流連其間。忘卽挈之返。姬乘間挽王之臂。棄婦而去。婦大憤。然勇猛不少衰。且誓曰。使風一日而吹。雞一日而鳴者。則予必有一日獲之。行行旣久。厥後乃抵一城。姬與王先入。入

卽張燈設宴。將成婚焉。婦聞之。呼曰。皇天祐我。乃發日所賜之篋。得衣一襲。光怪陸離。如火耀日。婦服之。入宮。人人爭睇。新婦見而好之。曰。願售乎。婦曰。願售。但不以金錢而以血肉。新婦不解。婦曰。俟吾今夕與新郎語於室。而後授子衣。姬許之。而私囑侍童灌王以睡藥。使之不聞不見。及夕。王寐。侍童導婦入室。婦坐於其夫之側。語之曰。妾逐子七年。備嘗艱苦。又助子以伏擊龍。子乃忘妾耶。王熟寐。不聞亦不答。語之再三。熟寐如故。旣而侍童至。偏解縷金之衣。引之出。婦四顧無援。獨坐荒原曠野間。掩面啜泣。良久。忽憶及月所賜之卵。破之。則得一雞及十二雛。毛羽燦爛若黃金。光華射目。十二雛皆伏於母翼之下。伸翅而嬉。誠天下美觀哉。婦起而驅之。方及宮外。新婦自窗下見之。大悅。復出而問曰。願售乎。對曰。不以金銀而以血肉。今夕再使妾一晤郎於其室。則售矣。姬思仍以前計愚之。遂允其請。不謂是日王醒後。詢侍童以夜來之事。侍童具告之。且云。此婦人今夕當更至。王乃留意。傾睡藥弗飲。俄而婦至。更向王歷敘舊情。王聞之。忽悟其爲髮妻。遽一躍而

起曰。噫。吾聞子言。如夢忽醒。姬以術魔我。我幾忘子矣。今得卿來。幸甚。於是相將出宮。中夜而遁。既歸。則稚子已長成。神逸飄俊。如其父母。夫婦偕老。享盡人間之幸福焉。

莽中之猶太人

一農人家備一僕。僕忠慤而勤能。服役三年。主人未給以傭值。僕心中籌維曰。不祿而事。不可長也。乃往語主人曰。吾之劬於事也有年矣。在理勞者宜酬。主人其何以報我。而此農人者。財虜也。夙知僕爲人心胸篤實。乏機械。乃出三便士予之。以一便士爲一年之俸。而僕視之。已如獲巨金。自語曰。吾今擁此多金。胡爲鬱鬱久居此哉。不如寄跡四方。及時行樂耳。於是寘金於錢囊。別主人出。踰嶺越谷。獨行野次。酣歌狂舞。意至愉快。俄而一侏儒遠遠至。問何故興會若此。僕曰。吾胡爲乎不樂。吾軀健而囊豐。尙有何恤。吾節三年之俸。而無一日之費。金盡在囊。何樂如之。侏儒曰。得金幾何。僕曰。三便士足金。侏儒曰。盍以貽我。我貧困甚矣。其人憫

之。遽盡舉所有以相贈。侏儒曰。吾觀子爲人肫摯。而尤有義俠之心。今當錫子三願。以一願酬子一便士。惟子擇之。僕聞言。益沾沾自慶其佳運。因曰。吾所願有甚於錢者。其一願得一畫弓。擊弓出郊。矢發而物落。其二願得一良琴。能使人人聞聲起舞。其三則願人人於我有求必與。侏儒皆許之。並與以一琴一弓而去。吾書中之摯友。遂亦上道。中心欣忭。更倍於前。行未遠。又遇一年高之猶太人。方徘徊樹旁。樹上有一畫眉。棲高柯之顛。歌聲雝樂。猶太人曰。佳哉此禽。吾不惜重金致之。僕曰。果爾。吾爲爾立致之。於是促步而前。一彎弓而畫眉墮於樹下之叢莽中矣。猶太人匍匐入求之。甫至叢莽深處。僕遽取琴而鼓。猶太人聞之。始而跳舞。繼而騰躍。終乃至聳身半空之中。琴愈鼓。則猶太人踊愈高。敗棘裂其服。身上懸鶉百結。創痕殆遍。血湧不止。猶太人乃嘶曰。先生宜體天意。速罷彈。予有何辜。遭此荼毒。僕曰。汝平日專能朘削貧民。以爲己利。今則受報矣。語已。又撫一曲。猶太人哀告再三。且願獻金自贖。惟所獻甚微。不饜僕意。僕乃益鼓琴。使之高舞。嗒嗒。猶

太人大懼。獻金益多。厥後乃盡舉囊中第祿靈一百與之。則皆其敲詐貧民所得者也。僕乃罷彈。盡取其金置囊中。懸琴而行。竊喜其貿易之獲幸。猶太人則匍匐自莽中出。身衣半袒。狀亦楚楚可憐。立誓必報此仇。以洩怨憤。遂赴法庭控告。謂道遇一無賴子。要刼其金。並加捶楚。且言其人形狀奚若。背負一弓。項懸一琴。可追而捕也。法官派吏往捕。四出邏緝。卒得之。解訊公庭。猶太人供詞鑿鑿。直指僕爲盜。僕辯曰。否。吾爲汝鼓琴一曲。而汝自解金相贈耳。法官不之信。斥爲妄言。令趣縊之。則獄事平簡矣。願僕仍屹立階下。徐致辭曰。求堂上俯採臨死之言。法官曰。汝何言。汝殆欲乞命耳。僕對曰。否。吾非乞命。請一鼓琴以當訣別耳。猶太人大懼而呼曰。不可不可。願堂上毋聽其言。法官曰。此調彼今後不得再彈矣。盍姑許之。實則法官之所以不能違其請者。亦侏儒許以第三願之力也。猶太人至是。急又呼曰。然則請諸君速繫我。繫我。否則我不堪矣。語未畢。僕已取琴而鼓。至第一節。法官吏役等皆手舞足蹈。不克自主。竟無一前繫猶太人者。至第二節。則刑人

亦縱囚而舞。三節未終。而滿場之人。一一高踊。自法官庭吏。猶太人以及觀者。咸雜沓而舞。其始尙聞歡笑聲。頃之。狂舞將不可止。衆始大噪。共求僕停鼓。僕不聽。鼓如前。旣而法官不第許赦其生。且願還其一百第祿靈。僕始止。呼猶太人而謂之曰。爾奸賊。今可以言矣。胡得此金。否則吾更鼓琴以娛汝。猶太人不得已。乃對衆言曰。此金吾實竊得之。今自承矣。彼則取之以義也。於是僕徐徐攜琴去。而猶太人遂承其乏。上縊架焉。

金山大王

一商人有二子。一男一女。皆幼甚。尙未嫻步。商人故巨富。家有二船。乃盡舉所有資財。購貨物。置二船中。將經商海外。俄而得報。則二船均沉沒海中矣。一時家產盡沒。驟貧困。一身之外。更無長物。所遺者。僅薄田一區而已。一日徘徊田中。將驅遣其心中之憂鬱。而憂鬱益甚。方欲歸去。突見一侏儒立其前。狀殊醜惡。侏儒問商人何故戚戚若此。商人曰。脫爾能有益於我者。則當告子。侏儒曰。爾詎料吾無

益於爾耶。請速以事語我。我或能少効綿薄耳。商人乃具告以二船沉沒。家產蕩盡事。侏儒曰。唉。此胡足慮。子但許我以今日歸家第一所見者。於十二年後。舉以畀我。我當贈子以金。一惟所欲。商人初無遠慮。且謂彼所求不奢。而報施乃如是其厚。遽允之。當時共議立約。且各簽名。以實其事。商人歸。甫及門外。幼子見而大悅。匍匐至其前。抱其兩脛。其父驚悚。始悟他日當與以一子。意大悔。顧久之而金不至。心乃少慰。以爲此侏儒之戲語耳。約一月以後。商人偶爾登樓。入雜物之室。將覓舊鐵市之。以博數金。忽見地上積有一巨堆。視之。皆金也。商人大喜。卽出而營業。於是復爲豪商。富且過於其前矣。未幾。子漸長成。十二年之期將屆。商人終日戚戚。憂慮見於顏色。一日其子堅叩其故。商人始尙不肯告。厥後乃述之。謂一時不察。竟以兒鬻於醜惡之侏儒。今十二年之期將屆。我必踐約矣。其子曰。阿父勿憂。彼豎子豈吾敵哉。請觀其後。及期。共會於所約之地。其子畫圈於地。與父並立其中。侏儒倏至。語商人曰。若所許我者。已將來未。商人噤不能語。其子對曰。汝

今焉欲。侏儒曰。吾與爾父言。無與於爾。其子曰。爾特愚弄我父耳。趣廢約。侏儒曰。否。吾烏能自棄其權利。於是互相爭訟。斷斷不休。厥後乃議定。寘一破艇於大河之側。使其子坐其中。而父宜手推之入水。使其子飄泊無歸。其子遂與父別。入坐艇中。父推艇。艇甫入河。而半舷已沒水下矣。商人意子必死。侘傺而歸。不勝悲愴。顧艇實未沉。泛棹順流而出。其子安坐其中。卒抵一國。不知其名。既登岸。則見一大城橫於前。城中閭寂蕭條。似鮮人跡。入城。抵一室。忽遇一白蛇。蛇。魔姬也。見其子至。倏化爲人。大悅曰。君果拯我而來耶。吾待君十二年矣。吾知拯我者。非子不可。今夕有十二人至。面皆鰲黑。以鏈周其身。彼輩問君何語。君勿之答。惟其所爲。雖夏楚鞭扑。忍受之。莫發一詞。一交十二時。彼輩必去。次夕更有十二人至。第三夕。則有二十四人。彼輩見汝不之答。或且斷汝脰。然十二時一至。則皆盡喪其權。吾得釋此大魔難。則必以救生之水。濯爾之身。爾甦。且當康健如恆。其子從之。所言果一一皆驗。及第三夕。姬果救之甦。抱其項而與之親吻。二人遂結婚於禮拜

堂。自此滿城熙樂。其子卽爲一國之主。名曰金山大王。夫妻好合。末幾。后誕一子。韶光迅速。忽忽八年。一日王忽思及老父。必欲歸省之。而后則恆尼其行。曰。君不聽妾言。禍且至矣。王哀懇再四。后不得已許之。臨別。后贈如意指環一枚。曰。取此以約君之指。凡有所欲。無不立至。惟須允我一事。不可以指環之力。而召妾於君父之前。王許之。御環於指。發願欲至父所居之城。頃刻而身在城門下矣。衛士見其服飾詭奇。拒不納。王乃登山入一牧者所居。假其舊褐。衛士不察。遂得入城。既抵家。其父已不之識。王自承爲商人子。商人弗信。謂其子已早亡矣。且見其衣似貧窶之牧者。遂言非是。其人堅請曰。吾身上豈無一痣。足以表明我爲若兒者乎。其母在內聞之曰有。吾子右臂之下。有一痣。若覆盆然。爾有之乎。其子袒示以痣。然後其父母始信所言之確。骨月相見。喜可知也。旣而子言兒今爲金山大王。娶一公主爲妻。有子已七齡矣。商人曰。此必不確。世詎有名王出狩。而服牧人之褐者乎。其子急欲自實其言。顧無可爲證。遂忘前日之諾。旋其指上之環。召后及太

子至。俄頃而二人已立其前。惟后涕泣而言。謂其背諾。禍不遠矣。王力慰之。后狀似稍寧帖。其實不然。蓋彼已蓄他志矣。一日王偕后散步城外。示以當年破艇飄流處。既而王坐於地上曰。吾憊甚。卿坐吾旁。吾將支首於卿之胸前。少睡片時。王既熟睡。后潛脫其指上之環。率太子遁歸其國。迨王醒。孑然顧影。悽惻不勝。又視指上之環。亦已失去。因嘆曰。吾不能返家矣。苟返家。父母將目我爲妖人。今惟有浪游四方耳。他日或得機會。以返吾國。王於是悵悵而行。久之。行抵一山。有三碩人。方以析產故。爭論不決。見王至。乃呼曰。若來此。可爲吾曹作公證人。代之析產。王唯唯。詢其產。則其一爲刀。佩是刀者。但口呼頭落二字。是刀卽能飛出。而疾斬仇人之頭。其二爲衫。衣是衫者。能隱身而化形。惟其所欲。其三有靴一雙。人著之。欲何往。卽何往矣。王謂如此奇寶。必一試之。而後可定其軒輊。於是碩人首以衫與王。王欲爲蠅。俄頃而身已化蠅矣。王曰。佳哉衫也。請更與我以刀。碩人皆曰。不可。子必先許我曹不云頭落。然後與子刀。不然。吾曹殆矣。王允以樹試刀。碩人始

與之。繼請靴。三者既得。王發願至金山。頃刻而往。碩人於是失其產。既不必析。亦無可爭矣。王既至城外。聞樂聲雍雍。不絕於耳。居人皆告之曰。今后氏改適。將成禮矣。王乃急加衫於身。潛行入城。立於后側。人皆不之見。每遇供饌。后未及食。王卽取食之。侍者奉酒一卮至。后甫伸手。而卮又空矣。於是后始知戒懼。漸萌悔心。入室而泣。王從之。后曰。嗟乎。邪魔困我。乃無一人拯我者耶。王曰。爾負心人。拯爾者至矣。且密邇於若之左右。然彼豈能堪此耶。遂出而逐客。謂王已返國。不必舉婚。於是廷臣百僚及賓客等皆起而訕王。王不與辨。但問曰。爾曹尙不退耶。客羣起欲執之。王拔刀一呼。賊頭皆落。遂仍爲金山大王。而夫婦偕老焉。

金鵝

一人有三子。長與次皆慧黠。幼者曰達默靈。性誠篤。年少而愁。家中人咸狎侮之。一日。長子荷斧將出。赴郊外伐薪。其母與以美餌及酒一瓶。俾於傭作時。藉以蘇困。長子出。迤邐入林。忽與一侏小之老人遇。老人前請曰。爾瓶中之醞。盤中之馘。

能少以饋我乎。我饑且渴。不可忍矣。長子笑曰。敬謝汝。汝毋作此想。是區區酒饌。我一人且虞其不給。言畢。逕去。既而長子運斤伐一樹。偶一失手。刃中左股。不得不歸家治傷。此則侏小之老人造殃也。次子繼出。其母亦與之餌及瓶酒。此侏小之老人又至。求食如故。次子亦拒之曰。吾酒饌焉能饋汝。行矣。毋溷乃公。老人怒。必欲報之。俄而次子甫一運斤。又中右股。不得已亦歸。於是達默靈言於其父曰。吾父。吾亦欲往伐薪。父答曰。爾不見爾二兄乎。今皆斃矣。爾益少不更事。不如毋往。達默靈請之甚堅。其父卒謂之曰。爾去。爾童騃。不大創不知止也。其母僅與以乾麩。及酸啤酒一瓶。達默靈至林下。老人又至。前請曰。吾饑且渴。子能以酒殺餉我乎。達默靈曰。吾僅有乾麩。及酸啤酒耳。子如愜意。吾儕可共坐食之。二人皆坐。達默靈出麩。則已化爲佳餌。視酸啤酒亦化爲美醞。二人歡呼飲啖。既醉飽。老人起而言曰。吾觀子宅心殊仁厚。以酒饌餉我。我當錫福於爾。聊爲報酬。彼處有一古樹。試斲之。則其根下有物。子必得之。言已。卽別去。達默靈如言往。伐樹。

樹仆。則見根下有穴。一鵝處其中。毛羽純金。光華射目。達默靈大喜。急捉之。入一小逆旅。將假宿。逆旅主人有三女。見鵝。大異之。謂爲奇禽。咸欲拔其尾上之羽。長者曰。吾必覓一機會。拔彼一羽。已而達默靈出室散步。長女卽潛入。手甫觸鵝。頓木然癡立。寸步不能動移。次女至。亦思得羽。甫近其姊。則亦僵立。三女又至。二姊皆呼曰。止。止。其速去。妹不達其指。私念曰。彼二人在斯。吾何不可往。趨就之。亦木立如姊狀。三人互相癡視。不復自主。竟夜與鵝爲伴。翌晨。達默靈起。取鵝出。則三女亦從之。出行亦與之俱行。頃之。抵野次。一牧師遇之。詫曰。一少年行田中。而三女子乃逐其後。此種形狀。寧不自羞。於是趨前數步。將挽三女而止之行。詎甫傍其身。則牧師亦不自主。逐隊而行。牧師之書記自後至。見主人尾從三女子後。大異之。呼曰。哈羅。哈羅。爾何之。胡奔之速。今日尙須舉行錫名之禮也。且呼且趨。執牧師之袖。手未及舉。則亦從之行。五人透邇魚貫而進。又遇二役夫。肩荷鋤。方罷役歸。牧師見之。大號求釋。二人一傍身。亦從行如前。於是達默靈挾鵝前走。七人

奮步逐其後。久之。抵一城。城中國王方御極。有一女公主。風貌絕佳。而淵靜沈穆。對人未嘗輕笑。王乃通告天下。有能使公主一笑者。卽妻之。適達默靈挾鵝至。從者亦至。公主見七人肩相摩。踵相擊而奔。不覺大笑。吃吃不休。達默靈遂得尙公主。卽日成禮。後達默靈嗣王位。夫婦和樂。共偕老焉。

狐夫人

一老狐有九尾。性甚狡獪。且多疑。時慮其妻事夫不篤。心疑之。一日。忽僵臥榻下。僞爲已死也者。狐夫人哭泣歸房。扃戶而坐。其竈下婢。乃一貓也。方倚鱸坐爨。忽聞有人叩關聲。且問曰。貓姐。爾其睡乎。貓啓扉。則見一年穉之狐。乃微吟曰。白日妾不睡。請君莫多疑。新造白醞香。留餐君莫辭。狐曰。敬謝汝。狐夫人今何如矣。貓又吟曰。寂寞坐高樓。薄命淚空流。堪歎丈夫死。竟日赤雙眸。狐曰。請往語之。有一幼狐來。願娶之。貓唯唯。叩扉入狐夫人室。告以幼狐語。狐夫人問曰。彼貌若何。其亦有九尾否。貓曰。噫。彼僅有一尾耳。狐夫人曰。如此。吾不能適彼。其謝之。貓乃下

樓謝客。客自去。未幾。又有一狐至。僅生二尾。狐夫人不甚歡迎。亦謝之。續來者更有數輩。均不愜夫人意。厥後果得一九尾之狐。竟與老狐無異。夫人聞之。躍起歌曰。貓奴開窗戶。招朋來赴筵。棄去故人骨。窗外碧衢前。迨婚筵既備。則僞死之老狐。突然躍出。執挺大呼。盡逐諸客出門。而狐夫人亦與焉。久之。老狐真死。有一狼來。叩其門曰。門庭何寂寂。簾幕何沉沉。釜中香且沸。借問君奚烹。貓曰。麩齧和牛。渾將爲今夕。勸君留共飯。當進酒一罇。狼曰。敬謝汝。狐夫人今在家乎。貓曰。寂寞坐孤幃。腸斷淚雙墜。狼曰。嗟嗟狐夫人。哀哉老狐死。夫人意若何。我願爲其壻。貓曰。此不可知。先生少坐。妾試往語之。於是貓入見狐夫人。具以狼語告。狐夫人曰。彼亦赤足而利喙者乎。貓曰。否。狐夫人曰。若是。則吾不能嫁彼。貓出辭狼。狼去。而犬羊熊獅之屬。各先後至。然均有不及老狐之處。狐夫人一一辭之。厥後來一年穉之狐。狐夫人問曰。彼亦赤其足而利其喙乎。貓答曰。然。狐夫人乃歌曰。貓奴作速治華堂。故人骸骨棄道旁。老賊死矣我且喜。招彼風流少年郎。合歡筵開。

鐘聲動。親朋逐隊歌舞忙。式飲式食樂未已。不識何時始下場。

韓賽露及葛律德露

一日。韓賽露執其妹葛律德露之手而言曰。自吾母亡後。吾二人遂無一日之樂。繼母遇吾二人酷甚。日施鞭撻。食則不過麤糲之麪皮。視彼犬之臥於爐次者。優樂且弗之及。彼猶有人投以美馘。吾曹則曾未有焉。嗚呼。天心胡大不仁乎。今吾與爾遁逃出。攜手以游四方。何如。二人出門。竟日跋涉於曠野。薄暮。投一大林。二人既勞且疲。又餓甚。於是共坐一空樹之中。相倚而睡。及晨。朝暾既出。烘林曝空。樹奇溫。韓賽露曰。妹。吾渴甚矣。必覓溪以解吾渴。且汲水供爾。爾試聽之。彼處似有流水聲。殆溪不遠矣。韓賽露乃起執其妹之手。共往覓溪。然其殘酷之繼母。實非人。乃一怪也。自二人之遁。彼已知之。潛從二人後。將加之禍。二人行行未遠。果見一溪當前。清流激石。韓賽露欲就飲。葛律德露俯聽溪聲潺湲之中。若曰。飲此當化爲虎。因呼曰。唉。兄不可飲。飲則必化爲猛獸。將噬我矣。韓賽露雖渴甚。然亦

勉從其言。曰。吾待第二溪而飲之。至第二溪。葛律德露俯聽之。則聞溪聲曰。飲此者化爲狼。葛律德露呼曰。兄乎。其勿飲。否則必化爲狼。將噬我矣。韓賽露又不飲。曰。吾待第三溪則必飲矣。我實渴甚。二人至第三溪。葛律德露聽之。聞溪語曰。有飲於此者。當化爲麋。葛律德露曰。噫。兄仍不可飲。否則將化爲麋也。然韓賽露此時渴極。焦燥至不能復耐。不得不飲。詎水方沾唇。而其身已化爲麋矣。葛律德露至此。既駭且悲。痛泣不已。而麋亦兩淚交流。依依其側。葛律德露曰。吾親愛之麋乎。爾勿去我。我與爾永永不相離矣。乃脫項上金環。而寘於麋之頸。折葦編爲柔組。繫之。牽麋而行。迤邐入森林。抵一小舍。葛律德露窺之。則見舍中虛無人焉。自維曰。吾二人曷不暫居於此。遂出採綠葉青苔。鋪地作輦茵。俾麋寢其上。晨則擷果實之類自食。而取芳鮮之草。以飼其伴。且使自其手中食之。麋亦歡欣鼓舞。繞躍其前。及夕。葛律德露憊甚。誦禱既畢。以麋爲枕。支頭而臥。斯時使韓賽露得返其本相者。則二人且共相慶幸。以爲一生之樂無涯矣。一日。國王率獵士大蒐於

此。覺聞四周鳴角。及馬嘶犬吠聲。必欲出而視之。曰。妹。盍令吾出赴林外一觀。吾甚鬱鬱。不能久居此矣。妹不可。覺請之堅。妹乃許之。但囑曰。天晚宜卽返。吾闔扉以堵狂暴之獵人。爾若叩關。則宜輕呼曰妹。使吾入。吾知爲爾。卽啓扉。子而不言。則吾必嚴扃弗應也。於是覺躍而去。騰空跳踊。如鳥出籠。王及獵士瞥見此神駿之物。亟追之。顧不能及。旣而將及。擄矣。而彼又一躍入深莽中。倏忽不見。天將昏暮。覺奔而歸舍。叩門而呼曰妹。速使吾入。其妹啓小扉。覺躍而入。竟夕酣臥。輒裊之上。意至愉快。翌晨。獵事又作。覺聞鳴角聲。則又曰。妹爲我啓關。吾欲出矣。其妹又縱之去。語之曰。暮歸。記爾所宜言者。勿忘也。王及獵士見金頂環之覺。又至。起逐之。然覺行實剽疾。竟莫能獲。追之竟日。厥後乃合圍之。並創覺足。覺且蹙且行。竟走脫。踉蹌奔歸。一獵人密隨其後。伏匿而聽之。則聞覺呼曰妹。速使吾入。於是扉闢而覺入矣。獵人嘿誌其處。返王所。具以所見告。王曰。吾當於詰朝圖之。葛律德露見傷其摯愛之小覺。惶駭殊甚。乃爲之濯血敷藥。曰。吾之愛覺。爾歸寢。創輕。

當卽愈也。翌日清晨。患果愈。至於獵人鳴角時。則此弱小之物。復躍然起曰。吾不能久居此。當出而一觀。今日吾自當意。必無意外虞。葛律德露曰。吾料之審矣。此行爾其死乎。吾必不使爾往。覺曰。必欲錮我。我將抑鬱而死。蓋吾聞角聲而幾欲奮飛矣。葛律德露不得不縱之出。怏怏啓門。覺則欣然躍而入林。王見之。謂獵人曰。窮一日之力。必追擄之而後已。惟爾曹慎勿傷之。衆應命。夕陽西下。而覺猶未獲。王遂盡遣衆獵人。而獨留前尾覺者。曰來。盍示吾小舍所在。其人導王至門。亦輕叩而呼曰妹。速使吾入。門闢。則一年少之女郎在焉。風貌翩翩。佳麗絕世。惟因見入舍者非覺。乃一金冕之王者。驚顧失色。而王則溫顏怡色。握手殷勤。低語曰。女郎。倘女郎不棄。而允與余偕返者。當册立爾爲王后。女郎曰。可。惟吾必攜覺而往。吾與彼不忍片刻離也。王曰。敬諾。吾許爾一生與彼共處。語時。小覺躍而入。女郎繫組於其頸。遂別林中之小舍。偕王返宮。卽日舉行婚禮。葛律德露復盡以往事告王。王使人捕怪而滅之。於是小覺之魔解。倏忽之間。仍化爲女兄韓賽露。兄

妹雅相憐愛。一生同享幸福焉。

金髮三莖之碩人

一窶人生一子。方呱呱墮地時。卽有占卜者流。謂是兒福星照命。年十四。必尙公主。兒育未久。適國王微服過是村。以諮訪民間之事。聞人言曰。此間有一窶人。誕一子。人皆謂其有福。兒年十四。命中當尙公主。王聞之。心滋不悅。乃往窶人所居。問其父母願鬻兒否。其父母皆曰否。客請之堅。且願獻巨金。其父母固貧甚。口腹且不給。見金心動。私念兒有福相。必無災。遂許之。王旣得兒。寘諸篋。跨馬而去。旣而抵一深淵。王取兒篋。投諸水。且祝曰。小子終不能妻吾女矣。篋順流而下。若有仁惠之神監之。水不及兒。約去王都二英里。篋止於一磨坊之前。磨坊主人見之。取長篙拽之起。覺篋甚重。疑內儲黃金。迨篋發。則得一佳兒。方對之嬉笑。磨坊主人夫婦時方無子。一時如獲掌上珍。相視大樂。俱曰。此天賜我也。二人撫之甚慈。鞠育盡瘁。及長成。秀慧逾常兒。見者咸爲之欣羨。十三年韶光。倏忽易過。一日。

王偶過其地。見之。問主人曰。此若子乎。主人曰。彼孩時坐一篋中。浮沉水上。臣因救而育之。王曰。幾何時矣。主人曰。約十三年矣。王曰。佳哉。此少年。吾欲使彼齋一書於后。爾其許之乎。果爾。吾心甚喜。當賜金二錠。以謝其勞。主人曰。惟陛下之命。蓋王頓悟其人。卽爲當年謀溺之孩。乃寓書於后。其辭曰。賣書者至。則請殺而瘞之。宜於寡人未返宮以前。卽速辦妥。少年以書行。日暮迷道。折入一荒寂之林。久之。似見遠遠有燈光。向光而進。則見光自一小舍出。前叩之。一老嫗啓扉。見少年。則大驚曰。爾自何來。將何往。少年對曰。吾將赴王宮投書。不期迷途至此。幸許我下榻一宵。嫗曰。子大不幸。乃來此。此盜窟也。盜歸。恐將不利於子。對曰。吾疲茶實甚。不能再行矣。惟嫗爲我謀之。乃寘書於案。仰臥一榻之上。須臾卽酣。旣而盜歸。見之。問嫗曰。此少年何人。嫗曰。彼欲齋書於后。而喪道至此。吾惻然心動。因留之宿。盜攬函發之。讀其書辭。知王命戮使者。盜大笑。毀其函。而戲作一書。命后待少年之至。卽以公主嫁之。旣畢。盜亦不驚少年。任其安寢。翌晨。少年醒。嫗示以途。少

年遂往。后誦書。立即摒擋婚事。少年固翩翩秀美。公主亦甚悅之。願侍巾櫛。越數時而王返。則見占者之言果驗。雖以王之狡譎。而此有福少年。仍得尙主。王於是追問其故。且及前日賈寄之書。后曰。書在斯。陛下自觀之。王閱書。則書已爲人易去矣。乃嚴詰少年。胡得私易御書。少年曰。臣不知也。此必臣中夜熟寐後。彼盜竊爲之。王大怒曰。爾不得吾命。而敢擅尙公主。罪應死。今與爾約。爾苟能身入怪洞。而盜得彼妖王頭上之金髮三莖者。則貸爾死。不然。不爾宥也。少年曰。臣當試爲之。遂與公主告別。出門而行。初至一城。衛士止之。問少年習何業。知何事。少年大言曰。吾一切皆習之。靡所弗知。衛士曰。果如是。則爾正吾曹所需之人也。今市上噴泉忽竭。滴水不出。君試言之。苟得其故。則當以二驢載金以畀汝。少年曰。此吾所大願也。且待吾返而言之。少年遂行。又至一城。衛士亦問其所習之業。所知之事。少年大言如故。衛士曰。然則試舉一事求教於君。此間有大樹一株。歲產金黃之蘋果。今忽焉而葉落且盡。斯何故歟。少年曰。俟吾返而語汝。言已。又行。厥後乃

至大湖之濱。喚舟而渡。於是舟子亦問其所習所知。少年答如前。舟子曰。吾操舟爲業。既勞且疲。而遇人喚渡。吾卽若有不得不濟之者。以此恆不獲自由。子苟有以教我。我當厚酬子。少年曰。須之。吾歸則必舉以告爾。無何。少年行抵怪洞。洞中幽黑陰森。令人毛戴。是日適妖王外出。其母方坐於門外。見少年至。問曰。少年。子欲見何物。少年曰。吾欲得妖王頭上三莖之金髮。嫗曰。噫。彼苟歸。子禍且不測。雖然。吾當爲子圖之。嫗乃用術變少年爲蟻。令匿於己之衣襟間。少年自顧其身。已渺然化爲一蟻。喜曰。甚善。然吾更欲知三事。城中噴泉何故竭。樹產金黃蘋果者。何故而無葉。舟子何故而久羈於職業。嫗曰。難哉。問也。俟吾拔吾子金髮時。子靜聆其言。卽知之矣。日旣夕。妖王乃歸。則碩然一碩人也。狀貌獐惡。哮聲如雷。甫入室。卽躑空氣而呼曰。此間不佳。吾嗅之。似有生人氣。碩人且語且四覓。顧不得人。老嫗訴之曰。爾又顛倒吾室中之物。何也。吾頃方一一整治之。疲勞特甚。而爾乃弗之顧。是問安得有生人者。碩人乃止。旋支首於嫗之胸前而睡。俄頃卽酣。嫗潛

拈其金髮一莖。拔之。碩人震顛而呼曰。噫。爾何爲者。媼曰。頃有一夢擾我。顛頓之中。遂揪汝髮。碩人曰。何夢。媼曰。吾夢一城市之上。噴泉忽焉而竭。不出滴水。其故何也。碩人曰。唉。爾乃不知其故歟。噴泉之中有一石。石下蟾蜍居之。水爲之塞。誅蟾蜍。則水自出矣。言旣。碩人又睡。老媼又拔其一髮。碩人怒曰。爾果何爲者。媼曰。毋怒。吾昏睡中爲之。蓋吾夢入一大國。國中有一樹。歲產金黃之蘋果。今樹上葉落且盡。其故何也。碩人曰。吾知彼中之人。亦甚樂聞其故。此非他。有鼠嚙樹之根耳。但殺鼠。蘋果自生。不爾。樹且槁矣。今吾當安睡。毋再相擾。於是碩人又睡。媼聞其鼾聲。則又拔第三莖之金髮。碩人躍起。怒吼若狂。媼則溫語解之曰。此真奇夢。頃吾又夢見一舟子。日駕舟往來於湖上。欲罷不能。此豈有魔驅使之乎。碩人曰。彼駭昏之舟子。苟授其舵於舟客之手。卽得自繇。而他人不得不承其乏矣。語已。遂安睡。翌日清晨。碩人起。旋卽出門。老媼乃以金髮三莖付少年。並告以三問。何以置對。然後遣之。旣而少年至舟子處。舟子固識其人。問之如故。少年曰。先濟我。

我當語爾。舟既抵岸。少年遂語以授舵於舟客之策。言已即奔。既而抵一城。則枯樹之所在也。少年乃語衆曰。此樹之下。有鼠嚙其根。故樹日就槁。殺鼠。則金黃之蘋果生矣。衆感而盛餽之。少年仍行。繼至一城。即泉竭之處。衛士請其答前問。少年一一語以故。衛士喜甚。果以二驢滿載黃金畀之。於是此有福少年。安然返國。其妻見之。又聞其所歷之事。不勝欣喜。少年遂以金髮三莖獻於王。王亦無以難之矣。又見少年擁無數之財物。不禁譴呼曰。少年。爾何從得金爾許。少年詭對曰。得之湖濱。今彼地存金尙夥。王曰。請子相告。吾亦欲往取之。少年應曰。可。陛下此去抵一湖。即呼舟子。命濟之彼岸。則金富且如沙石。是貪婪之王聞之。果往湖濱。呼舟而渡。既登舟。則舟子立以舵授之。疾躍登岸。掉頭不顧而去。王至此。無可奈何。乃承其乏而駕舟於湖上。此則其造孽之報也。今試問曰。王其至今駕舟乎。則讀吾書者必知之矣。夫人孰惡逸而喜勞。而願代之執舵者。

夕陽將下。暮景蒼茫。一幼稚之公主。閒步入林。坐涼泉之側。手中執一金球。投空而上。復張手承之下。以是爲娛。此金球固公主所心愛者。已而投球愈高。公主承之。偶不慎。球忽墮地。輾轉而入於池。公主奔視。則池水深深。渺不見底。不知球沉何許矣。公主喪球。大戚曰。嗟乎。設有人出我金球者。吾願捐其美服奇寶。及一切浮世之所有而與之。公主語未畢。忽有一蛙伸首出水。問曰。公主。爾何爲悲泣。公主曰。咄爾賤蛙。爾焉能爲我謀者。吾金球墮於池矣。蛙曰。吾能出之。但吾不欲得寶物。而欲得公主之愛情。公主苟許我食同盤。寢同榻者。則吾必出球以還爾。公主私念曰。賤蛙言何荒悖。顧彼居水底。實能爲我覓球。吾不如佯允所請。以求珠還。遂語蛙曰。諾。子能負球出。則當惟命。蛙聞言。卽俯首入水。少頃。果負球而出。委諸地上。幼公主見球則大喜。奔拾之。遂不復以蛙爲念。返身而走。蛙在後呼曰。止。止。公主。爾旣見許。當挈我偕行。公主置若罔聞。逕疾奔返。翌晨。公主方坐而御餐。忽聞墀下疊發奇響。俄而漸近。則有一人輕叩殿門而歌曰。卿卿試開門。開門納

情郎。莫忘當日語。寒泉碧樹旁。公主啓扉。則見一蛙立門外。不覺大驚。急闔門。倉皇歸內室。王見公主驚懼失措。訝問何故。公主曰。有一穢賤之蛙。立於門外。昨彼爲我拾球於池中。我許彼與我同處。以爲彼固不能出池也。不謂彼今在戶。且將入矣。言未竟。蛙又叩門而歌曰。卿卿試開門。開門納情郎。莫忘當日語。寒泉碧樹旁。王語公主曰。爾既有諾。不可不踐。不如納之。公主乃啟門。蛙一躍入。徑至案下。謂公主曰。請寘我於案上。傍爾而坐。公主從之。蛙曰。移盤少近。使我可食。公主又從之。蛙縱噉既飽。則曰。吾憊矣。挈吾登樓。而寘於若之小牀。公主乃手握之。置諸繡榻之上。蛙酣睡竟夜。天明。躍而起。下樓出門去。公主喜曰。彼去矣。從此當不我擾矣。詎天將夕。又聞叩戶之聲。門闢。則蛙又入。仍臥於公主之枕旁。天明又去。第三夕亦然。翌晨。公主寤。張目四顧。則大愕。蓋蛙已不見。惟見一翩翩佳公子。美目流眄。風神絕世。亭亭立公主之牀頭。謂公主曰。我王子也。爲惡怪所迷。身化爲蛙。必待有公主出之於池。而並臥於其牀者三夕。而後魔乃解。今得卿。幸已解此毒。

魔矣。吾今無所求。惟願與爾攜手歸國。共締婚姻。我二人當一生相憐愛也。公主大悅。遂許之。二人方切切私語。忽聞門外喧聲。則迎迓王子者已至。華輿一。良馬八。衛士簇擁而前。一老僕從其後。見主人之厄運已終。喜溢眉宇。王子遂攜公主返國。即日行結婚禮。夫妻偕老。富貴無量。

狐及馬

一農人蓄一馬。馬事主。忠奮而勤勞。久之。馬漸衰老。力不能任役。農人遂不給以食。且逐之曰。吾今無需爾。爾可速離吾廄。待爾強健過於獅。而後取爾歸也。遂啟戶驅之出。馬被逐。不勝悲楚。徬徨於森林中。冀得一處以蔽風雨。忽有一狐至其前。問曰。吾友。胡爲悲楚若是。馬答曰。唉。主人忘吾數年之功。而憾吾今日之老不勝役。則放逐之。且謂余曰。使爾強健如獅。則取爾歸。夫吾焉有此強健如獅之一日哉。苟有之。則彼亦不爲此言矣。狐笑曰。爾毋憂。吾當助爾。爾試臥地。伸體若僵。僞爲已死也者。馬從其言。狐遂赴獅所。語獅曰。距此不遠。有一死馬。爾從我往。則

可以得飽餐。獅大悅。立出門。從狐至馬所。狐曰。是地往來者衆。爾不能安食於此。吾告汝一策。吾繫爾於馬尾之上。爾起去。則挽馬以歸。爾乃可徐徐食之矣。獅從其策。於是靜臥以待狐縛。狐出不意。力縛其四足而繫諸馬尾之上。縛既畢。則叩馬而呼曰。叱叱。速奔。馬遂奔。曳獅而行。獅大哮吼。林鳥皆驚逸。奮全力掙之。終不得脫。而馬則一任其呻吟。奔馳益疾。未幾而抵主人之室。馬曰。主人。獅在此。吾今勝之矣。農人見老馬尙能勝獅。心中亦悔曰。汝仍居此。吾當善飼汝。於是此窮蹙之老馬。得食既豐。遂優逸以終其身云。

倫貝史鐵根

一工人生一女。貌絕美。聰慧無匹。其父恆以之炫耀於人。一日。其父誇語國王。謂女能繅纈而成金。王性固好貨。聞之。貪念大熾。遽命召女至。導往一室。室中積纈甚多。王與以紡軸一。命之曰。未晨而纈皆成金。則獲生。否則不赦。女郎力辭不勝任。弗聽。扃門而去。女遂煢居室中。自傷命薄。悲且泣。俄而門突闢。一小豎貌殊獐

怪。蹇而入。曰。女郎無恙耶。何爲悲泣。女曰。噫。王命吾織纈而成金。吾不知所措。故悲泣。豎曰。苟吾能代爲之。子將何以報我。女曰。以我項環贈汝。豎聞言。卽就坐紡軸之側。意殊自得。軸輪才數旋。則功已竟。蓋纈皆成金矣。王入見之。乃大驚喜。然王所欲甚奢。仍幽女不釋。且督令更爲之。女又不知所措。獨坐而泣。未幾。豎又啓戶而入。問曰。子奚以餽我。我當更爲子執役。女曰。指環。豎得指環。則又搖輪而紡。翌晨。功皆畢。王見滿室燦燦皆黃金。不勝喜悅。然其貪心仍未饜。遂導女入一高大之室。積纈尤多。曰。今夕俱紡之成金。則册爾爲后。王去。豎又至曰。今已第三次矣。子更將何以餽我。女曰。吾已無長物。奈何。豎曰。然則爾爲后後。必以初媿之嬰與我。其許之乎。女圖維曰。此必不可。特欲求其執役。無可如何。遂允其請。於是豎又爲之執役。翌日。王見之。始躊躇滿志。遂妻之。於是此工人之女。竟爲王后。未幾。誕一皇嗣。后初甚欣喜。蓋已忘其前日之諾矣。一日。豎忽至。向后索嬰。后至此。則又大戚。願獻其舉國之財。以贖其子。弗獲。后涕淚盈顙。哀懇良久。豎色始稍霽曰。

吾今予若三日之限。三日之中。爾苟能舉吾名者。則留若雛。后徹夜不寐。窮索平日所聞之異名。更勅使者四出。遍訪國中奇僻之人名。翌日豎至。后乃歷舉帖墨臺、明社敏、冉理邈、諸名。凡所聞所知。無不畢舉。豎則一一答曰。非吾名也。后大窘。第二日則舉素所聞滑稽之稱。如彎足隆背曲脰之類。顧此侏小之豎。則又一一答曰。非吾名也。至第三日。一使者返曰。臣祇聞一名。昨日偶登高阜。見森林灌木中。有無數狐兔。正相聚語。旁有一小廬。廬前烈火方舉。一豎翹足繞火。高舞而歌曰。麥酒釀成麩。麩焙。庭前歌舞客筵開。吾名倫貝史鐵根。寄語女郎莫漫猜。后聞之。喜極而躍。比豎至。問曰。后。吾名何歟。后故問曰。約翰乎。曰否。湯默乎。曰否。然則非倫貝史鐵根乎。豎大呼曰。是必彼妖語之。是必彼妖語之。怒甚頓足。足陷地甚深。乃以雙手拔足而出之。奪門疾竄去。後不復至。

鵝女

一王后年事已高。國王薨後。僅遺一公主。風貌絕佳。既長。占鳳於遠方一王子。比

及婚期。公主摒擋行具。將適其國。后愛女甚。賜奩無算。凡金銀寶玩及一切服御之品。罔不具備。此外又賜以美婢一名。命侍公主往。二人各乘一馬。公主之馬曰。荊祿達。殊神駿。且能作人語。臨別。后又持小刀割髮一握。貽其女曰。吾女謹藏之。道中可以厭魔。母女乃悽然道別。公主藏髮於懷。上馬而行。一日。二人跨馬抵一溪畔。公主渴甚。語婢曰。子盍下馬。取金爵汲水於溪。以供吾飲。婢曰。否。子渴則子自下馬。伏於水濱而飲之。吾安能爲汝汲者。蓋此婢非他。實一魔也。公主聞之。噤口不敢答。遂下馬踞於溪旁而飲之。心中悲怨殊甚。莫可如何。乃低聲泣曰。嗟乎。吾傷何如矣。懷中髮忽答之曰。若使慈母知。傷心復何如。公主爲人溫雅而巽懦。故一語不及婢之無禮。仍上馬行。二人並馳道上。天方炎暑。無何。公主復渴甚。至一河。公主已忘其婢之出言不遜。仍謂之曰。請下馬汲水於金爵。以供我飲。婢答語益驕縱。直謂之曰。子欲飲則自飲耳。吾不復爲汝婢矣。公主下馬伏地。注目於奔湍之中。哭而言曰。嗟乎。吾傷何如矣。髮又答曰。若使慈母知。傷心復何如。公主

方俯飲。而懷中之髮忽下墮。逐流而去。公主悽惻未定。故未之見。婢見之。大悅。蓋髮者鎮魔之寶。是寶既亡。而公主在其掌握中矣。故公主飲訖。將上萇祿達。婢卽曰。吾欲乘萇祿達。若乘吾馬可矣。公主不敢不讓馬。未幾。又脫公主之袍。而以己所衣敗褐易之。計途旣近。婢又威脅公主曰。今吾爲公主。若爲婢。抵彼國後。苟以其事告人者。則必殺汝。公主不敢不諾。斯時旁無他人。此情此景。惟萇祿達實盡見之。於是婢乘萇祿達。而公主乘婢之馬。加鞭更進。瞬息而抵王宮。滿朝臣民。見之皆大悅。王子飛奔出迎。擁婢下馬。以爲此乃其真婦也。相將登樓。居之繡閣。而真公主則留居於庭外。此時王適臨窗而望。見公主神致秀麗。絕不類侍婢。乃入問新婦。此同來之人爲誰。而令獨立於空庭之中。新婦曰。彼侍婢耳。吾挈之來。道中恃以爲伴。今無需彼。盍督之操作。毋令疏懈。王沈吟有問。不得位置之策。旣而曰。可令往佐一廝養卒。爲我飼鵝。公主遂與廝養卒曰郭橐鏗者。共執飼鵝之役。踰數日。僞新婦忽謂王子曰。夫子。賤妾有一事。幸乞見允。王子曰。試言之。吾必允。

汝。新婦曰。命屠夫割吾馬之頭。此馬太狂暴。吾在道中。幾受其害。實則新婦恐弗祿達作人語。以其僞冒公主事告人耳。新婦之言一出。而忠義之弗祿達。遂見殺。眞公主聞之。爲之淚下。懇屠夫懸其首於城門。俾得朝夕出入。一憑弔之。屠夫果從公主之請。割其首而懸之城門。翌日侵晨。公主偕郭橐鏗出。仰視馬首。嗚咽而呼曰。好馬爾。頭懸。頭忽答曰。新婦爾流離。若使慈母知。傷心復何如。二人驅鵝出城。至於野次。公主坐於溪岸之側。披髮梳掠。髮爛白若銀。掩映朝暎。光耀耀射人目。郭橐鏗見之。大喜奔至。欲拔數莖。公主大呼曰。微風吹。微風吹。風吹童帽落。童兒遙相隨。吹重千山并萬壑。銀髮上頭君始歸。果爾山風倏至。吹落郭橐鏗之帽。越嶺而飛。郭橐鏗逐之。迨返。則公主梳掠已畢。髮已盤髻於頭矣。郭橐鏗大不懌。懊懍見於顏色。及晚。驅鵝而歸。翌晨。二人復出。公主仍憑弔弗祿達之頭。頭答語如前。俄而驅鵝至野次。公主復坐岸旁。梳掠其髮。郭橐鏗又奔至。欲拔之。公主疾呼曰。微風吹。微風吹。風吹童帽落。童兒遙相隨。吹過千山并萬壑。銀髮上頭君始

歸。於是風至。吹童帽如故。童奔逐如故。比返。則公主梳掠又竟。髮依然無恙。及夕而歸。郭橐鏗赴王所。愬之曰。吾不欲與女郎牧鵝。王曰。何故。曰。彼無所事事。則竟日以我爲戲。王曰。彼若何。爾試言之。郭橐鏗遂一一具告。王異之。命郭橐鏗明日仍偕女出牧。而已將潛躡二人後。以覘其異。翌晨。二人驅鵝而出。王匿於城門之側。備聞公主及第祿達問答之詞。既而抵郊外。公主席地坐。披髮而歌。山風倏至。郭橐鏗帽落。追逐久之。則公主已盤髮成髻矣。凡所見聞。皆一一如郭橐鏗言。心大怪詫。潛歸宮。二人均不之見。薄暮。公主驅鵝返。王呼之入宮。溫語撫慰。詢以何故如此。女至此。不禁淚流被面。曰。妾不能直陳於陛下。亦不敢告人。否則性命且不保。王追問益力。公主不能隱。乃盡舉往事以語王。王聞言。矜恤備至。立命賜宮袍披之。一時錦衣繡履。公主之風儀。益光豔射目。王亦聳肩凝視。讚羨不已。卽召王子至。語以所娶之僞婦。乃一侍婢。此蓋其真婦也。王子一見公主之姿容。亦大歡悅。不遑作他語。立命治宴。大饗朝士。新郎上坐。新婦坐其側。朝士驟見公主。皆

不之識。但覺寶帶香襦。神光離合。天仙化人不啻也。王於是一舉其事。語之座客。正言時。僞新婦冉冉至。王乃佯問之曰。今有一僞冒王后之人。將以何法懲治其罪。僞新婦曰。此易易耳。試製一甕。甕中遍植以鋒利之釘。推囚入。駕以二馬。使挽之巡遊市衢。其人必死。王曰。然則卿卽其人也。卿作法自斃矣。誠如卿言。請君入甕。於是此年幼之王。子卽王也卽日與眞公主結婚。後夫婦登極。享國甚久云。

忠義約翰

一國王高年寢疾。迨彌留時。顧左右曰。速呼忠義約翰至。約翰者。王侍也。王特寵愛之。以其一生事主。誠篤無貳。故呼之爲忠義約翰云。俄而約翰至榻次。王曰。吾之忠義約翰乎。吾祿盡矣。他無足念。惟念太子年稚。宜有人以輔佐之。吾意能不負此託孤之重任者。惟子而已。倘子以太子愚頑。而不願爲之輔佐。則寡人死不瞑目矣。約翰對曰。臣烏忍輕棄太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一身弗敢恤也。王曰。寡人可以死矣。旣死之後。子宜導太子游覽全宮。凡崇樓傑殿。及珍寶庫藏之屬。

可一一示之。惟有一殿不可輕啓。以殿內懸金穩公主之小像。太子見之。恐彼以此而召禍。卿其慎之。忠義約翰謹聽命。於是王倚首於枕而逝。太子卽位。忠義約翰遂告新君以易簀時之願命。且曰。臣必自踐其言。此心耿耿。新舊不渝。今之事陛下。猶事先王也。一身所弗敢恤。王亦泣曰。卿之忠義。寡人不敢忘。旣終喪。忠義約翰謂王曰。今可以一觀先王之遺業矣。臣當導陛下游覽全宮。於是約翰前導。王從之。一一觀覽其宮室寶器之盛。惟不及一殿。殿中卽懸金穩公主小像之處。故約翰不敢啓。遵先王遺命也。此像繪法精妙。栩栩欲活。而傾國傾城。見者輒爲之顛倒。蓋舉世無有能及其韻逸者。是冲齡之新君。見約翰恆過其門而不入。乃問曰。卿胡爲不啓此殿。約翰曰。此中有物。恐驚陛下。故不敢啓。王曰。寡人觀覽全宮。詎能獨遺此殿。且中有何物。吾必啓而一覘之。言時。卽欲排闥入。忠義約翰急止之曰。先君未沒。臣已有言。不敢以殿中之物示陛下。蓋臣所以慎之者。懼陷陛下與臣於大難也。王曰。卿不使寡人一觀此殿。則滋疑不釋。寡人且日夜不安。卿

必啓之。忠義約翰見王意已決。力諫不能止。於是怏怏取一鑰。前啓殿門。約翰先入。介於王及小像之間而立。冀王不之見。顧王乃引頸而望。驟見約翰之肩外。懸一美人小影。神采四射。絕世無雙。不覺魂魄爲之顛倒。喜極而暈。忠義約翰急抱之出。臥諸牀上。滿懷焦慮。切切自維曰。禍果降矣。天乎。吾將奈何。少頃。王蘇。卽啓口問曰。是誰氏之像。忠義約翰曰。此金穩公主之像也。王乃曰。吾愛是女至深。且摯。造於極巔。縱殺一身以求之。亦所弗恤。卿寡人之摯友也。其必爲我圖謀之。約翰沈吟良久。計無所出。厥後乃語王曰。臣聞此女性好黃金。凡彼室中几案杯匱。及一切之御用品。皆以金爲之。今陛下庫中貯金甚富。使鎔鑄而成各色玩器。及種種珍禽異獸之類。齎往以獻於公主。則惟陛下之福。是視。王乃下令大募國中冶工。窮日夜爲之。諸物旣備。載之登舟。王與忠義約翰俱衣賈人之衣。僞爲商販也者。相將泛權於海。未幾。遂抵金穩大王之國。纜舟於岸。忠義約翰請王姑留舟中俟之。曰。是行也。臣或能將公主以歸。而舟中則宜預爲整備。凡金銀寶玩之屬。

必一一陳設鋪張。使全舟絢麗生色。約翰語次。卽擇各式金貨之一。寘諸筐中。提攜登岸。旣抵王宮。則見一婉麗之女郎。方立池畔。手提金盃出汲。黃金碧波。兩相輝映。俄而迴頭見客。便問爲誰。約翰趨前謂曰。吾賈人也。特齎物求售。言時啓筐示之。女失聲呼曰。噫。美哉爾物。因一一取而觀玩。不忍釋手。曰。此不可不使公主見之。彼夙昔愛此種物。或盡沽之矣。乃導約翰入宮。蓋是女卽公主侍婢之一也。公主一見卽大悅曰。奇麗若此。亦云至矣。吾必盡沽之。約翰曰。臣不過富商之一傭耳。此區區者。以視彼舟中所有。則直無物矣。舟中所積金銀瑰麗之器物。殆如邱陵。誠不可以更僕數。公主欲命之盡運於岸上。約翰曰。是非累日不能盡。且繁富若是。雖高邸大宅之中。列屋數百。尙恐不足以度之。公主聞言。益怦怦然欲一覩爲快。遂謂約翰曰。盍導吾登舟。吾將親蒞以觀之。約翰欣然導公主往。王見之。狂喜。胸膈間物。直將躍躍而力制之。始稍稍恬靜。公主旣下。王引之入艙。忠義約翰與舵師立於後。卽時啟棹。轉瞬之間。舟已悠悠出海矣。王出金貨。一一示公

主。若盤若孟。若奇禽異獸之類。觀玩良久。公主顧而樂之。初不知舟之出駛也。迨觀覽畢。謝賈人欲歸。至於艙外。則見是舟去國已遠。四顧茫茫大海。一帆如飛。公主驚悚而呼曰。嗟乎。吾乃爲若輩所弄。今其虜矣。繼自今將聽命於浪蕩之賈人。吾毋寧死乎。王亟執公主之手。溫語慰之曰。吾非賈人。亦一王者也。與子同是天潢貴胄。所以設策取子者。則以吾鍾情屬愛於爾身。無計奈何。迫而出此。蓋吾當日曾一覩子之小影。卽至色授魂與。仆地暈絕。亦足見吾愛子之深也。公主聞之。意始少慰。厥後亦漸傾心於王。願爲其婦。時舟方泛於大海之中。忠義約翰居舳後。坐而吹笛。忽有三鴉排空而來。約翰乃輟笛。靜聽其相見作何語。蓋約翰者。固能通鳥聲者也。聞其一曰。彼行矣。挾金穩大王之女而去矣。其二曰。否。彼終不能得公主也。其三曰。彼已得之矣。公主不與彼並坐舟中乎。其一曰。是鳥足幸。吾知彼歸國之時。必有一馬赤似狐者。奔迓道旁。王乘之。則馬卽騰空而去。而王與公主永無相見之期矣。其二曰。誠然誠然。然豈不可以救乎。其一曰。可。彼馬鞍上橫

插一劍。苟乘馬之人。拔而斬馬。則王可以獲救。然誰則知之。且此拯王之人。必自頂至踵化爲石。其二曰。微特此。且更有進焉者。吾知馬雖死。王乃必喪其新婦。蓋當二人之入宮也。榻上必陳豔服一襲。燦燦若金銀所織。而其實則硫黃瀝青爲之。苟一著身。則烈焰四燔。禍且不測。其三曰。嗟嗟。豈其不可以救乎。其二曰。可。可。預使一人。舉服而投諸火。則王仍獲救。然誰則知之。且此拯王之人。必身化爲石。其一曰。未也。未也。吾所知且不止此。服雖燬。王仍必喪其新婦。蓋二人旣成禮。則將開跳舞會。是青年之后。苟一跳舞。則立即面色慘白。倒地若僵。脫斯時無人扶之起。刺其胸右。而爲之瀝血三滴者。則后必殂。然誰則知之。苟有知而救之者。其人亦必化爲石。鴉語畢。遂各鼓鬪而去。忠義約翰盡聞之。心悒悒不樂。又不敢以其事語王。蓋旣告之。則必舍生以救主矣。厥後乃自語曰。殺身成仁。吾不可不救。主以踐吾信。旣返國。果一一如鴉言。一赤駿奔躍而至。王曰。試觀之。彼來載朕還宮矣。方欲登騎。忠義約翰突躍出其前。拔劍斬馬。左右近侍之妬忠義約翰者。咸

呼曰。此神駿也。固將載吾王以返宮。約翰奈何擅殺之。王曰。聽之。彼、吾之忠義約翰也。彼所以爲此者。或有深意存焉。而若曹不之知耳。旣而入一殿。中有榻。榻上陳豔服一襲。燦爛若金銀。王將取服。忠義約翰遽前奪之。投諸火。近侍又懟之曰。試觀之。彼燬婚服矣。王又曰。聽之。是必有故。彼、吾忠義之僕約翰也。婚筵旣開。舞始作。后亦入舞。忠義約翰防範甚周。忽覩后面色慘白。旋踣於地。若已死者。急趨而扶之起。臥諸榻上。刺其胸右。瀝血三滴。后始蘇。王見之。不識忠義約翰之用意。怒其專橫。遽命下之獄。翌晨。獄卒引忠義約翰出。立於縊架之上。約翰請曰。願進一言而死。王曰。姑狗若請。約翰曰。臣一生忠誠自矢。今乃以是罪臣。寃矣。遂告王以海上鴉語。凡諸所爲。皆出於救主之心。王大呼曰。噫。吾之無上忠義約翰也。速宥之。速宥之。語未畢。而忠義約翰已仆地氣絕。立化爲石。王及后皆弔之。王曰。嗟乎。朕之所以報忠臣者。亦太酷矣。遂命舁此石像。置諸王寢殿之中。倚牀而峙。王晨夕觀像而泣曰。吾之忠義約翰。將何以使汝復生乎。踰數年。后舉二子。均漸長。

成。一日后赴禮拜堂。二子與其父共處。相撲爲戲。王又視石像歛歛而言曰。忠義約翰。朕將何以使汝復生乎。石忽答曰。王欲使臣復生。亦殊易易。惟須王割愛耳。王曰。寡人願盡棄浮世之所有。以之贖汝。石曰。然則請割二童之頭。而灑其血於像。則臣可生矣。王大震。惟念忠義約翰爲己殺身。不可不救。遂起拔劍斬二童之頭。灑血石像。而忠義約翰果甦。立於王前曰。王至誠格天矣。而一轉睫間。則見二童復起。躍酣嬉。若無事者。王益不勝狂喜。俄而后至。王欲試之。匿約翰及二童於複室。后至王前。王問曰。卿赴禮拜堂祈禱乎。后曰。然。妾念忠義約翰之誠。固無日不往祈禱也。王曰。賢哉卿也。朕欲使約翰生。惟不能不使二孩死。無已。其舍孩而取約翰乎。后聞之。面色蒼白。體顫心驚。然仍強自抑制。答曰。可以彼之大忠大信。吾儕無一不受其賜。固當救之。王見后意與己正同。乃入複室。挈二孩及忠義約翰出。曰。敬謝上帝。義僕重生。二童亦獲慶不死。遂語后以往事。於是彼此相視大喜。各感誦上帝不置云。



新 譯

新 撰



二册 八角

一册 二角五分

本書兼貞姬美人俠女。合一爐而冶之。言情則矢志不二。言俠則視死如歸。言武藝則巾幗而英雄。言意氣則胡越而肝膽。讀之覺可泣可悲。亦復可喜可慕。

本書述一極貧僑邸。却富女。婚貧女。閱盡艱難。終成美滿良緣。種種阻力。不期均為其種種助力。原著體物繪情。純用白描。其負有盛名也。固宜。譯筆亦能斟酌盡善。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最近

新譯小說

林紓譯

歐美名家小說 蟹蓮郡主傳

二冊 定價九角

書敘十八世紀法國革命黨謀刺攝政王事。革黨黨員某。於王有不反兵之仇。而於蟹蓮郡主有嚙臂之好。即受黨魁派遣之刺客也。蟹蓮郡主者。攝政王外婦之私生女。自幼寄居尼庵。初不自知為貴胄者也。而蟹蓮郡主之母。即刺客之兄之情人。被奪於攝政王者也。事迹參互錯綜。文字深入顯出。又得譯者以史漢之筆行之。倍覺出色。

西班牙宮闈瑣語

一冊 二角

書為西班牙那主歐里亞所撰。蓋自敘其一身小史者。二十年前。西班牙國家多故。自專制而立憲。立憲而共和。共和而君主。政界風雲。白衣蒼狗。革命之際。皇族流離瑣尾。以與法國貴族有姻婭。因避亂巴黎。求庇他人宇下。直至今王亞方朔即位。始得重視故國山河。郡主。亞方朔之妹也。以辛苦艱難備嘗之故。因富有平等自由思想。所敘宮庭中繁文縟節。雅有皮裏陽秋。歐里亞者。亦吾國德琳郡主之流亞也。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九十二編

短篇小說
卷下

時
調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兒童用書

彩五
精圖方字

八一
角盒

彩五
看圖識字

二二
角冊

一面有圖
兒童觀之
一面有字
自然識字

彩五
家庭教育畫

各三
冊

彩五
兒童教育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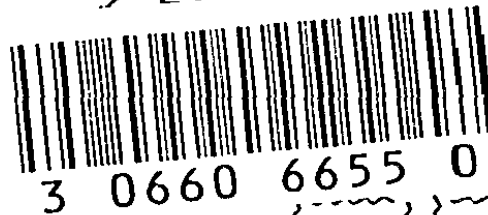
七每
冊

圖畫精工
文字淺顯
皆能明白

●以上各書為五六歲兒童之

童話

各第
五册



幼幼幼幼幼
稚稚稚稚稚
游唱識識作
戲歌數字法
二册二册一册二册一册

●以上為五六歲至七八歲兒童之用

授另
法有
教
二二二二二
角角角角角

童話

第
二集
每册一角

少年叢書

每册一角

少年雜誌

月出每册八分
一册全年八角

●以上各書為十餘歲兒童之用

彩五
加法盤

一份一角

彩五
九九數盤

一份一角

●以上為兒童習算之用

完全華商商務印書館發行

時諧卷下

青燈

一兵遠戍於外。偶因事被斥。腰中不名一錢。自念不知何以聊生。信步而行。竟日鬱鬱不得志。薄暮抵一森林。遙望有光熒然。自林隙射出。兵蹣跚趨步往。卒至一廬。中坐老嫗一人。兵請假宿一宵。且乞飲食。老嫗不之許。兵哀懇再三。嫗曰。吾乃不得不憐恤汝矣。第吾今留汝。汝明晨宜爲我治園以謝。兵欣然諾之。於是遂爲老嫗之客。翌日。兵如約治園。掃除清潔。竟日爲之執役。及夕。主人辭客。兵曰。吾今日工作殊勞頓。欲乞再宿一宵。其始老嫗堅不允。兵無可如何。乃得一策。謂明日願伐薪一車報之。老嫗始從其請。迨樵事既畢。天已向夕。兵倦甚。第三次又求宿。老嫗曰。今爾第三次求宿矣。吾可允爾。惟一言爲定。明日爾須爲我覓井底之青燈。兵唯唯。次晨。嫗導兵至井次。以長繩繫之而下。果如老嫗言。得一青燈。兵傳暗號於嫗。嫗挽之上。將至井口。嫗手約可探及。卽謂兵曰。盍先以燈授予。其意蓋將

與兵惡作劇。既取其燈。則仍陷兵於井底。顧兵已洞察其奸謀。曰否。俟吾平安出井。然後授若燈。嫗大怒。遽斷其繩。投兵於井底。并其數年企慕之青燈。亦棄之矣。是窮兵坐於泥淖之中。悵惘良久。自謂死無日矣。忽觸衣囊中。有管菸方半度。自念曰。吾不如畢吸之。蓋吾於世間之樂。盡於此矣。於是就青燈吸菸。既熱。煙霧迷蒙中。突見一黑侏儒出其前。曰。主人有何命令。兵曰。否。吾無所事事。侏儒曰。吾惟青燈是主。爾有青燈。吾於爾義當供職。一一惟命。兵曰。第一着子宜扶我出井。侏儒唯唯。立執其手而挽之。遂與青燈俱出。兵曰。請再圖一事。子宜使老嫗代我入井。侏儒又從之。未幾。果執老嫗至。投之於井。兵遂入老嫗之廬。盡劫其財物。揚長欲去。侏儒曰。不論何時。子苟需我者。但須熬菸於青燈。則我自至。兵沾沾自慶。其佳運。迤邐前進。抵一城。即投宿一大旅館。且命製鮮衣。治美食。一一措備既訖。呼侏儒而謂之曰。王遣我遠戍於外。而不給一錢。使我流而入於困乏之境。吾心甚恨。思必有以報之。今夜汝爲我召其女來。令彼侍寢。一一奉令惟謹。侏儒曰。此

則危險事也。然仍遵令而往。取公主於臥榻之中。公主方沈睡。侏儒挾之至兵所。次日天黎明。侏儒仍送公主歸。公主一見其父。卽曰。兒昨夜得一奇夢。恍惚有人挾兒駕空去。至於一兵所居之室。兒事兵。若爲其婢者然。王聞言。大異之。令於衣囊之下。穿一孔。而實豆於囊。使果如其言。而非夢境者。則豆必時時下墜於衢道。卽可尋迹而往。公主從之。惟侏儒已調知其謀。告之兵。兵令侏儒將豆遍撒衢道間。以亂其跡。使王不能辨孰爲公主之豆。詰朝。居人竟日爭拾豆。並訝其多。不知來自何許。王果無從辨之。乃謂公主曰。爾今夕可私攜一履往。藏諸其人之室。侏儒又聞之。至兵所。兵促其復迎公主。侏儒曰。今消息良惡。事且洩。恐將不利於爾。兵殊弗爲意。且促迎公主如故。侏儒乃曰。然則子謹誌之。明日天侵曉。子卽奪路而出郭門。遲則必不免。語畢而去。公主從父命。攜履往。私藏其室以爲識。公主旣返。王命大索城中。厥後果搜得之。兵雖逃亡。而行頗濡緩。緹騎追及之。執而寘諸狎狴之中。顧一事尤凶。當兵狼狽出奔時。遺其至寶之青燈。及錢囊。此時身畔僅

餘一突克。兵立於獄欄之旁。於邑不勝。忽見有一人趨過。乃呼之曰。吾遺一包裹於旅舍。子爲我取之至。則當以一突克奉酬。其人見如此重賞。果往取青燈及金返。於是兵爇菸於青燈。煙起。則其故人侏儒復出。謂之曰。主人毋懼。對簿時。主人但浩懷落落。一任其若何判斷。惟青燈必攜置身畔。謹誌勿忘。未幾。庭鞠此獄。讞成。王命縊兵於桁木之上。兵將出。遂以一事瀆請於王。王曰。何事。兵曰。此去道中。請許我吸菸一次。王曰。可。可。卽二次亦奚不可者。兵於是爇菸於青燈。俄頃而黑侏儒又至。兵曰。速救我。並戮行刑者。若夫王。則請戕其體爲三。侏儒執戈橫行。衆莫之敵。或殺或竄。須臾而盡。王再三乞宥。兵始赦之。而以其女爲妻。王薨。遂嗣有其國。

阿育伯德露

一富家婦寢疾。將彌留時。召其一女至榻次。囑曰。吾願爾勉爲世間賢淑之女。一靈在天。實鑒臨焉。言罷。閉目而逝。旣殯。葬於園。此幼女日必臨墓而哭之。女性至

孝爲人尤賢淑而慈祥。顧母死未久。而其父亦已別娶繼母。繼母挈其所生之二女至。二女貌美而心險。久之而反賓作主。轉嫉女若仇。而此伶仃之孤女。傷心之日至矣。一日。謂女曰。香閨之內。焉用汝廢物爲。夫人之食麩粿者。必其能先得麩粿者也。若子則祇宜與竈下婢伍耳。二女遂盡褫其身上之豔服。而與以敝衣。惡嘲毒罵。推之入廚。女不得不執此卑賤之役。未曙而起。汲水舉火。勞苦不可名狀。而二姊猶復時時苛擾。戲侮不止。及夕。女倦極欲睡。則不得榻。於是臥於竈次。橫身爐灰之中。不免塵垢沾污。面目驚黑。二女遂呼之曰。阿育伯德路。猶言灰中也一日。其父將赴市。先問二女何需。當爲購之。其一曰。需麗服。其二曰。金鑽及珠。父乃問幼女曰。兒今焉欲。女曰。父親歸家之時。道上遇樹條之拂帽者。請折其一以歸。父出。從二女之請。購美服珍珠及金剛石數事。及歸。乘馬而過林樹之下。忽有一低亞之枝。橫出道旁。拂帽幾墮。遂折之歸。以畀幼女。幼女攜往其母之墓前。植之塚上。大哭。血淚著條。條驟長茂。卒爲蓊鬱之嘉樹。女日必三臨壙而哭。旣而有一小

鳥至。築巢樹上。常與女敘語。女有所欲。鳥必與之。時值國王將大宴三日。凡女賓之赴宴者。王子將選其一爲婦。阿育伯德路之二姊。亦將赴召。遂呼阿育伯德路曰。若趣爲我曹櫛髮拭履。今日王開宴。吾二人將赴跳舞。女從命。待二姊粧竟。出而痛哭。念己亦欲赴跳舞。顧不可得。旣而自請於母氏。乞偕行。其母曰。汝阿育伯德路。身無完縷寸衣。焉能赴跳舞。女堅請不已。其母欲絕之。因曰。吾今撒一盂之豆於灰中。汝能於二時之間。盡拾之而不遺其一。則可赴宴。於是其母卽撒豆於灰中。女疾奔出後戶。抵園中。大呼曰。鳥乎鳥乎。爾曹其速來爲我助乎。語未畢。卽有二白鴿飛集廚牖之下。繼以鳩。又繼以各類之小鳥。紛紛振翮而至。俱集於灰中。二鴿伸頸先啄。羣鳥爭助之。揚灰於地。撥粒於盂。須臾而功已竟。鳥飛去。女奉盂於其母。意殊得。以爲今乃可以赴宴矣。其母則曰。不可不可。爾蓬頭垢面。又無衣。將何以舞。阿育伯德路請之益堅。其母曰。然則爾能於一時之間。而盡拾二盂之豆者。則可去。其母之意。以爲如是難之。乃可絕其請。遂又撒二盂之豆於灰中。

女復奔至園次大呼如前曰鳥乎鳥乎爾曹其速來爲我助乎於是厨牖之外二白鶴又率羣鳥至。爭集而啄豆。須臾已畢。儲之盂中。蓋猶未逾半時也。阿育伯德路大喜。以爲今乃可以赴跳舞會矣。起而捧盂入。其母則又曰。否否。爾不能去。爾無衣。將何以舞。徒辱門楣耳。言已。逕與其二女行。盡室以去。家中惟遺女一人。阿育伯德路感傷懷抱。坐於墓樹之下。高吟曰。嗟長榛之依依兮。安得賜我以錦衣。其鳥友自樹上聞之。遽奮翮翔去。從市中求得錦繡之衣。絢麗之履。攫而飛至。擲與女。女大喜。亟著之。而尾其二姊行。二姊見之。竟不相識。但見其雲裳霧縠。華美無倫。以爲是殆一貴公主耳。若夫阿育伯德路。則彼等固未之夢及。俄而王子趨出。見阿育伯德路。大相愛悅。立前執其手。與之共舞。竟日未嘗一及他人。其他賓客有請與女舞者。王子則答曰。否否。此女當與我共舞。舞罷。時已深夜。女欲歸。王子曰。吾當伴送爾。意蓋欲視女之居何所耳。然女殊不欲。旋乘其不備而遁。力奔歸家。王子逐之。女一躍而入鳩舍。闔其扉。王子徘徊片刻。其父亦歸。王子謂曰。有

一不相識之女郎。曾臨今日之會。今匿於此。盡視之。二人排闥入室。不見一人。入後則見一蓬頭垢面之阿育伯德路。身裹敝衣。橫臥於灶旁突上而已。實則女躍入舍。卽飛奔至樹下。盡解其美服。返諸鳥。然後仍衣敝衣。入廚下而臥。翌日宴又開。阿育伯德路之父母及姊旣去。阿育伯德路復至樹下。歌曰。嗟長榛之依依兮。安得賜我以錦衣。鳥又飛去。俄而將美服至。鮮豔更過於昨日。女著之赴會。見者咸驚其美。王子方凝立以待。見女至。則大喜。仍前執其手而舞。及夕。女將歸。王子又尾之。以矚其所往。然女行殊飄忽。俄入於宅後之園中。中有梨樹一株。枝葉森茂。其上熟果垂垂。阿育伯德路匆匆至。竟登其上匿焉。王子至此。又不知其何往。待其父歸。謂之曰。彼不相識之女郎。舞罷而遁。殆升此梨樹之上矣。其父自思曰。豈阿育伯德路乎。遂入而取斧斫樹。樹偃。初無一人。二人乃共至廚下。則阿育伯德路仍臥於灰中。蓋彼已潛自樹後下。以其豔服還之鳥。而仍服敝衣以臥矣。至第三日。父母及姊俱去。女又入園。歌如前。鳥擲美服亦如前。而拖鞋一雙。尤精致。

係純金所製者。女臨會。衆人益驚聳其神麗。至不能贊一詞。王子仍與之共舞。入夕。女又將歸。王子必欲偕行。私語曰。此次不能再失之矣。俄而女倉皇遁走。顧迫促之際。遺其左足所著之金拖鞋於偕上。王子得履。詰旦。呈諸王前曰。兒欲得一女。可以納此金拖鞋者。則以爲婦。二姊聞之。大悅。自念六寸圓膚。必可以納此金拖鞋。於是長者先入殿。取金拖鞋納之。則足寬而履窄。一拇趾不能入。其母旁立而觀。心焦灼甚。亟授以刀曰。此何傷。削之可耳。爾若爲后。則焉恤一趾。爾今後將不勞步矣。是癡女果削其拇趾。強納履而見王子。王子遂以爲婦。抱之上馬。二人並騎而行。歸途過阿育伯德路所植之榛樹下。上有一小鴿巢。枝而歌曰。歸去視金履。履小何不倫。使君自有婦。莫恤馬前人。王子下馬。視其足。則血跡猶沾濡。謂女爲惡作劇。立逐去之。曰。此非吾婦也。其妹更往登拖鞋。全足俱入。獨餘一踵。踵太巨。其母削之小而強納之。引往見王子。王子亦與之並騎出。過榛樹之下。鴿猶在。如前歌曰。歸去視金履。履小何不倫。使君自有婦。莫恤馬前人。王子俯視之。則

血淋漓且透羅襪矣。王子卽返騎。復遣女歸。語女父曰。此亦非吾婦也。爾其猶有女乎。其父曰。殆無矣。惟前妻曾遺一女。曰阿育伯德路。身倩小而蒙不潔。恐不足爲使君婦也。王子命姑召之。其母曰。不可。不可。彼蓬首垢面。烏可使見王子。顧王子必欲一見之。女乃醜面沃手而出。立室前。盈盈與王子爲禮。王子遂進金拖履。女伸足納之。大小適宜。一若此金拖履。固爲女特製者。王子就而審其貌。似曾相識。不覺驚喜曰。此真吾婦也。其母及二姊皆大驚。忿妬見於顏色。而無如之何。王子遂掖阿育伯德路登騎。揚揚出門去。二人過榛樹之下。則聞鴿歌曰。歸去視金履。金履實宜人。王子多豔福。滿載馬頭春。鴿歌已。飛而集於女之肩。夫婦皆大歡喜。攜手而歸。

少年碩人

一農夫生一子。大僅及拇。踰數年。身不加長。一日。其父將出耕田。小童曰。父親。兒亦欲往。其父曰。不可。爾但宜蜷伏於斗室中耳。出門。恐將不利於爾。小童見父不

允所請。啼哭不止。其父不得已。乃許其同行。於是農夫納小童於衣囊之中。將之出。既至。則寘諸新隣之上。俾眺矚野景。其子甫坐。則見一碩人。昂昂然跨岡而至。其父曰。爾亦見此巨漢乎。彼將擄汝去矣。其父爲是言。藉以警小童之頑也。不意碩人身長而步闊。轉瞬已至其前。伸手拾小童起而觀之。頻與親吻。旋竟執之去。其父瞠目癡立。竟日眙愕。不能作一語。以爲小童此去。必無幸矣。顧碩人頗愛此小童。攜往林中之宅。寘於懷間。日以己所食食之。於是小童驟長。未及二年。而此微渺之株儒。已成一魁偉之碩人矣。一日。老碩人與之遊於林。且試之曰。子力能拔此赤楊樹乎。童此時頗矯健。竟起而拔赤楊樹一株。碩人頷首稱許。再越二年。復率之入林。以試其力。則童已能抱巨橡一株而力偃之矣。於是老碩人曰。善哉。吾子可矣。遂引童返田間。蓋卽彼二人初遇處也。其父正事耕作。此少年碩人卽前謂之曰。父。試觀之。我爲何人。我蓋卽若之子也。農夫大駭呼曰。否否。爾非我子。爾毋以我爲戲。曰。父。吾誠若之子也。我爲汝耕田。吾必不亞於汝。其父曰。不可。爾

自去。毋溷乃公事。時其父心懾此奇偉之巨人。方釋犁而坐。少年卽前執其犁。僅以一手推之。犁立陷土中。深數尺許。農夫曰。爾果欲爲我耕者。則毋猛推。蓋如是則益淺而害深矣。於是碩人徐解其犁上之馬。謂父曰。父盍歸語母氏。爲兒備一美餐。兒當在此力田。言已。推犁而耕。犁上不駕一馬。而耕田甚速。未幾而竟二日之功。乃復耬之。旣而工畢。碩人始揚長而歸。旣至家。則踞於榻上。呼曰。母。餐已具乎。母曰。然。實則其母亦望而生畏。不敢少忤。遂獻二巨盤。約具夫婦二人八日之食。而碩人啖之立盡。曰。是區區者。不過使我略嘗味耳。烏足果腹。旣而曰。父。吾亦審之熟矣。吾必不能鑿食於若家。今請與我一鐵行杖。使吾力不能折者。則吾行矣。農夫大悅。駕兩馬於車。驅車而之冶場。購一鐵棍歸。旣重且長。兩馬幾不能挽。碩人見棍至。兩手取而微折之。則立斷爲二。脆如豆莖。因曰。父。吾知杖亦不可得矣。得之亦不能遂吾意。毋寧去而占吾運乎。碩人遂去。擬改習冶工之業。至一村。遇一冶工。守財虜也。積殖自封。生平不施人以半粟。碩人徑造其肆。問之曰。此間

亦需傭乎。主人黠甚。見碩人軀幹雄偉。用事必壯。而所以報其食者。亦必倍於他人。於是答曰。唯爾欲薪資幾許。碩人曰。吾不望報。不索爾薪資。但每一星期。吾欲擊若肩者二。聊用自娛。此年老之冶工。固視金錢爲身命。而視身命轉若鴻毛者。聞之大喜。立成議。次晨。新傭就事。主人授以一燔紅之巨鐵。碩人舉錘一擊。立時粉碎。而鐵砧且陷地丈餘。遂不復能拔之出。主人大怒。呼曰。唉。子乃蠹鹵若此。吾不能以子爲傭。前議宜廢。碩人曰。甚善。然子必有以報吾之勞。吾今輕擊若一下。則可作罷。言時。出拇指微推主人。主人飛擲而出。越過數桌。而倒於庭前之地上。碩人遂攫取一至粗之鐵棍。以爲行杖。出門而去。行行未久。過一田舍。問田夫亦需傭乎。田夫曰。需傭。但薪資幾許。碩人語之。一如前告冶工者。遂定議。翌晨。田傭咸將入林伐木。碩人方高臥於榻上。而餘人已起。摒擋都畢。瀕啓行。其一呼碩人曰。起起。此何時。猶不赴工作耶。子宜與吾儕同往。碩人懟曰。爾曹自去。吾畢役而歸家。必尙在爾曹之先也。於是復高寢。二時而後起。炊朝膳食之。徐徐駕馬而出。

迤邐入林。林外有蹊。乃往來必經之地。碩人既驅車過。卽荷鋤躍下。掘之成壕。以斷轍跡。掘已。碩人復進。途遇他傭歸。則曰。行矣。吾畢役歸家。必仍在爾曹之先也。乃奮步入林中。伐大木一。以車載之歸。至於壕旁。則見他傭皆倚車癡立。不能踰一步。碩人曰。爾曹何如矣。若待我共出。則可以同時返家。不愈於鵠立於此乎。言時。以一肩承車。更以一肩承巨木。負重若輕。初不費力。飛步躍壕而過。既返。卽以所伐巨木示田夫。且曰。此非一絕佳之行杖乎。田夫爲之咋舌。告其妻曰。此人誠不可以尋常比。彼遲出而先歸。而治事且勝人百倍。殊可驚也。光陰迅速。碩人服役於田家。轉瞬將及一載。他傭皆獲值。碩人循例亦請薪資。田夫大懼。蓋如彼老拳。實不易領受。請廢前議。而願以田產及牲畜代之。碩人曰。否。吾不願爲老農。烏用是田產牲畜爲哉。但請如約可矣。田夫益窘。不知所出。則請予以一星期之限。盡招友人而問策焉。友人聚商久之。乃決議殺此累人之傭。以圖免害。於是共籌所以殺之者。厥後乃得一策。衆人共負一巨磨石。寘諸井畔。然後召碩人至。命之

浚井。俟其下則舉磨石以投之。碩人必不免矣。田夫從之。碩人果中計。既下井。田夫力推磨石墮。正覆其頭。井底水波噴濺。直達於上。以爲此碩人必碎首而死矣。詎不轉瞬而碩人已一躍出井。曰。君試觀之。吾帽何美也。語時手指磨石。蓋磨石尙覆於頭也。田夫不勝大懼。再請寬予二星期之限。俾審慮其事。諸友畢集。卒又籌得一計。使碩人夜碾粟於一凶邪之磨坊。坊中有崇人夕入。則翌晨未有不死者。當晚主人命碩人擔粟八筐。至磨坊碾之。碩人乃以二筐置右囊。復以二筐置左囊。餘四筐則布裹而負諸肩上。竟赴磨坊。既入。傾粟於斗。一一碾之。至夜半十二時。碩人乃入憩一斗室中。踞榻高坐。少焉。室門忽闢。一巨案自外推入。案上有醴有葢。殺核紛陳。四圍皆設椅。一若將宴賓客者。而周顧不見一人。頃之。則空中忽現數指。方秉刀叉。掇盤殮。而自臂以上。則終不之見。碩人覩此美餐。饑火饑涎。不能復忍。遂一躍踞案坐。大肆饗餐。不移時而盤盂皆空矣。斗聞一大聲發於室隅。燭驟滅。黑暗如漆。旋覺有物猛擊其首。於是碩人呼曰。使再有擱吾耳者。則吾

必報之。語未畢。而擱者又至。碩人怒。亦舉手還擱。此往彼來。猛撲不已。遂竟夜作擱掌之戲。天將明。室中始寂。翌晨。田夫至。則碩人故無恙。謂田夫曰。吾頰上數爲人批。然吾亦曾批人之頰。且得縱欲而飽啖焉。尙不苦也。田夫知邪崇已驅除。大悅。將餽以巨金。碩人曰。吾不需錢。錢於我何有。於是背負粉至主人室。仍請如約。田夫至此。懼極。不知所出。方與主婦並立窗前。少吸新氣。而碩人已自後至。突然一擊。主人與主婦破窗出。如彈丸之脫弩。穿空而飛。越過數山而外。尙不能止。厥後果止於何地。則惟著書者知之矣。此少年之碩人。徐徐取鐵行杖以去。

紉工

昔有一紉工。侏儒也。顧身雖小而膽則甚豪。摒擋一切。將出而漫游於四方。四顧斗室之中。一無所有。惟搜索至廚下。得一酥。姑攜之出。及門。又遇一雞。其人并執而寘諸行篋間。揚長登道。行行未遠。忽見一碩人坐高岡上。偉岸可驚。紉工卽前謂之曰。吾友無恙。先生高坐槃槃。下瞰一世。吾欲出而營運於天下。先生亦能從

我游乎。碩人睨之曰。爾一卑賤猥瑣之人耳。其何能爲。紉工曰。噫。吾二人試角之。果孰優而孰紉。碩人見侏儒膽頗豪。亦稍稍敬禮曰。唯。請與子角。以定誰爲主人翁者。碩人於是手持一巨石。力握之。石縮而水且涔涔下。因曰。爾能乎。能則試爲之。紉工曰。如斯而已乎。吾詎不爾若。遂探手於囊而取酥。酥固新製。一握而醞流滴地。因曰。碩人先生。今果何如。吾勝若矣。碩人不知其爲酥。疑此侏儒之力。胡若是之巨。竟不能置一詞。旣而碩人復掇石投空。石去。覓不見影。乃曰。侏儒。爾亦能乎。試爲之。紉工曰。甚善。子技石之技。亦良不惡。顧爾之石。必墜於地。若吾投之。則永永不墜。碩人曰。爾烏乎能之。紉工遂出其所攜之雞。望空而投。雞得釋。奮翅飛起。颺空而沒。因曰。吾友。今果何如。碩人曰。予謂爾亦一名手也。然吾必更與爾一較行事之能。於是相將入林。見一橡樹已偃倒。碩人曰。吾與爾試共負樹以行。紉工曰。甚善。爾負其幹。吾則負其枝。何如。碩人蠢然不知爲計。果抱幹而加諸肩。而此狡猾之侏儒。則赤手悠閒。時或懸身樹上。而使碩人負幹及枝。且及其身。途中。

紉工種種行樂。或歌或嘯。一若以負木爲戲者。碩人負之既久。力不能支。呼曰。吾弛負矣。紉工一躍而下。作以手承樹狀。且曰。吾恥夫昂藏若子之驅。而力不能勝一木也。二人且語且行。繼至一最高之櫻樹下。碩人執一樹條。攀之下。以採熟果。既訖。乃授於侏儒。俾擷食數枚。而孰知此眇小之人。羸弱殊甚。力不能攀樹條。條突起。則人亦凌空而俱起。碩人曰。噫。今何如耶。子不能執樹條矣。紉工曰。吾甯不能。爾不見夫獵人乎。彼方向吾二人所立處。執鎗而射。吾是以升樹避之。爾苟不速避。則且不免。碩人信其言。亦試效之。則樹高枝弱。碩人軀偉而重。一失足則頽然墮矣。而紉工高踞其上。反調侃之。碩人曰。子果一英士也。今請與我偕歸。吾二人當訂爲良友。紉工從之。碩人出盛餐相餉。復爲設一榻。以臥紉工。紉工殊狡黠。竟不登牀。潛伏於室隅而睡。夜將午。碩人手執鐵行杖。輕躡入室。以爲客必臥牀上。猛然一擊曰。從此莫余毒也已。翌晨。碩人出遊於林中。意以爲紉工死已久矣。俄而一人蹀躞至。笑傲行吟。視之。則紉工也。碩人心驚膽落。併力竄去。紉工遂信

步下山。卒至於國王之前。高談宏議。侈然自命其才。國王欲試之。因謂曰。此間有二碩人居郊外。所在劫掠蕩燬。通國之患也。君可率兵一百。出與碩人戰。戰而勝之。則吾將分吾國之半。以賞若功。紉工曰。此臣之所大願也。於是率兵逕往。至一林。紉工謂其衆曰。吾友姑待於此。吾將往偵碩人之所在。語畢而行。左右四顧。少頃。訶得二碩人方臥於樹下。鼾聲動處。樹枝颯颯作響。紉工自語曰。吾可一舉而擒之矣。遂俯拾地上石。滿儲囊中。一躍而升高樹之顛。既登。潛以石擊一碩人首。碩人痛甚。遽醒。怒推其伴而呼曰。子胡擊我。其二曰。悖哉。子殆夢耳。吾曷嘗擊爾。二人遂復臥。紉工取石擊又一碩人。碩人躍起。呼曰。爾又何爲擊我。其一曰。未也。二人忿爭久之。復倒身而睡。紉工乃更惡作劇。出囊中巨石。猛力擊一碩人之鼻。碩人負痛咆哮。狀若狂易。曰。如此惡作劇。吾何以堪。於是奮臂擊其伴。其伴怒。亦還擱其耳。厥後血戰大開。拳足所及。樹木爲折。巖石碎訇交下。戰終。二碩人均踣地不能起矣。紉工乃徐徐自旁樹下。拔刃割其胸。二碩人各得數創。遂殪。於是出

而覓其衆。曰：二碩人在彼。吾已殺之。顧其事亦非細。彼二人戰深之時。至於拔樹。兵曰：爾其傷乎。紉工曰：此誠意中事。然彼未嘗敢動吾頭上一髮。兵皆不信。騎馬入林。則碩人臥血泊之中。有數巨木。皆截然中斷。於是共返以見國王。國王知大患已除。若遽割國之半。與一紉工。心實不甘。乃謂之曰：未已也。吾禁苑之中。檻一熊。子今夕宜與之同宿。吾晨起。而子仍得安然無恙者。則獲賞。王意蓋以此絕其請也。熊齒牙絕利。爪絕長。人遇之。未有免者。顧紉工則曰：甚善。此又吾所願也。及夕。卽有人引之往。與熊同錮於庭。熊立起。舉爪相向。作猛撲狀。紉工卽曰：吾友。爾宜溫存。吾今得一娛爾之術矣。語時。狀殊鎮靜。似漠然不以爲意者。徐啟囊出美胡桃而磕之。食其仁。熊見之。甚願一嘗嘉果。紉工乃探囊取圓石一握。以俾熊視之。與胡桃無異。熊力嚙之。不能破。此畜自思曰：吾齒胡太鈍。今日乃不能破一果。遂語紉工曰：吾友。盍爲我磕果。紉工曰：子巨漢也。有牙如此。顧不能磕一果。惟吾與汝旣爲朋友。則當助汝。紉工且語。且以石私易胡桃。投諸口。則坼然已破。熊曰：

吾再試磕此果。汝既能之。吾何爲獨不能。紉工聞言。仍俾以一石。熊張口左右嚙。力磕久之。齒折且盡。紉工覩此。心竊竊然喜。惟見其爪利且長。不設計去之。懼罹其害。乃徐出衣底之琴。坐鼓一曲。熊聞之。不禁僂僂而舞。有頃。熊大悅。呼曰。美哉琴乎。吾今亦欲習之。紉工曰。是不難。試觀吾左手按徽。右手按絃。輕撥之。則琴聲鏗鏗然作矣。熊曰。子能授我一曲否。紉工曰。此吾所大願。惟吾必先視若爪。爪太長。則宜少剪。熊遂連舉其掌。以授紉工。紉工乘機執縛之。一一剪去其爪。熊至此。始知墮其計。大聲哮吼。紉工充耳不聞。薦一束之藁。臥於庭隅。酣睡達旦。翌晨王至。見紉工方踞坐御朝餐。安然無恙。不能不踐其言。於是此侏儒遂獲大福云。

三鴉

一兵士爲人頗良善。又能服勞。月得餉。輒撙節而用。久之。遂積多金。兵有二伴。皆無賴。思奪其金。而外貌仍親密如好友。一日。謂之曰。子擁此多金。苟以之出而營業。大足自豪。胡尙鬱鬱久居此耶。二人數數言之。厥後兵意漸動。遂願偕出而營

運。二人大喜。各摒擋一切。相率登程。行數日。抵一荒郊。二人乃密議。共劫其金。計既定。一人突前執兵手。一人則操杖橫擊之。兵不支。遽踣於地。鞭捶交下。血濡濡沾頭額。雙目盡盲。二人搜索行篋。盡攫其金。然後曳其人至一柘木之下。以繩繫之。忽忽攜金而遁。此窮蹙之盲兵。不知身在何許。四捫而得巨木一條。則以爲是十字之架。曰。彼輩委我於十字架之下。用心良厚。天帝必我祐矣。乃起立嘿禱。入夕。聞頭上戛然有聲。則有三鴉飛集其上。繞樹數匝。卒棲焉。旣而相與閒話。其一曰。吾友。今日有新聞乎。其二曰。有。國中公主有疾。王誓曰。有能療其疾者。必妻之。然人治之多弗效。惟彼處有花。荷煨花爲灰。而使公主服之。則疾必愈。顧人無有知之者。其一曰。然。果無人能知之。且今夜天將下露。味甘而清。苟以之沃目。則雖盲者可復明也。其三曰。微特此。今吾聞城中水大乏。河井皆涸。苟有人去彼市闔之大方石。而掘其下。以引美泉。則水且無竭。三鴉語畢。各迴翔數四而去。兵聞鴉語。初甚愕。繼念目盲復明。則又大喜。於是竭力掙扎。以斷其身下之縛。摸索草際。

則露灑灑沾濡其手。以之沃目。目驟明。但見星月交輝。遠近一白而已。身所倚者。非十字架。乃一縊人之柁木也。遂復掘露少許。且沃且行。未幾。至一田畔。則見奇花一簇。燦然有光。亟採而火煨成灰。攜之上道。逕赴國王之前。願應聘以治公主。公主服灰。病果愈。兵遂言於王。請尙公主。而王見其人形狀褴褛。頗中悔。不肯踐約。思以他術謝絕之。曰。今夏城中大乏水。掘地而不能得泉。爾苟能引泉以供全城之需者。則當許爾尙公主。兵卽出告居民。使掘大方石於市闐之間。然後鑿其下。必得水。居民從其言。則嘉泉源源而至。全城皆仰給焉。王至此。不能不踐其言。兵於是遂尙公主。夫婦旣成禮。相得甚樂。逾數日。兵偶出游。徘徊陌上。忽遇二匪人。卽前日劫奪其金者也。二人已不識兵。兵則識之。趨前與之語。曰。試觀之。若曹豈不我識乎。吾卽若之舊伴侶。而前日爲若所撈掠而劫金者是也。惟天實遏其惡萌。故爾二人之禍我。乃正所以福我耳。二人聞之。長跽乞宥。兵爲人宅心仁厚。竟赦之。並邀二人入宮。賜衣及食。復告以往事及己所以驟躋榮貴之故。二人聞

而羨之。則相謂曰。吾二人盍亦往守栢木之下。倘有所聞。或得以此邀福。及夕。二人潛往坐樹下。少頃。聞頭上戛然有聲。則三鴉復集於樹上。其一曰。吾友。爾聞之乎。今舉國之人。咸互相譁告曰。公主瘳矣。瞽者復明矣。城中掘得一嘉泉。而居民皆足飲矣。吾思吾曹前夕之語。必有人從旁竊聽。且往告之。不然。彼輩胡能致此。今吾曹試一瞭望。脫果有人竊聽於下。則吾曹必重創之。語已。各周翔樹側。瞥見二人坐其下。則大怒。三鴉飛撲而前。爪喙交下。不須臾而二人頭額盡破。雙目俱盲。奄奄橫盡於栢木下矣。翌日。二人仍未還宮。兵大怪詫。不知二人復何往。出而訪之。卒得之於其臥處。昇之返。亟爲醫治。而目盲已不可復明。二人遂終身爲瞽者云。

丕偉德

一村人曰丕偉德。夫婦共居於鄉。家甚貧。力田自給。一日。丕偉德驅二牛耕於田間。突聞有呼其名者。丕偉德返顧。則爲一鳥。方口呼丕偉德不止。蓋此鳥卽名丕

偉德。其啼聲輒如杜鵑之自呼其名。顧村人疑其嘲己。力掇一巨石投之。石下鳥飛去。誤中其一牛之頭。牛立斃。村人視其所遺之一牛。自語曰。吾烏川是特牲爲哉。遂不假躊躇。并殺之。剝二牛之皮。攜之登道。抵一城。將鬻之於皮工之肆。初不論值之多少。惟期速售。既至一肆。丕偉德前叩其扉。久而未闢。丕偉德乃自窗中窺之。則見主婦方匿一少年於舊櫝中。若惟恐爲人所見者。俄而婦啟扉出。問曰。君何事來此。丕偉德語以鬻皮事。則皮工方外出未歸。主婦與之評價值。丕偉德願賤售。請以皮易彼室隅之舊櫝。櫝卽頃少年所匿者也。主婦堅不之允。談論久之。而皮工已歸。詰問其事。丕偉德具告之。且問爾願以舊櫝易皮乎。皮工曰。此吾所大願也。因詬其婦何不早允此。婦嘿然不敢聲。丕偉德遂授以二皮。而負櫝於肩上以出。行至中途。櫝中少年數呼丕偉德。求縱之出。丕偉德弗應。少年大窘。願出千金自贖。丕偉德始釋櫝。啓而縱之。遂攜千金以返。於是購鮮衣。建華屋。居然一富家翁矣。四鄰見而異之曰。丕偉德胡驟富。豈天雨之金耶。遂引之赴平訟之。

庭。迫令自述其生平。并忽焉致富之故。丕偉德曰。吾市皮得千金耳。鄰人聞之。盡屠其牛。爭往市其皮於皮工之肆。法官曰。宜使吾先市之。於是相率而往。既至。則皮工譏之曰。吾安得千金。彼所得者。僅一舊櫝耳。衆大怒。謂丕偉德欺人特甚。議俟其出赴田時。共擊殺之。顧此消息。俄已傳入丕偉德之耳。丕偉德私念曰。彼輩皆將不利於我。我不可親往。乃語其婦曰。吾今日異想天開。欲使子服我之衣。爲我治田。子其試爲之。婦從其言。不于而往。未幾。鄰人突至。疑其爲丕偉德。投石擊之。婦立斃。丕偉德至此。亦殊傷心。然幸已得脫於難。卽又思藉此牟利。於是爲婦易服。手中攜一篋。中盛嘉果。而負之。坐於道旁之廣座。少焉。有美輿一乘至。上駕六驂。家僮豪僕。簇擁其後。中坐一貴官。左右顧盼。忽見婦身旁之嘉果。思購之。使僮至婦前。問其價值。僮問曰。此嘉果須售幾何。不答。再問。又不答。僮怒。以爲婦睡未醒也。遽前扑之。婦應手倒。座後有池。婦遂墜於池中。丕偉德旋奔至。號泣而呼。謂僮溺其糟糠之妻。欲將貴官及從人問罪。貴官大懼。願獻其車馬僕從以自贖。

良久。丕偉德始色霽。受其餽遺。超乘而歸。將抵家。鄰人遙望見香車寶馬。大愕。及停輿。則丕偉德揚揚下。徐步入門。益相駭異。及詢悉其事。乃愈懊懣。於是蠶擁而入。立執丕偉德而縛之。寘諸桶中。羣舁桶以走。將投之於湖。途次。過一酒肆。衆謀少憩。且沽飲焉。乃置桶門外。衆人肆歡呼豪飲。丕偉德知身畔無人。心中正籌脫身之策。忽聞有牧人驅羊一羣過其側。叱咤之聲不絕。丕偉德陡生一計。卽抗聲而呼曰。吾不欲爲邑尹也。吾不欲爲邑尹也。牧人聞聲。詫曰。此聲何自而至。丕偉德曰。鄰人強我爲邑尹。吾不願爲。彼遂寘我於桶中。將投之湖。牧人曰。使吾爲子者。則甚願爲邑尹也。丕偉德曰。然則請啓桶出我。而子入之。則彼必使若爲邑尹矣。牧人從其言。遂出丕偉德。而已則入居桶中。丕偉德於是盡驅其肥美之羊。欣然而歸。鄰人旣出酒肆。推桶而行。牧人大呼曰。吾今願爲邑尹矣。吾今願爲邑尹矣。鄰人曰。汝欲爲邑尹者。可入水爲之。言已。推桶於湖。互相喧笑而歸。將入村。瞥見丕偉德岸然驅羣羊至。衆大驚。同聲問曰。子烏乎來。丕偉德曰。吾實有神祐焉。

當爾曹之投我也。吾淪沒水中。深沈至底。桶忽破。則身已在一芳臯之上。張目四顧。第見此無數肥美之羣羊。方嬉嬉食草。吾因擇取數頭。驅之以歸。衆聞而羨曰。吾曹亦可得之乎。曰。奚不可。彼處牲畜之盛。殆不下千百計。汝曹入湖求之可矣。衆聞之。爭欲赴水以求羊。於是法官在先。書記次之。捕尉又次之。餘衆爲殿。旣至湖濱。則碧霄之上。白雲片片。下映素波。彷彿如覩白羊之形象。衆乃大呼曰。羊在斯。羊在斯。一擁而前。爭躍入水。丕偉德遂徐徐歸。享有其田宅車馬牲畜之富。而他人則一一就溺焉。

韓斯及其婦葛樂達魯

一 葛樂達魯攫食二雞

一灶婢曰葛樂達魯。性嬌惰。不事修飾。蓬頭垢面。而輒風流自喜。嘗私念曰。吾非一世界美人乎。晨起。恆啜酒二三滴。以助雅興。旣醺。則往往取主人所備之殺饌。一一啖之。曰。膳人不可不知味也。一日。主人謂葛樂達魯曰。葛樂達魯。吾今夕有

友人來。將共予飯。子爲我具美雞二。以佐晚餐。葛樂達魯曰。唯唯。於是立宰二雞。置諸釜中。及夕。向火燔之。雞漸熟。而客猶不至。葛樂達魯呼曰。主人。客果不至者。吾取雞矣。當香美可口之時而不食。則其可惜也孰甚。主人曰。吾將親往邀之。主人去。葛樂達魯停燔置釜。倚坐於旁。私念曰。久立釪火之側。令人倦且渴。不知彼輩何時來耳。吾且入窻飲少許。以蘇吾困。於是操瓢而入。滿引一白。自語曰。酒。吾之良友也。飲此足以自樂。葛樂達魯既出。仍燔雞於火。醮以少酪。而雞遂熟。熱香撲鼻觀。不覺流涎曰。雞實美甚。惟不知調和若何。吾試一嘗其味。遂染指於鼎而舐之。曰。美哉。此而不食。寧不可惜。奔窻下望之。主人及客猶不至。返而坐竈下。自思曰。吾不如食其一翅。否則燔久而將焦矣。遂割一翅食之。其味絕佳。而餘翅亦相繼熟。念不如并割之。否則主人將謂少一翅矣。二翅既食盡。復往視其主人及客。則仍不至。葛樂達魯曰。唉。誰知其必來者。殆相約而往酒肆矣。佳哉。葛樂達魯。佳哉。葛樂達魯。爾正宜及時行樂矣。請再浮一大白。而盡此一雞。天下豈有如是

之美品。而置之不食。吾寧非慎耶。於是更操瓢入甕而飲。飲已。遂啖盡一雞。愉快無量。是時主人及客仍未至。葛樂達魯又移雙目以睇第二之雞。曰。爾二雞固好友也。彼既行矣。爾亦宜往。則彼此仍相聯屬。而不失爲良伴侶耳。語時。再引一大白。而復啖第二之雞。須臾而盡。葛樂達魯食畢。而主人已歸。呼曰。葛樂達魯。速備餐。吾友至矣。葛樂達魯應曰。唯。吾正在整理盤殮。主人此時入室四顧。手自鋪設檯布。并取一刀磨之。正磨間。客已踵至。輕叩室門。葛樂達魯奔出。見客。則以手掩脣而語曰。勿聲。勿聲。爾宜速遁。吾家主人若捉將爾。恐於爾不利。彼蓋怨爾甚。特邀爾來。將以割爾之耳。爾豈不聞磨刀霍霍聲乎。客聽之。果聞刀聲。遂力竄出門而逃。葛樂達魯復疾奔返。嘶聲而告曰。主人。主人。爾所招者。誠可稱惡客矣。主人曰。如何。對曰。我方在廚下取二雞。客突至。力奪之而逃。瞬息出門去。主人聞喪其二雞。意殊不悅。曰。此誠惡客。胡不遺其一。乃使我不得食。於是主人手操刀。自後逐之。大呼曰。我取其一可矣。我取其一可矣。意蓋欲客取一雞。而遺其一雞。以爲

之食。顧客則謂主人果欲割其一耳。益益駭懼。放足狂奔而去。

二 韓斯之娶葛樂達魯

韓斯之母曰。韓斯。爾何之。行胡疾也。韓斯曰。吾將往見葛樂達魯。母曰。善自爲之。韓斯應曰。唯唯。遂往。既見葛樂達魯。曰。葛樂達魯無恙。曰。韓斯無恙。若必有以遺我。曰。無之。若有以餽我乎。葛樂達魯與以一鍼。韓斯曰。謝汝。卽取鍼刺諸束菱之上。而攜以歸。抵家。曰。吾母無恙。母曰。韓斯無恙。子適往見葛樂達魯。奚以贈之。韓斯曰。無之。曰。彼奚贈若。韓斯曰。贈予一鍼。曰。鍼安在。韓斯曰。刺諸束菱之上。曰。子何太愚。是宜刺之裾際。韓斯曰。宥我。我後必謹如母言。明日。母問曰。韓斯。今何之。曰。吾將往見葛樂達魯。母曰。善自爲之。曰。唯唯。既抵葛樂達魯所。曰。葛樂達魯無恙。葛樂達魯亦曰。韓斯無恙。子曷以遺我。曰。無之。若有以遺我乎。葛樂達魯與以一刀。韓斯受之。插刀於裾而歸。母曰。子往見葛樂達魯。何以爲贈。曰。無之。母曰。彼何所贈。曰。一刀。母曰。刀安在。曰。插於裾。母曰。爾誠蠢物。胡爲不寘於囊中。曰。宥我。

我後必誌之。又明日。母問曰。韓斯何之。曰。往見葛樂達魯。曰。若善爲之。韓斯唯唯。既見葛樂達魯。葛樂達魯贈以一羊。韓斯取羊而繫以繩。置諸囊中。及歸。出羊視之。則羊已氣鬱而死。見母。母問曰。葛樂達魯贈若以何物。曰。彼乃贈我一羊。曰。羊焉在。曰。置諸囊中。今死矣。母曰。蠢哉吾兒。爾曷不以繩牽之。曰。母毋患。吾必謹誌之。母曰。今何之。曰。見葛樂達魯。曰。若善爲之。韓斯仍唯唯。既往。葛樂達魯餽以醃哉。韓斯卽繫之於繩。而曳以歸。途次。犬見醃哉。尾而盡食之。而韓斯未之覺也。歸見母。母問曰。葛樂達魯又贈若何物。曰。醃哉。曰。醃哉安在。曰。繩繫而曳之歸。今不知其何往矣。母曰。吾兒何蠢蠢若是。是宜加之肩上。而負以歸。曰。母言是。吾當謹誌弗忘。母曰。今何之。曰。仍往見葛樂達魯。曰。若宜當意。韓斯唯唯如前。既至。葛樂達魯餽以一犢。韓斯舉犢加肩上。力負之歸。犢怒。蹴傷其面。母又問曰。葛樂達魯何所贈。曰。贈一犢。曰。犢安在。曰。母不觀吾面乎。吾遵母言。舉犢而負諸肩。犢乃力蹴不已。致傷吾面。曰。兒胡蠢甚。是宜引而圈諸欄。曰。母言是。兒今而後知之矣。於

是韓斯復往葛樂達魯所。且問曰。葛樂達魯。爾今將何以贈我。葛樂達魯曰。吾將與汝偕歸。韓斯聞之。亟以繩繫其頸。牽歸而拘之於欄。見母曰。吾母無恙。兒歸矣。曰。歸自何所。曰。自葛樂達魯之家。曰。彼奚贈爾。曰。彼已賁臨矣。曰。安在。曰。吾遵母言。今幽之於欄中。芻菱甚豐。母曰。吁。嗟吾兒。彼爾妻也。爾奈何不殷勤加禮。而乃幽之欄中乎。韓斯赴欄。則葛樂達魯大忿。脫綆而逃。厥後韓斯奔往。再三謝罪。葛樂達魯始允嫁之云。

櫻桃

昔有一國王生三子。均聰穎逾常。王並愛之。一日。王命三子出游於外。將使之閱歷全球。增長智識。以爲他時傳國之地。三子應命。相率而出。距國門不遠。有一老嫗。與其一女同居。女字曰櫻桃。以其性嗜櫻桃。遠過他種之食品。幾於每飯不忘。故遂以櫻桃名之。顧老嫗家中無園。又甚貧。乏錢以市櫻桃。老嫗輾轉不得策。惟日造鄰右一尼庵中。採摘少許以歸。藉餉其女。而庵中老尼。實一怪也。其酷嗜櫻

桃之癖。亦與女同。因見園中嘉果日少。不知何往。試誦之。知老嫗摘歸以餉女。則大怒。思有以報之。翌日。適三王子游歷至此。過櫻桃所居。方徘徊衢市中。瞥見一美女。郎當窗而立。風神絕世。顧盼生姿。三王子皆爲之色授魂與。各道其相愛之忱。均欲得以爲婦。是言一出。三王子互懷妬意。爭論不止。終乃至於拔劍決鬪。鬪良久。老尼聞聲至。詢知爲女故。益觸其舊怨。一時怒極。遽指女而詛曰。櫻桃當變爲醜蛙。而居於荒寒僻寂之溪中。永永不得出。噫。異哉。其言果立驗。而此可憐之櫻桃。遂化爲蛙。倏忽不見。三王子既失女所在。爭無可爭。則釋劍接手。復爲兄弟如初。卽日返國。時王年事已高。自念衰頹。不復能親臨政事。亟欲讓國。而環顧三子。心中不能決擇。躊躇久之。蓋王之愛三子。一視同仁。初無偏倚。因謂之曰。吾親愛之三子。吾今以衰老之餘。亟思讓國。顧心不能決爾三人中。果誰宜嗣吾位者。今有三事於此。吾將一一以試汝曹之才。孰中選者。卽孰傳吾國。其一爲我覓布一疋。須長一百安廬。每一安廬約長四尺五寸捲布成條。而能穿入吾所御金指環者。是爲

中選。三子皆唯唯而往。各出覓布。長次二兄攜從人車馬以行。見布之佳者。輒盡購之。車馬爲之盈載。少子隻身前往。奔波累日。卒未獲一精美之布。中心憂鬱。舉步趑趄。久之。迤邐以入一荒村。郊原寂寂。迴不見人。其左有一小溪。溪水長流。一橋橫焉。少子因坐於橋畔。藉以少憩。時而垂頭歎息。嗟其命途之窮。正煩悶間。忽有一蛙昂頭出水。問曰。王子。爾胡爲鬱鬱若是。語音殊清脆可聽。王子戲呼曰。癡蛙。爾焉能助我。蛙曰。試言之。焉知我之必不能助爾者。王子於是盡舉其事以語蛙。蛙曰。是不難。吾爲爾圖之。遂俯首入溪。頃之復出。背負麻布一小軸。大僅如掌。王子意殊不欲。繼念布雖不佳。姑取之。亦聊勝於無。遂受布而寘於囊。蛙卽入水而逝。少子乃復起行。遄返其國。比至。則二兄亦同時歸。王見三子俱返。大悅。立脫指上金環。以試三子作事之優劣。先取二兄所購之布。一一試之。無一可以入環者。二兄大慚而退。頃之。少子自囊中出麻布。則輒細而輕。捲之成軸。其粗才不及一指。可以穿環而有餘。王於是喜甚。抱其少子於懷。大加稱賞。而命盡投粗布於

海中。明日。又謂三子曰。吾今將舉第二事。以試汝曹之才。汝曹其爲我覓一犬。犬必極小。而可以伏處果殼中者。三子聞之。皆相視愕眙。面有難色。顧人人均希軒冕之尊。不得不往。於是三子復摒擋出門。二兄旣去。少子仍迤邐入荒郊。初交佳運。輿望濃郁。方倚立橋畔。而其蛙友已一躍而出。坐於少子之側。張巨闊之口而鳴曰。王子。爾胡又至此。王子此時深信蛙之足爲己助。遂舉所事以語蛙。蛙曰。當再爲君圖之。語已。一躍入溪。俄而負一榛果出。寘少子足下。曰。爾以此歸獻諸王。試剖之。必有所見。少子大喜。取果而行。比至。則二兄已先歸。攜小犬無數。皆甚美。此高年之王。亦願竭力體恤。使人覓一大胡桃殼。以試諸小犬。願或露其頭。或見其尾。無一能全匿殼中者。試竟。少子始鞠躬至父前。獻一榛果。王剝之。則一姣好之小犬在焉。一躍出。立王掌上。搖尾以乞新主人之憐。旣而面諸小犬。狺狺而吠。態殊可人。滿朝見之。皆大歡喜。王又抱其少子。嘉賞不已。而命盡溺餘犬於海。語諸子曰。爾曹聽之。今艱鉅之功皆畢。惟有一事。苟爾曹能出而覓一麗人歸者。卽

可以嗣吾大位。三子聞命。咸踴躍從事。二兄與會尤高。謂此次必可占勝數。惟幼子神采少減於前。自念曰。蛙之所以貶我者。蓋已至矣。顧今則恐蛙亦無能爲力。夫彼伏處水中。所與共生活者。不過龜魚蛇鱉而已。又烏乎得美女郎哉。且思且行。至於橋畔。心中鬱鬱不樂。嘆曰。嗟嗟蛙友。爾今亦無能爲力矣。蛙曰。毋患。試爲我言之。今何事者。王子具以告。蛙曰。子姑歸。美女郎即將從子而來矣。王子歛歔而去。心方疑此次蛙友之言。未足憑信。乃行未數武。忽聞身後有異聲。急返顧。則見有大水鱉六。共曳一巨瓜。狀似乘輿。輿前凳上。坐一肥大之蟾蜍。儼爲御者。輿後立二小蛙。爲侍童。二美鼠執威肅之拂塵。前導似騎尉。而車中端坐者非他。卽其蛙友也。見王子則盈盈鞠躬。疾馳過路隅。瞬息不見。王子錯愕久之。亦繞道而前。舉目一視。則驚喜不知所云。第見道旁駐寶輿一乘。上駕六黑駒。輿夫咸服绚烂之服。中坐一麗人。人間絕色。翩翩若仙。審之。卽前日所遇之櫻桃女郎也。王子趨前。侍者亟啓輿門。麗人亦含笑相迓。二人遂並肩坐。共返王宮。時二兄亦同時

至。香娃夾道。綠瘦紅肥。而櫻桃一至。則六宮舉無顏色。羣推爲花國之王。父大悅。立勅少子爲嗣王。而命投他女於海。一一溺焉。越日。王子與櫻桃成禮。夫婦恩愛齊眉。富貴無極云。

浩路娘娘

一婦生有二女。其一美而勤。其一則醜而懶。顧婦性殊乖僻。獨鍾愛醜且懶者。而使美且儉之女日事作苦。儼若舉家之奴。女侵曉卽起。輒坐室外一井旁。執錘而紡。紡旣久。十指痛裂。至於見血。一日。指血濡紡錘。欲紅。擬漬於井以濯之。不幸失手。紡錘遽墮井中。且奔且哭。以其事告母。母譙訶甚至。曰。爾愚駘至是。旣能使錘入。必能使錘出。毋多言。速往出之。女被逼。不得不返井側。哀悴之間。不知所措。遂投水而溺焉。女入井底。昏昏不復省人事。少頃。忽如夢醒。啓眸四顧。則身臥一芳臯之上。紅日炎炎。方照空際。好鳥嚶嚶。鳴樹頭。野花爭放。紅紫萬千。女乃盈盈起立。緣此綺麗之臯。千予而前。卒抵林畔一精舍。試入之。則見一罍。罍上方焙麩粿。

麤黎忽呼曰。掣吾出。掣吾出。吾將焚矣。蓋火候已至也。女疾趨爐前。盡掣麤黎而出。又前行見一樹。樹上萍果鮮紅而芳豔。大類美人之腮。萍果呼曰。速撼樹。速撼樹。吾儕皆熟矣。女如言撼之。萍果雨下。樹上遂不剩一枚。女復行。過一小舍。一老嫗當戶坐。女見之。欲遁。嫗急呼曰。毋懼。吾親愛之女郎。爾與我居。吾將以爾爲婢。爾苟能爲我清理家事者。則當與爾以殊渥之報。又曰。若有一事宜當意。吾牀上之被。必須雅潔。爾每晨宜抱諸戶外。力撲之。使吾羽下墮。則下界之人。必驚相告曰。天降雪矣。吾非他。蓋浩路娘娘是也。老嫗言時。意殊溫摯。女遂願從其請。自此受僱爲傭。小心治事。每晨必抱被出。撲之甚勤。嫗與女相處甚睦。日陳良殺。或烹者。或燔者。以之餉女。女乃大安。如是者久之。一日。女忽中心悲惻。憮然不怡。蓋此間生事之樂。過於其家。願終不能絕其思家之念。厥後乃謂其主婦曰。吾雖幼遭家難。顛連至此。此間樂。願吾不能不思蜀。今吾將別子而歸矣。嫗曰。子言良是。爾可從心而行。惟爾來此後。頗能爲我忠懇以將事。吾當親送爾歸。以報爾意。遂攜

女手引之至舍後。嫗啟扉。女方立階旁。則頭上忽雨黃金。紛紛下墮。女亟展裙以承之。獲金無算。嫗又賜以燦爛之金衫一襲。曰：子所以有此者。以子賢也。言次。復與以前次墮井之紡錘。導之自他戶出。女方稱謝。而一回首間。則見己身已在家中。正立井側。井上有一雞。搏翮而呼曰：嚶嚶雞啼。金女方歸。女於是入室。舉家咸羨其豪富。出門歡迎。其母既聞女所述致富之由。心羨之。亦欲爲醜且懶之女造福。乃命是女亦坐井畔而紡。女欲使紡錘染血。則刺破其指。以血塗錘。投諸井。身亦從而下。一一如其姊。既醒。則身亦臥芳臯之上。遂起而前。至於精舍。罍上麩齧呼曰：掣吾出。掣吾出。吾將焚矣。蓋火候已至也。女懶甚。答曰：噫。吾苟掣汝。則吾手且炙矣。言畢自去。竟弗之顧。及見萍果之樹。樹曰：速撼。速撼。吾之萍果皆熟矣。女答曰：吾豈不知。但一撼爾。則爾果落而必擊吾首。吾不爲也。言已又去。厥後乃至浩路娘娘之居。立應募爲婢。第一日頗勤勞。奉事惟謹。思欲得其餽金。第二日始稍稍懈。至第三日則大懶。清晨起甚晏。既起。撲被亦殊草草。羽皆不墮。浩路娘娘

旋厭其人。遣之去。懶女則反大怡。自念曰。今日金雨至矣。嫗果導之至戶外。女立其下。俄而大雨。顧雨者非金。乃爲一陣垢污臭惡之瀝青。自頂至踵。沾濡殆遍。浩路娘娘則言曰。此若之薪資也。且語且闔扉入。女歸家。周身皆黑。形狀殆不類人。及過井側。雞復搏翮而呼曰。嚶嚶雞啼。懶婦乃歸。

救生之水

一國王高年寢疾。疾久未瘳。人人皆謂爲不起之症。王有三子。見父病如此。咸大憂。相與掩泣。一日。三子正徘徊宮園前。忽有一老人至。問其何故戚戚。三子告之。謂父病懼不可救藥。老人曰。吾知所以療之者。此必求得救生之水。以飲爾父。則病可立痊。惟得之至不易耳。長子曰。吾必當求得之。遂至病王之前。請自往以求救生之水。謂惟此可以療父病。王曰。不可。吾寧死。不願若輩歷艱險之行。長子請之堅。王始許之。王子自念曰。使吾爲父求得是水。則父必感我而愈愛我。將立我爲嗣國之儲矣。卽日登程。行數日。抵一深谷。兩巖壁立。鳥道盤盤。正躑躅前行時。

忽見一侏儒高立於巖上。呼曰。王子何之。行胡疾也。王子意殊輕藐。呵曰。小醜。此何與爾事。烏問爲策馬竟去。侏儒見其兀傲狀。大怒。立施展其魔術。以加王子。王子乘馬行未遠。則山徑陡焉而狹。卒乃道梗。至一步不能前。欲勒馬自原道歸。則歸路亦塞。王子不得已下馬而行。未及數武。則一身亦被錮。進退不能自主。遂重困於魔術中矣。其父懸懸日望其歸。久之。消息終杳。次子復自請往覓救生之水。且自念曰。阿兄殆已物故。吾此行若交佳運。得水以歸。則吾父必以吾爲嗣。良可喜也。於是欣然而往。仍出其兄之途。所遇亦如其兄。見侏儒。侏儒問曰。王子何之。行胡疾也。王子亦諷之曰。爾侏儒但留心己事可矣。胡問人爲。揚騎而去。侏儒怒。亦以魔法厭之。遂不能動。此二子傲慢無禮。聰明自用。致受此酷虐之報。亦固其宜。次子旣久久不歸。少子乃不得不出。以覓救生之水。途遇侏儒。侏儒曰。王子焉往。行胡疾也。王子曰。吾父病已垂危。吾將出覓救生之水。子其有以助我乎。侏儒曰。爾知此救生之水。當於何處覓之。王子曰。不知。侏儒曰。吾觀爾謙和有禮。且能

竭誠以求我。我當告子以其途。並其得水之術。此水出自迷城之一井。取之殊不易。爾此去取水。吾必使爾獲安全之慶。今贈爾杖一枝。又麩黎二小方。爾攜之往。先以杖叩城之鐵門者三。門必闢。門內臥二饑獅。狙人而食。爾亟投以麩黎。則彼必縱爾。爾速至井上。汲救生之水一杯。勿待鐘鳴十二。卽速出城。爾若少緩。則城門且永闔矣。王子謝侏儒之厚意。取杖及麩黎而行。登山涉海。卒抵其城。至則一皆如侏儒言。杖三擊而鐵門啓。饑獅突出。則投以麩黎。遂取道入城。迤邐而達一華美之堂。旁有數武士。皆隱几而睡。王子輕步而前。至一殿。則見案上陳寶劍及麩黎一方。王子一一取之。繼至一殿。又見一麗人坐榻上。見客。盈盈起立。謂曰。客苟能解妾身上之魔。一年而後娶妾。則妾將舉國以畀汝。王子應命。立爲解去其魔。此美公主又謂救生之井。在宮圍之中。惟宜速取水而行。遲則鐘鳴十二。城卽闔矣。王子旣往。徜徉園亭之間。但見林木深處。設有一榻。王子倦而思息。登榻假寐。須臾卽酣。及覺。則時鐘已十一點。又四十五分矣。所欠者僅一刻。急躍下榻。

惶駭不勝。奔至井旁。則有一杯在。疾以一杯滿注水。匆匆而行。甫出鐵門。則鐘恰鳴十二。門驟闔。王子之踵。幾爲所削。王子見一身無恙。又得救生之水。大喜。投道而歸。過前遇侏儒處。侏儒已在。見王子挾劍及麩齏。則喜曰。爾得大寶矣。是劍爾但舉以一揮。則無論多數之敵軍。可立時殲滅。是麩齏則可果千萬人之腹。而永無匱時。惟王子則自思曰。吾不得二兄。何顏歸見老父。因謂侏儒曰。吾親摯之侏儒。爾知吾二兄之所在乎。彼先我而覓救生之水。今猶未歸。侏儒曰。吾以魔術錮之於二山之間。彼傲慢無禮。吾必不之釋。王子哀懇不已。侏儒始釋其二兄。然快怏而言曰。子善防之。此二人居心不良。大可慮也。惟少子旣見其二兄。則大悅。盡告以所歷之事。若何而得救生之水。若何而見美公主。爲解其魔。且約一年後娶之。則畀以全國。兄弟三人且語且跨馬而行。歸途過一國。迭被敵軍之侵伐。干戈未平。饑饉洊至。國人皆有菜色。少子惻然憫之。割麩齏少許。以賑其民。全國皆仰食焉。又掣其寶劍。舉手一揮。則敵軍全數殲滅。國遂太平。如是者又經二國。少子

一一助而賑之。歡聲載道。人民靡不感激。一日。三人行抵海濱。登舟復進。長次二兄相謂曰。吾二人不能得救生之水。而弟能得之。則吾父必棄吾二人。而吾二人應得之國。將使弟獨得之矣。二人於是各懷妬恨。謀陷害其弟。俟其弟熟寐。卽傾其杯中救生之水。而自取之。潛易以苦鹹之海水。未幾。三人返國。少子奉杯水於病王。勸王飲之。以療其病。王一嘗苦鹹之海水。病視前加劇。二子則入而懟之。謂其蓄謀鳩父。惟吾二人則取得救生之水。父飲而病必瘳。言已。進諸王。王飲二人之水。則沈疴頓失。健復如少年。王於是深信二子之言。而甚怒其少子。謂其有意謀弒。集朝士議其罪。將殺之。而少子尙憤憤不知有此事。方與王之獵尉出畋。二人徘徊林中。獵尉有憂色。王子問之曰。吾友。爾有何事。獵尉曰。臣不敢告殿下。王子堅請其故。曰。第言之。吾不爾怒。獵尉對曰。嗟乎。王命臣射殿下而殺之。王子聞言震懼曰。勿射我。我與爾易服。爾歸。卽以我宮袍報吾父。謂已殺之矣。獵尉曰。此臣所大願。臣實不忍射殿下。而思有以救之也。遂脫敝衣與王子。而取王子之宮

袍。出林而歸。踰數月。有三大使臣自遠方至。朝於王。並貢金玉寶器於王之少子。藉伸謝忱。蓋之三國者。卽少子借劍及麩黎以退敵救民者也。王至此。心中亦頗爲感動。語朝士曰。嗟乎吾子。吾乃殺之。吾誠痛其被戮也。獵尉曰。彼今尙在。臣當時憐其無辜。不忍射之。因縱之去。而脫其宮袍以歸。王聞言大悅。遂通告國中。赦少子之罪。俾速還朝。光陰駒隙。轉瞬一年。而前彼美公主所約婚期近矣。公主亦日盼王子之至。宮前甬道。率砌以燦爛之黃金。諭宮吏曰。有跨馬直抵宮門者。是乃吾之眞駙馬。宜納之。其有騎行於道旁者。則必非眞。宜逐之去。屆時。長子欲速蒞公主之朝。冒爲少弟。冀娶公主爲妻。並撫有其國。旣及宮外。俯見光華耀目。遍地黃金。自念曰。此道壯麗極美。吾烏可騎行其上。遂勒馬繞其左而行。抵宮門。衛士謂彼非其人。立逐之去。未幾。次子亦至。臨甬道之前。停驂審顧。嘆爲精絕。自念曰。吾何可無端踐踏而過。不如避之。遂繞其右以進。旣及宮門。衛士亦謂其非眞。逐去之。斯時少子方韜晦林泉。以避父王之怒。俄而一年已屆。頓憶及其已聘之。

婦。於是摒擋登道。相思綦切。竟日狂馳。既至。目中亦未覩黃金之甬道。策馬逕抵宮門。門闢。公主含笑出迎。感恩相愛。願委身及國以事之。卽日赴禮拜堂。行結婚禮。越日。公主又告王子。謂父已赦其罪。且深盼王子還朝。王子遂往覲其父。以往事一一具告。謂其兄盜功欺父。誣己以謀弑之罪。含冤莫伸。王聞之。大怒。欲痛懲此不肖之二子。而二子已聞風遁。泛舟以入大海。從此遂不敢復返云。

彼得牧人

赫士叢林之間。有一高山。山上有仙。恆於中夜現形跳舞。父老相傳。謂伏祿巴勞賽大皇帝猶在蠻洞臨朝。有時一現其身。踞雲石之座。赤鬚垂地。或賞其所好者。或懲其所惡者。赫赫聲靈。宛然如在。惟終年不過偶見一二次。或竟不見。殊無一定。往來行人。有誤履其禁廷之間者。往往有奇遇。今吾所述。亦卽其奇遇之一。數十年前。是山之麓。有一牧人曰彼得者居之。每日清晨。彼得驅羊出牧於山中。及夕。或以路遠不及歸。則往往圈羊於一林翳之地。地有古垣。四周環抱。足可爲欄。

人與畜俱得安臥竟夕。無他慮也。一夕。牧人驅羊入欄。顛倒點視。亡去一羊。及晨數之。則是羊宛然在焉。如是者非一次。牧人心竊以爲異。乃留意觀察。則古牆之中。中有一罅。是羊及夕卽穿罅出。彼得尾之。匍匐而下石崖。卒至一洞。洞中積粟甚夥。羊俯首而食。優游自得。且粟自頭上降。簌簌有聲。彷彿如飛雹。彼得大奇。仰首四顧。則洞中又黑暗甚。竟不能察粟之所自來。厥後彼得凝竚以聽。似聞馬蹄雜沓。及蕭蕭嘶風之聲。再審之。始大悟。蓋有人方秣馬其上。粟卽自槽中下墮。然深山之中。人跡罕至。胡有潛居而秣馬於此者。正疑訝間。突有一小奚童自後至。請彼得從之行。彼得愈益奇詫。欲窮其異。姑從之。曲折而入一庭。崇墉高峻。其地似在空谷之中。頭上重岩錯突。樹枝交橫若臂。僅露一綫之天光。微可辨路。其下則芊芊細草。一片廣場。中立十二高年之武士。狀貌莊嚴。相與爲九柱之戲。彼得既至。衆武士各相視不語。狀類啞人。惟作勢令彼得共戲。彼得始則側目偷睨。見衆武士修髯古服。似皆有年有德之人。意頗自怯。久之。膽漸豪。竟與共戲。且趨而飲。

其壘中之酒。酒味濃郁。馨香四流。彼得飲之。精神爲之煥發。興會益淋漓。俄而戲畢。身忽寤。則見仍臥於圈羊之舊地。地下碧草茸茸。四周敗垣環抱如故。試爲摩挲睡眠。則先時所牧之羊。竟寂焉不見。足下草似加長。頭上之樹。枝幹交橫。恍惚爲前此所未見。彼得頻頻撼首。疑訝不止。起而躑躅。悵悵循舊徑而歸。一路覓其亡羊。終不見蹤跡。俄而抵一村。則彼得之家在焉。途中與村人遇。皆不之識。服式既異。語言亦幾不同。彼得殷勤問其羊。村人則皆支頤瞠目而不能對。彼得見之。掩口欲笑。忽自觸其頷下鬚。鬚鬚然長且一尺。益益大奇。自思得毋夢乎。抑殆入迷途矣。然迴望山林。則昔時之風景。以及所居之室廬田園。歷歷如故。且往來行人。間有過而詢問者。則村人仍舉村之舊名以對。於是彼得搖首踟躕。莫名其妙。既抵家。家中似久廢不治者。庭前臥一不相識之童子。衣懸鶉百結之衣。其旁有犬。齒落而毛稀。彼得審之。似曾相識。顧彼得呼犬。犬轉向彼得大吠。狺狺不已。入門。見室內景况蕭條。初無長物。彼得至此。復返身踉蹌出。狀類醉人。大呼其妻若

子之名。願無人聞而應之者。少焉。倏有一羣婦女稚子。峰擁而至。環立此蒼髯老人之前。同聲問曰。若何人。將覓誰者。彼得自思吾返吾家。而轉舉己之妻孥。問人未免離奇。因姑舉一人之名問曰。韓斯鐵工。衆聞之。俱繹舌瞪視而不能答。厥後有一老媪曰。韓斯乎。彼在七年之前。已至爾今日未至之地矣。又問曰。佛蘭谷紐工。又一老媪倚杖答曰。天拘其靈魂矣。十年之前。彼已入不能出之室。彼得就視此老媪。不禁聳異。蓋此媪亦彼得舊友之一。而面貌奇改。幾不可識矣。既而集問者漸散。又有一少婦臂上抱嬰。排衆而前。一手則牽一三歲之幼女。三人容貌。竟酷似其細君小影。彼得斗問曰。爾何名。曰。馬利。曰。爾父何名。曰。天佑其人。彼得是也。彼去已二十年矣。吾儕日夜索之於深山窮谷中。而不可得。彼之羊畜皆歸。而其人則永永不返。時吾方七歲也。彼得至此。不能復耐。大呼曰。吾彼得也。吾非他人。彼得是也。且言且前。抱其女臂上之孩。而親其吻。此時衆鄰人皆張口木立。不知所云。厥後驟聞一人呼曰。噫。此人果爲彼得。又有數人應聲曰。然。此彼得也。此

彼得也。於是家人歡迎鄰人歡迎。蓋一別已悠悠二十載矣。

聰慧之四子

一窶人生四子。俱聰慧。一日父語其四子曰。吾親愛諸子。吾家貧無以遺爾曹。爾曹宜早自爲計。各出外習一業。以計將來。四子唯唯。於是各手執行杖。肩荷小包。與父珍重而別。同時出門。行數日。抵一十字之途。四人將分袂。長者曰。從此別矣。四年之後。吾四人當仍以是日會於此。此去前途各自努力。言已。遂分道而行。長者途中忽遇一人。問其何之。且何所事事。長子答曰。吾將占運於四方。今當先習一業。其人曰。盍從我游。吾將教子爲從來未有之猾盜。長子曰。不可。此非正業。其結果不過縊架而已。其人曰。爾毋懼。吾教子爲天然之盜。不干人世間事。人世之所遺棄者。而子取之。夫又奚傷。長子於是從之往。悉心受業。未幾學成。一一得傳其祕訣。次子亦遇一人。詢以出行之故。次子告之。其人曰。若從我去。吾將教子爲占星之士。此業大佳。爾苟習星學。則天下孰能逃爾之鑒者。次子悅其言。從之。亦

遂得盡傳其絕技。肄習既畢。次子將別師而歸。師畀以一鏡曰。爾持此鏡。可以盡窺天地之祕。舉世莫能遁矣。三子則遇一獵人。攜之同往。授以行獵之技。既而將別師歸。師又與以一弓。曰。爾持此弓。則射之無弗中者。少弟踽踽行道中。遇一人問之曰。爾願爲紉工乎。少子曰。否。使吾自朝及夕。盤屈而坐。以從事於一綫一鍼。吾弗爲也。其人曰。子所言。乃尋常之紉工耳。吾所授爾之業。則有大異於斯者。少子再思無他術。遂從其言。習爲紉工。臨別。師與以一鍼。曰。子持此鍼。不論遇何種之物。卽柔脆如卵。堅強若鋼。均可以此縫之。且鬪接甚密。而無縫際之可尋。無何而四年之期屆矣。四兄弟仍會於十字之途。歡然相見。共啓程而歸。具以中途所遇及其肄習之業。一一告父。一日。父率四子共坐庭前一高樹之下。父曰。吾今欲一試爾諸子之才。於是仰視樹上。謂其次子曰。此樹之顛有鵲巢。巢中有卵。其數幾何。星士取鏡望之曰。其數爲五。父謂長子曰。爾爲我竊卵下。彼鳥方翼而睨之。毋爲所覺。於是猾盜升樹。竊取鳥身下之五卵。以獻於父前。而鳥果不之覺。其父

取四卵分布於案之四角。而以其一置於中。謂獵人曰。爾可一矢盡剖其卵爲二。獵人彎弓射之。貫五卵。果如父意。父謂紉工曰。今及汝矣。爲我縫卵及殼而完之。毋使有幾微之害。紉工秉鍼縫五卵。既畢。使盜還寘於巢。卵一一仍在鳥翼下。鳥初不知。伏而孵之。數日後。殼啾啾而鳴。僅頸上現微紅一綫。則紉工縫合之痕也。父喜曰。小子可造。爾曹具此技能。吾無憂矣。無何。國中忽遭一奇變。蓋國王之公主。突爲一巨龍攫去。王日夜震悼。布告國中。有能救公主返者。卽妻之。四兄弟乃相謂曰。此其時矣。吾儕當努力爲之。於是四人共謀救公主。星士先取鏡窺之曰。噫。得之矣。吾見公主方坐於海濱一石上。而有一巨龍守其旁。是非用舟不可。遂共詣王請賜一舟。載兄弟四人入海。既抵其處。則公主果坐一石上。如星士言。巨龍則伸首倚公主而睡。獵士曰。吾不敢射。苟射之。恐傷及此美公主也。猾盜曰。吾必竭力以効其才。遂獠行進。奮臂抱公主以歸。身手輕捷。龍竟弗覺。鼾睡如故。四人無任歡忭。挈公主歸舟。舟甫起碇。龍醒。失公主。駕空大吼而至。張牙伸爪。直

撲其舟。獵士急彎弓以射。中其腹。殪之。顧龍大物也。驟下墮。波濤怒激。噴湧壁立。全海爲之震搖。舟覆焉。衆人伏一碎板上。岌岌將沉沒。於是紉工急取鍼縫之。未幾而板合。諸人遂坐其上。且揚櫂。且集破舟之材。共事修葺。頃刻舟成。諸人乃揚帆出海。卽日歸朝。以公主還獻於王。王大悅。謂四人曰。汝曹四人俱有功。顧惟一人可尙主。汝曹自推定之。將與誰者。四人遂爭論不止。星士曰。苟非吾持鏡以窺得公主所在。則若曹皆無所施其技。故公主宜歸我。盜曰。若縱能窺見公主。亦何益焉。吾親奪公主於龍爪之下。公主宜歸我。獵士曰。否。公主宜歸我。我不殺龍。若與公主早死龍爪下矣。紉工曰。否。否。爾曹皆不能得公主。公主宜歸我。非我補舟。則爾曹烏得至此。王乃解之曰。爾曹之言皆當。顧旣不能人人有之。則曷若人人不有之爲愈。今吾願留公主。而割半國之富。以酬若曹之功。何如。四人聞言。爭論始息。王遂如言以賞之。從此四子安富尊榮。同居優樂。並各善事其父焉。

高珊莫

一樵人有一女曰馬利。甚愛之。一日樵人謂其婦曰。河旁有杉樹之林。須囑穉子毋入。此中林景翳晦。陰氣逼人。中夜恆有怪物出沒其間。吾聞人言之數矣。良可怖也。樵人言次。其婦卽往視馬利。馬利忽不見。蓋是晚小馬利與其狎伴馬丁。正在谷中爲迷藏之戲。馬利曰。彼匿何處。必入杉林中矣。遂奔視之。此時忽見一小犬。搖尾戲躍於前。女逐犬。犬奔入林。馬利登阜望之。大悅。蓋所見者非黯淡之杉樹林。乃一綺麗芳園。花明柳暗。碧草如茵。蛺蝶娟娟。繞人而飛。鳥歌聲尤爲清婉。其下有數佼好之童子。四處散戲。或採花。或摘草。或跳舞林中。馬利驟覩此神仙之境。目蕩神馳。正瞻望間。忽有一舞童奔其前。呼曰。吾友。爾來此訪吾儕耶。吾儕甚願與汝嬉。盍從我往。言次卽摘樹上數嘉果。以餉馬利。馬利食之。頓忘其家。願從童子往。童子歷引馬利。示以種種之遊戲。有時引馬利立蓮花之上。雙雙對舞。有時飛升樹巔。跳躍枝頭。以爲戲。童子體態輕靈。能履空如平地。嘗挽馬利之臂。對立空中。乘風婆娑而舞。有時則偕往觀王后之宮。宮中爲之陳美食。奏音樂。四

周名花。爭芳吐豔。倏而紅。倏而紫。倏而黃。倏而綠。顏色時時而變。有時入觀其寶藏之庫。黃金纍纍。積如邱陵。門前則有數小侏儒守之。此一片仙壤。自外而視。不過一黯淡之荒林。而內實蘊無窮之妙境。平時黃霧漫漫。四塞以遮俗人之眼。又有數小豎踞坐樹巔。環伺而守。蓋恐凡夫之涉足其間也。一日馬利問童子曰。爾爲誰。童子曰。吾名高珊莫。吾率吾同類居此。與世無爭。與人無競。非特不爲爾曹崇。且能爲爾曹造福。馬利曰。若王后安在。童子曰。勿聲。勿聲。吾王后非爾所能見。彼今他出。必俟爾去此後。彼始歸耳。然爾去此之期。亦不遠矣。未幾。高珊莫謂馬利分袂有日。贈以指環。藉伸友朋之雅悃。送馬利至於林端。曰。今別矣。幸毋相忘。更有一事宜留意。爾歸後。毋以今日所見者告人。亦毋重訪桃源。不爾。則吾曹立去此林。永永不復來矣。馬利唯唯。一回首間。則杉木陰陰。無異疇昔。馬利遂亟亟覓途而歸。曰。吾父母不知引企何如矣。且行且瞻道左。見前日之柔條綠葉。今盡枯黃。又大異之。既抵家。家廬已改舊觀。入室見父。則顏色蒼蒼。大增老態。母在其

側亦幾不復相識。旁又坐一少年。馬利因問曰。父乎。是少年爲誰。父詫曰。誰呼予爲父。旣而曰。爾乎。爾豈吾久亡之馬利乎。俯審之。始識其爲馬利。乃大喜。旁坐少年。則卽馬利之舊友馬丁。固狎伴也。少年曰。異哉。爾竟忘我至七年之久。爾猶憶當日田中之戲乎。爾久久不歸。吾曹方以爾爲死矣。不圖今日得與爾相見。久別重逢。是真喜出望外矣。馬利不語。蓋謹守童子之囑。不敢直告。惟聞此瞬息之頃。已閱七年。亦殊訝詫。況昨居仙境。今在敝廬。心中亦不勝滄桑之感。久之。亦漸忘懷。惟以其事爲夢境而已。逾數月。馬利遂嫁馬丁。結褵以後。倡隨甚樂。旣而誕一女。卽命名爲愛耳菲。也卽豎示不忘舊之意也。此小孩貌旣娟好。性亦馴良。人人見而愛之。馬利則以爲酷似林中之小豎。顧祕不告人。人亦未有知之者。一日馬利爲愛耳菲易衣。瞥見其頂上懸黃金一方。絡以絲組。與仙童手中所持者無異。詢之愛耳菲。則云得諸園中。馬利奇之。擬俟女往。尾而一覘其異。薄暮。女果入園。馬利從之往。入一林翳之下。席地而坐。則高珊莫已先在焉。馬利大駭。旋聞高珊莫

言曰。吾親摯之愛耳菲。爾母幼時。嘗從吾曹往。同游甚樂。惜今王后已返。不克挈爾一游仙境耳。語時。遂採身旁玫瑰花一枝。張口呵之。曰。贈若此花。此花可保鮮。豔一年。移時始去。馬利自此愛其小愛耳菲。逾於平時。見彼日必一往園中。與高珊莫嬉游。常匿而窺之。惟不與相見。一日高珊莫挾其小友。騰空蹈舞。連跨數樹。馬利懼其孩之墮也。驚極失聲而呼。高珊莫卽輕推愛耳菲於地。似有怒容。旋飛越而去。然猶時或一來。與其小友嬉戲。蹤跡未嘗遽絕。如是者久之。漸爲馬利之夫所覺。怪其女舉動之奇。時相譏呵。且欲禁止其女外出。謂杉林之中。必有妖物爲祟。馬利力與之辯。終弗信。馬利不能耐。遽引其夫觀仙童及愛耳菲所爲。冀實其言。甫入園。高珊莫已知之。昂頭一嘯。立化爲鴉。翱翔入杉林而去。馬利及愛耳菲俱爲之淚下。蓋故人從此不復見矣。馬丁至此。意頗悔。思欲一訪仙蹤。及夕。潛步入林。至則惟見無數枒槎古木。合抱不交。風吼雷鳴。樹枝皆颯颯震動。遠近一黑。不見人影。馬丁無可如何。敗興而返。詰朝。出門四望。則樹木半已凋謝。野草枯。

河流竭。似舉世皆有黯淡悲涼之象。俄而村人走集。各舉夜來之奇事。互相告語。有聞風雨聲者。有聞空中人語者。有見無數之小生物。栩栩然自杉木林中飛出者。鄰人一一驚奇道怪。議論不止。中惟有一年老之舟師。語尤荒唐。據言彼方棹舟於林畔之河中。夜將半。突有人奪其艇去。伏而窺之。則見小童數百。紛紛裝載財寶。舁置舟中。既渡河登陸。留一金於艇以爲酬資。遂有仙影無數。簇擁其主。乘風駕霧而去。止於東臯。一路細樂悠揚。妙音清脆。有人歌曰。草萋萋兮長征。人翩翩兮若驚。縞羽翻兮深不見。玉童遙指兮雲程。愛耳菲聞之。眷懷仙侶。嗚咽不勝。時時執其所贈之花。覩物思人。不忍釋手。既而一年已盡。魔斷而花亦謝矣。女遂植其蓼於園中。花漸長。良辰佳夕。女坐花影之下。猶每憶其仙友高珊莫不置云。

菜

一少年獵人。偶過林畔。遇一老嫗謂之曰。先生無恙。吾饑且渴。不可忍矣。先生其有以饋我乎。獵人意頗憐之。探手衣囊。盡取其所有以相贈。既而欲行。嫗止之曰。

吾友請少留。吾愧無以報子之德。願告子一言。子此去前途必見一樹。樹上懸一外衫。而有九鳥飛集其上。君試射之。必中一鳥。鳥墮。外衫亦隨之墮。君取之。此名如意衫。苟披諸身。則思欲何往。即何往。罔不如意。然後更剖死鳥而取其心。而藏之枕下。則每日晨起。必得黃金一錠。此二者皆異寶。君其誌之。獵人致謝而別。自思曰。果如所言。則嫗之貺我者。可謂厚矣。約行數百步。果見一樹。樹上有鳴噪之聲。仰首而視。則有鳥一羣。方伸喙及爪。且啼且鬪。似爭欲奪此外衫者。獵人曰。異哉。老嫗之言果驗矣。遂彎弓射之。羣鳥驚飛而起。祇中其一。鳥墮。衫亦隨之而墮。獵人一一如老嫗言。剖鳥而取其心。攜衫以歸。翌晨。試翻枕下。果得黃金一錠。次日亦然。自是而後。獵人室中纍纍。積金無算。遂躊躇曰。使吾家居。安用此多金爲。吾曷不浪游天下。以快厥志。於是懸囊及弓於頸上。摒擋出門。行數日。道經一林。林下有小舍。中坐二人。一爲老嫗。一爲絕色之女郎。方倚窗面外。四周眺望。而老嫗者。實怪也。見獵人至。即謂女郎曰。汝其觀哉。彼少年懷一瑰奇之寶。踽踽來此。

吾曹必奪而取之。吾親愛之女郎。汝其當意。語時。獵人已至。睨女而言曰。吾僕僕行久矣。今欲入舍中少憩。明日。吾必酬爾以多金。女笑諾。起而逆獵人入室。曲意承迎。獵人大悅。魂魄爲之顛倒。一心無主。惟視女之意旨而行。女有言。唯唯惟命。老嫗曰。今可以取彼鳥心矣。女遂竊之。此奇寶一入美人手。而獵人枕下不復得金。顧獵人初弗介意。以爲吾雖失一寶。而能博此美人歡。則亦不啻得一寶矣。逾數日。老怪又謂女曰。鳥心則得之矣。而如意衫則猶未也。盍並圖之。女郎意似不忍曰。此不如姑以遺彼。彼已喪其財矣。怪大怒曰。此如意衫者。乃世間希有之大寶。爾顧欲失之交臂耶。女不得已從之。於是倚立窗下。遙望對面之山峯。面有愁色。獵人曰。子何憂之深也。女曰。嗟乎。彼處有一花剛石峯。中產金鑽。吾渴欲往彼處一探而不可得。蓋巖石峻嶒。突峙天外。其能至者祇飛鳥耳。人則不能。獵人曰。子毋憂。吾能致子於彼峰之上。遂出如意衫。二人共披之。發願至花剛石峯。異哉。寶物有靈。一轉瞬而身已至矣。四顧金鑽纍纍。璀璨生光。二人不覺大悅。乃往來

選擇其大且精者。以便攜歸。頃之。獵人憊甚。謂女郎曰。吾疲茶極矣。盍少憩。二人遂席地坐。獵人倚首於女肩而睡。少頃卽酣。女乘間解其所御之外衫。披諸肩上。又拾金鋼鑽無算。潛遁而歸。獵人寤。始知中計。被棄於荒崖之上。乃曰。嗟乎。何世人之多詐也。坐而悲嘆。不知所爲。正悽愴間。瞥見有兇獍之碩人三。越山而至。身巍巍若巨塔。狀至可怖。獵人自思曰。今惟有僞作睡狀。聊以自救。遂臥地佯爲深睡者然。碩人至。其一蹴以足曰。何物小蟲。蜷體而臥。其二曰。不如踐而斃之。其三曰。區區者胡足介意。聽之可耳。彼苟登山高之處。立爲雲捲挾去矣。獵人盡聞其語。佯睡如故。碩人去。則徐徐以登山巔。據石而坐。少頃。果有雲圍繞其身。盤舞作旋風。立攝獵人以行。如是者數小時。雲氣忽散。獵人冉冉墮地。張目四顧。則身在一園中。但見彌望青翠。皆蔬菜也。斯時獵人旣饑且渴。困憊至不能舉步。思覓一鮮果食之。卒不可得。旣而自思曰。吾曷不食此生菜。菜亦能蘇困而養身。遂摘菜數頭食之。方下咽。覺身忽大變。輾轉已化爲驢。大懼。且枵腸輓輓。思食如故。而菜

味又殊鮮美。於是獵人更易一種美菜。摘而嘗之。則身又變。此次有幸。獵人竟得復還本相。遂偃臥地上。少紓其勞。既寤。起摘美菜惡菜各一頭。置之囊中。自思曰。吾可藉此以恢復舊運。而懲彼婦之姦矣。獵人乃輾轉訪問。卒蹤跡至老嫗及女所居。復塗面易裝。使彼母女不復相識。踵門而請曰。吾憊矣。不能再行。盍許我賃宿一夕。老嫗曰。爾爲誰。來此何事。對曰。吾使臣也。國王使吾覓天下之嘉菜。吾幸而得之。今天已暮。不得不暫宿於此。明晨卽邁返耳。老嫗及女郎聞有嘉菜。咸爲流涎。思一嘗之。曰。先生。爾所攜嘉菜。能賜吾儕一嘗否。獵人曰。惟命。吾此行僅攜菜二頭。今分其一以饋汝可矣。遂啓囊而與以惡菜。老嫗攜菜入廚。烹治之。既熟。老嫗不待其出釜。立夾數片入口。甫下咽。則頓失人形。奔至庭中。化爲驢。一婢入廚。見菜熟。取而嘗之。亦化爲驢。此時女方與獵人相對坐。久之。老嫗及婢皆不至。女心中亦欲一嘗菜味。曰。菜胡爲尙不至。獵人知必有變。曰。吾爲爾往視之。出則見二驢相逐於庭。菜盡覆地。獵人乃取剩菜少許。盛以盤。還獻於女。女食之。亦奔

入庭。化爲驢。與其母及婢爲伍矣。獵人乃醜面而出。使驢識之曰。爾曹試識我。我今正以報爾曹之姦也。遂取繩繫三驢之項。牽之而適磨坊。謂磨坊主人曰。吾有三孽畜於此。請以贈若。若但如我言豢之。必能大助爾力役。磨主曰。固所願也。惟不知若何豢之。獵人曰。老者每日鞭三而芻一。其次爲婢。芻三而鞭一。其次爲美人。則芻三而勿鞭。蓋獵人尙不免有憐惜美人之意。故不欲使女受鞭也。於是獵人遂返其居。數日後。磨主忽至而告之曰。老驢已死。餘二驢尙生。顧進食甚少。悲戚不勝。恐亦不久於世矣。獵人憫之。命磨主驅驢返。旣至。卽出美菜食之。女翩然忽現其本相。造膝自陳曰。吾親摯之獵人。乞赦吾罪。吾母納吾於非。非吾之願。吾愛君之篤。始終不渝。君之如意衫。尙懸複室。而鳥心亦在。當一一還君。獵人曰。儲之。吾與汝何別。吾將妻汝。二人遂成婚。于飛偕老焉。

鼻

昔有三兵士久戍異地。一旦罷歸。皆貧甚。囊中至不名一錢。沿途且行且乞食。不

勝顛困。一日。偶過一森翳之林。日已夕矣。三人無可奈何。投林止宿。乃共議防堵之策。擬以二人先睡。一人坐守之。俄而第二人起。則第一人就臥。至夜半。則第三人起而代第二人。如是更番而寢。互相守護。以防猛獸之突至。議既定。二人遂先偃臥地上。倏而熟寐。其守者一人。則作火於樹下。聊以辟寒。坐久之。突有一紅衣之小豎至。問曰。爾爲誰。曰。吾一老且貧之兵也。暮年落魄。無以聊生。今與吾二同伴宿此。一身而外。更無長物。君何來。盍共小坐以辟寒乎。小豎曰。子誠長者。吾將有以贈子。遂取外衫一襲以授兵。曰。爾苟以此加諸肩。則爾有所願。罔不立償。小豎既去。第一兵旋就臥。第二兵起。坐未久。則小豎又至。第二兵亦竭誠相待。如其前伴。小豎遂贈以一錢囊。曰。囊中金常滿。爾可恣意取之。第三兵值守。亦遇小豎。小豎贈以一奇角。曰。爾苟吹之。則衆人立集。蓋其聲能令人聞之而酣舞。且惟汝之命是聽。翌晨。三人各舉其事以相告。並出寶觀之。於是相將而出。懷寶以遊四方。歷時數月。僅恃一錢囊。已足敷三人之揮霍。又久之。三人漸厭浪游之苦。咸欲

成家。第一兵乃披外衫。發願欲得一麗城。倏忽間而三人已在一城中矣。亭林園。環立其前。更有一美輿。上駕高頭之駿馬。載三人歸邸第。如是者共居數時。相得甚樂。願家居久。又漸覺無聊。三人於是各披美服。懷異寶。共駕車而出。往覲一鄰國之王。王見三人之車馬煊赫。衣服麗都。以爲必貴客也。頗歡迎之。翌日王之公主與第二兵出而散步。瞥見兵手中之錢囊。問爲何物。兵慙甚。竟舉其事以相告。而不知此公主者。實一怪也。稔知三兵之各懷奇寶。於是出其機巧。自製一囊。與兵所佩之囊無異。旣而招兵至。具酒款待。勸飲頻頻。頃之。兵酩酊沈臥。公主乃探其衣囊。取其囊而以自製者易之。翌晨。兵告歸。途中適需錢帛。將取給於囊。願囊雖在。而傾之則空空妙手。阿堵物不復來矣。兵至是始悟爲公主所賣。意大戚。呼曰。嗟乎。吾儕窮措大。今而後將何以爲生乎。第一兵曰。若毋憂。吾必取錢囊以還若。遂披外衫於其肩。頃刻至公主之宮。見公主方獨坐。四周黃金纍纍。積如邱陵。而囊中尙出金不止。公主持籌計數。狀甚歷碌。旣而偶一舉首。瞥見兵立其旁。

大驚。顛聲呼曰。有賊。有賊。宮中人俱聞聲奔集。將執兵。兵此時惶駭甚。思乘間而逃。飛步奔窗下。奮身躍出。而匆促之間。外衫突被鉤於窗角。飄墮室中。公主知其爲寶。大悅。急取藏之。兵徒步奔歸。懊喪萬狀。其第三兵見之。亦勸其毋戚戚。立取角作嗚嗚之聲。一吹而有步兵騎兵無數。蜂擁而至。咸願爲之効臂助。兵卽率之出。直抵王宮。命王速還錢囊及外衫。否則全城皆齏粉矣。王大懼。入告公主。公主曰。父勿懼。兒當以計克之。公主於是改裝爲一小家女。臂上懸筐。攜一婢。宵行至敵營。僞爲賣飾物者。侵晨。女卽徜徉營外。曼聲行歌。一時兵士空慕而來。紛紛圍擁。聽其歌。皆心神搖惑。樂而忘憂。公主旋見吹角之兵。亦在衆中。急目其婢。婢立離衆潛行入幕。見角方高懸於牆上。遂竊之出。二人得角。平安而返。於是圍軍立潰。三寶皆入公主之手矣。斯時三人費用乏絕。飄泊無歸。竟如未遇紅衣小豎之時。窮士窮士。徒束手喚奈何耳。三人計無所出。乃信步而行。各覓麩糲。以爲果腹之謀。行行未久。一人忽迷道入森林。蓋卽彼三人當年發跡地也。暮景依依。日將

夕矣。兵倚樹倦坐。少須卽酣。晨寤。張目四顧。則見樹頭萍果纍纍。香美無比。大悅。時腹中餓甚。亟摘其一食之。甫下咽。忽覺鼻上奇痒。試捫之。則鼻暴長。俄而及胸際。長尙不止。呼曰。天乎。何時方休。兵此言良當。蓋彼方藉草而坐。鼻頃刻垂及地。尙蜿蜒不已。一時旣重且墜。不復能起立。而鼻之加長如故。未幾。則延袤且及於林外矣。時彼二兵方行經是地。其一忽足觸一物而躓。其一問曰。是何物也。二人俯視之。大詫曰。世間安有如是之巨鼻者。吾儕試前進。一審其人。二人遂溯鼻而上。則見其伴輾轉偃臥於萍果樹之下。所遇者卽其鼻也。二人無奈。舁之不能起。執道旁過往之驢。而駕諸其背。驢亦不勝此重任。伏地不行。二人心灰望絕。坐而嘆息。忽紅衣之小豎又至。笑曰。吾友勿憂。吾當爲君輩圖之耳。遂命速採近樹之梨。以食其伴。鼻可復原。二人不敢少緩。如言而行。兵食梨。鼻果驟縮如初。於是皆大歡喜。稱謝小豎。小豎曰。還當爲爾曹圖之。爾曹可採梨及萍果各數枚。攜之以往王宮。旣至。藏梨而以萍果獻公主。公主苟食之。則鼻必驟長。亦如爾適間之狀。

爾然後向之索還三寶。寶昇爾。爾卽出梨治其鼻。相機而動。蔑不濟矣。三人唯唯。於是定議推一人任其事。其人遂僞裝爲園丁狀。攜萍果赴王宮。見者咸羨此萍果之美。爭欲購之。其人曰。吾必以貢之公主。公主遣婢取萍果至。見香美逾恆。遽啖之。盡三枚。俄而覺有異。手捫其鼻。鼻暴長。垂垂及地。頃刻間踰窗度園。而不知所止矣。王乃通告國中。有能療公主之恙者。當厚賞。應聘而至者甚衆。而公主不痊。此兵於是復易裝爲醫士。冠服濟楚。自稱能療公主之病。乃削萍果一小片。使公主服之。以少懲其惡。翌晨。公主鼻恙非惟不愈。且徹夜擁腫。痛苦不勝。公主哀告醫士。醫士更削梨一小片。以與公主。謂此劑必能見效。次日。鼻果略小。痛苦亦少減。醫士自思曰。此狡猾之公主。吾必再迫脅之。而後可以得志。遂復進以萍果之劑。未幾而鼻又大劇。且十倍於前。醫士曰。異哉。公主服吾之藥。初非不投。此實有物作梗其間。以致於此。吾以醫理推測。殆公主必竊彼三兵士之寶物。寶物因而爲祟。若不速還。吾亦無能爲力矣。公主力辯其無有。醫士曰。爾苟不承。則命在

且夕。幸無悔也。醫士復見王。盡告其事。王曰。吾女。爾竊彼外衫及錢囊等三物。宜速還之。毋再固執。公主乃命婢取三者付醫士。請還之。兵既復得此奇寶。大喜。乃以全梨餉之。鼻頓愈。於是此兵服外衫。懷錢囊及角。欣欣而去。各以奇寶返其主人。自此三兵士退居深邸。愉樂平安。時或命一輿。駕以高頭之駿馬。出而一吸新鮮空氣焉。

五僕

昔有一國王后。御極有年。年老矣。而性彌殘酷。尤狡黠。喜以陰謀毒人。后有一女。清才麗色。豔絕一時。而其母則以之爲莽男子之陷穽。遠近聞公主之美。踵門求婚者。后必報之曰。爾爲我治一至艱劇困之事。苟勝任者。則尙公主。不爾。且立死。人皆惑於公主之冶容。願奉命而往。往則事輒不成。后於是立縛其人。至下令殺之。蓋以是而喪命者。數亦衆矣。爾時有一遐方之太子。聞公主之名。豔羨甚至。請於其父曰。兒亦欲往彼國。一占運命。王曰。不可。爾苟往。必殞其生。太子聞言。意鬱

鬱不樂。久之。遂嬰疾。纏綿牀第者七年。病終不瘳。其父見太子懨懨垂死。旣痛且悲。乃謂太子曰。爾志旣如是。堅決。則試往而一占。若運命。太子聞之。大喜。病霍然愈。體強神旺如初。摒擋出門。僕僕登道。一日。偶跨馬過一森林。瞥見遠遠有一巨動物。橫臥地上。趨視之。則人也。其人藉草臥林間。旣胖且碩。隆然高起。如一土山。碩人見太子至。則起而言曰。客乎。爾倘需人驅策者。則可使我任其職。太子曰。若肥且碩如此。吾將何所取材。其人曰。吾雖肥且碩。然豈一無取材。惟在子善用之而已。太子曰。子言良確。可從我行。吾卽用爾爲僕。肥人起立。遂從太子以去。旣而又遇一人。俯躬至地。帖耳草間。太子曰。爾何爲者。其人曰。吾有所聽。曰。所聽維何。曰。聽世上一切之事。吾善聽。凡事無所不聞。太子曰。然則爾試聽彼后之朝。方作何事。善聽者曰。吾聞刀聲霍霍。正在割求婚者之頭。太子曰。吾亦有用爾之處。爾可從我去。三人遂行。未幾。忽見有兩巨足橫置道左。其脛及股皆甚長。竭目力以望。尙不見其軀幹之所在。三人循行久之。乃見其身又久之。乃見其首。太子曰。噫。

爾身胡若是其長耶。長人曰：是何足奇。吾告子。吾苟舒體而直臥者。當更長於此道上之山。太子曰：盍從我去。吾將使若展其所長。太子率從人行。行未久。又遇一人坐道左。方向陽負曝。而其人尙通體戰栗。若甚寒者。太子曰：日曝方溫。爾何故戰栗若是。其人曰：嗟乎。日彌溫則我彌寒。日之於我。不啻嚴霜之侵骨。雖然。苟爾以爲寒者。則吾轉以爲溫矣。故吾恆不能勝冰之熱及火之寒。太子曰：爾誠可謂奇人矣。爾苟無所事事。盍從我游。負曝者唯唯。明日。又見一人立道中。伸頸四望。太子曰：若何所視。其人曰：吾善視。舉凡世界之事物。不論遠近巨細。吾皆能見之。太子曰：行矣。吾從者尙少一人。充是選者。舍子其誰。六人放轡而進。無何。遂抵美公主之朝。太子徑往謁。后曰：吾以求聘公主而至此。若后有命。不敢不勉爲其難。惟成則宜以公主匹我。后曰：吾今有三事。爾苟能一一爲之。則當尙公主。其一。吾曾遺一指環於紅海。爾當取以還我。太子歸。謂其僕曰：第一事卽大不易。須覓一指環於紅海。爾曹盍爲我協力圖之。善視者曰：吾試先謁其所在。遂趨而觀海。良

久呼曰。噫。得之矣。環在海底之石上。長人曰。惜我不能見。苟見之。立當取之出。肥人曰。吾助爾爲之。其人卽臥地張口。力吸海中之水。須臾而盡。海底乾燥如平臯。環立見。長人跨步入海。略一鞠躬。則環已入手中矣。太子取而獻於后。后視之。詫曰。指環不誤。爾已竟此一事。今當及第二事矣。吾明日將大饗汝。吾窖中則有酒百甕。欄中則有牛百頭。爾飲之。啖之。必一餐而盡。太子曰。可以招客共宴乎。后笑應之曰。可。但祇能邀一客。多則不能。太子歸。語肥人曰。子大腹便便。今可以圖一飽矣。肥人欣然從之往。且飲且啖。頃刻而盡百甕之酒。百頭之牛。餐終。太子往語后曰。今第二事又竟矣。請更示以第三事。后曰。今夕吾使公主至爾室。爾宜當意坐守之。勿使公主離爾寸步。至十二時。吾來視公主。苟公主而不在爾室者。則爾必死。太子曰。是何難。吾當竟夕不寐。以坐守此玉人耳。遂歸而召其僕。盡語之故。且曰。其間或有詭謀。未可知也。爾曹宜加意巡緝。以防公主之外逸。旣夕。后果命公主至其室。於是長人卽橫身環室而臥。肥人則當門坐。兀守如山。不使一人出。

入。善聽者帖耳於地。以察動靜。善視者登高四望。以防不虞。太子則危坐室中。守視公主。斯時明月入戶。皎皎清輝。掩照美人之面。名花相對。嫵媚益增。太子此時蓋已魂銷真個矣。俄而后乘夜施展魔術。以魘衆人。衆人俱熟寐。倏忽之間。公主已不見。迨至十二時之前一刻。魔力將斷。衆人始寤。太子大呼曰。嗟嗟。公主不見。予其休矣。一時衆義僕皆搔首踟躕。計無所出。少頃。善聽者曰。姑勿聲。待吾聽之。聽有間。大呼曰。吾聞公主亦自傷薄命。而有嘆息之聲。似尙不遠。善視者卽起而望之曰。噫。吾見彼矣。彼方坐於三百英里外之巖石間。又謂長人曰。吾友。爾速來相助。爾一舉步間。卽可及之。長人唯唯。奮步而前。頃刻至巖石之下。伸臂抱美公主。疾返太子所。則鐘猶未十二鳴也。此時人人快樂。圍坐以待。俄而后洵洵至。氣張甚。以爲此次太子必無所逃罪。比入室。則見與太子對坐者。固儼然一公主也。不覺大驚。俯首不能作一語。於是不得不踐前言。以女妻太子。願心實不甘。乃面公主而低語曰。爾爲奴輩所愚。至不能自擇其壻。吾實恥之。公主年穉而性驕。聞

此言大激其怒。次日命人負木三百捆。疊如邱山。謂太子曰。爾前此三事之成。實賴爾僕之力。爾能更使爾僕高坐積木之上。其下縱火焚之。而不畏且避者。則吾方嫁爾。公主之意。以爲僕雖力爲其主効忠。而終未必願自焚以報主。蓋欲藉此以難太子也。雖然。公主誤矣。此言一發。衆僕卽同聲曰。吾輩皆爲主人盡力。惟彼負曝者賦閑。今乃可及之矣。遂引其人登積木之上。立燔之。大火三日。薪盡燄熄。而其人兀立於灰中。身顛動若白楊之葉。曰。吁。寒矣哉。吾顛久。四肢且將廢矣。公主至此。無可爲辭。乃不得不嫁太子。明日。二人將赴禮拜堂。后怒甚。遂私傳令騎士。疾馳往禮拜堂外。俟太子至。立殺之。而以公主歸。惟須在未成禮以前。若旣成禮。則赦之。勿殺。善聽者一傾耳。卽盡聞其語。立告之太子。太子遂先時入禮拜堂。行結婚禮。騎士後至。皆失望而返。旣婚。五僕告別曰。太子之事已畢。吾儕無所事。今別矣。遂去。太子亦卽日偕公主出城。第一日薄暮。行抵一村。偶見一牧豬奴。方驅豬出。太子卽謂公主曰。爾亦知吾爲何如人乎。吾非太子。乃一貧困之牧豬

奴耳。彼驅豬者。卽吾父也。吾儕歸去。惟佐父牧豬而已。遂共入牧豬奴之廬。夜中命公主盡卸宮妝。晨起。則有一婦贈以舊衫敝襪。曰。爾宜衣此。公主於是自怨遇人不淑。謂郎果一牧豬奴耳。顧不得不勉力助之飼豬。曰。此亦我生平傲骨之報。如是者八日。公主不勝其苦。兩足腫痛。至不能行動。坐泣路隅。一人見而憐之。問爾婿果爲誰何。公主曰。彼牧豬奴耳。適方驅豬以入市。其人曰。來。吾爲子引見其人。遂導公主迤邐往。直抵王宮。旣入。則見太子方宮袍炫麗。高坐室中。公主竟不復相識。太子乃前撫其項。抱而親吻曰。卿乎。我憔悴爲卿。卿亦應爲我憔悴。遂命招賓朋。奏雅樂。大開合歡之筵。國人皆至。其樂無極。所望讀者與作者亦均蒞斯會也。

金髮公主

昔有一國王娶一后。髮純金。風貌娟麗。舉世實罕其匹。后疾。至於彌留之時。請王至榻前而謂之曰。陛下誓勿再娶。必得一人。貌美而髮金如妾者。乃可娶之。言已

而逝。王哀悼甚至。竟從其言。自是不復謀再娶。既而羣臣相謂曰。君王不可不重娶。吾儕焉能無后。遂遣使臣出訪四方。求一美好之女郎。而須與亡后同貌者。願世上女郎。固無若斯之美。卽有之。而髮亦非金。使臣遂無以報命。踰數年。王有一女漸長成。美與后同。且亦金髮。王乃語廷臣曰。吾豈不可娶吾女乎。彼之美貌。直一亡后之小影。苟不娶之。則吾終身不得娶矣。廷臣聞之。大震曰。父妻其女。天必譴之。是有百罪而無一善。必不可。女聞之。亦大震。惟冀父斷絕妄想。因曰。世必有人以三服遺女者。女始適之。其一必製以金。赤似日。其二必製以銀。白似月。其三則必五光十色。燦若列星。是三者外。更需一裘。但必用千種之獸皮。而集腋以成者。公主之意。蓋謂如是之難題。則父必無以應。當可斷絕其妄想矣。不料王竟大集名工巧匠。立織三服。既成。則一赤如金。一白如銀。一燦爛如列星。且命獵人盡獮國中之獸。擇精美之皮千副。集腋而成一裘。摒擋既訖。使人賜之。公主至此。窘迫無可爲辭。遂俟夜深人靜之時。潛身起。取金指環一。金項環一。金胸鍼一。

裹以日月星三服。而身披千獸之裘。以煤塗面。令人不復能相識。然後躍窗而出。竟夜奔波。抵一森林。公主罷茶殊甚。遂倚樹而睡。至於日中。適有一鄰國之王。出獵過此。所攜獵狗數頭。忽止樹前。繞走四躡。大吠不已。王謂獵人曰。爾曹善察之。此中殆有獸在。獵人至樹前探視。返語王曰。大樹之下。一異獸臥焉。此獸實大奇。吾審其皮。似有千種之獸。集合而成者。今方酣臥未醒也。王曰。爾曹能生捕之。則必有賞。獵人應命前搏女。女醒。大驚曰。吾非獸。乃一貧女耳。父母俱亡。窮無所歸。惟子憐而收之。獵人曰。可。爾從吾歸。吾卽以爾充竈下之婢。代執烹飪諸役。言已。載之於車而歸。女於是卽入廚下。抱薪汲水。竟日不休。執種種污賤之役。居久之。不勝其苦。於邑而言曰。嗟乎。爾乃一佳公主。而今若此。其何以爲人矣。一日。國王將開大宴。女謂膳女曰。我可出而一觀否。膳女曰。可。雖然。子去半小時後。卽宜歸。執乃役。女唯唯。卽攜燈入室。脫其千獸之裘。取水濯面。並去其身手之煤。容光煥發。如日出雲。更啓袱取日耀之衣。披而赴宴。人見之。罔不目眩神搖。互相驚視。以

爲此殆一美公主也。王亦趨前執其手，與之對舞。心中私念曰：吾從未見一女郎有如是之美豔者也。舞罷，女鞠躬而退。王再覓之，已不見矣。王旣不知女果何往，召守門衛士問之，亦言未見。蓋女已遁歸廚下，脫衣黔面，而仍披千獸之裘。執役如故。膳女曰：姑置爾役，爾今宜煮一湯，以供王飲，但須當意，務使和味之合宜。不然，將無噉飯地矣。女如言煮湯，湯旣熟，乃入室取金指環，寘諸湯盃之底。俄而王傳命進湯，飲而大悅，以爲此味得未曾有。湯且盡，則盃底之金指環見焉。莫名其妙，遂命召膳女。膳女聞召而駭，謂女曰：爾殆治湯不潔，或味不佳，果如是者，則王必加撻楚矣。膳女見王，王曰：作湯者誰歟？膳女曰：我也。王曰：爾言不確，爾所作者，吾嘗之久矣，殊不及此美。膳女曰：實相告，乃彼女郎所作也。王曰：趣命之來。女旣至，王問曰：若爲誰？女曰：妾父母俱亡，乃一窮無所歸之貧女也。王曰：何故入宮？女曰：妾無寸能，聊束身爲竈下婢耳。王曰：何故使指環入湯？女力言不知有此事。王乃仍命就職。旣而又開宴，女復請於膳女，欲出觀之。膳女曰：爾去必早歸。王甚好

爾所治之湯。爾宜預備。女奔室內。速盥滌畢。取月耀之衣。披而赴宴。俄而王望見女。大喜。趨而與之握手。臨舞。王仍與女俱。舞既罷。女又私遁。入廚下。易衣塗面。洗手作羹。乘膳女不在。投其金項環於湯中。迨獻湯於王。王又悅之。惟詢女投入金項環之故。女仍諉爲不知。一如前日。至第三次開宴。王又命女治湯。膳女曰。子必妖也。常投物湯中。而博王之歡心。我遂不之及。女不答。乃入室更裝。披星耀之服。入殿。王卽與之對舞。殷殷相向。繾綣情深。舞方酣。王私以金環戴於女指。而女竟未之覺。旣罷舞。王仍堅握其手不釋。女力掙脫身。輾轉入人叢中。飄忽遁去。然而此行已稍久。踰半時矣。女一時無暇卸豔服。急以獸裘掩之。取煤塗面及手。忽促之間。竟遺一指未塗。膚白如故。踉蹌入廚下。作湯訖。出金胸鍼投盃中。王至此。亦略窺知其底蘊。立命召女至。瞥見其一指雪白。而臨舞遺贈之環。儼然尙在。亟趨前力握之。女方欲脫身走。而風動裘開。星服復炫耀而出。女至此。遂不復能韜晦矣。於是脫裘滌面。一去積污。而世間絕色之美人乃見。王喜曰。卿吾所摯愛者也。

今而後與卿永永不相離矣。即日大饗賓客。勅女爲王后。而行結婚禮焉。

盜壻

一磨坊主人生一女。旣長成。貌殊美秀。其父愛且憐。常語曰。苟有可意之人。而欲求吾女爲偶者。則吾必許之。蓋吾女嫁。則護惜有人矣。旣而果有一少年至。舉止豪華。服飾尤炫麗。其父一見大悅。遽許以女嫁之。願女之愛新壻。則殊不及乃父。不惟不愛。且每一相見時。心中輒慄慄有懼意。志志不寧。一日。壻謂之曰。爾旣許爲我婦。胡不一臨吾家。以領略寒舍况味。女曰。吾不知若家在何許。壻曰。吾家卽在彼昏黯之綠林中。女推諉不欲去。曰。吾不知何途之從。壻曰。爾來復日。宜來訪我。吾已邀客相迓。此去所經之道。吾遍撒以灰。爾循之而進。當不患迷途矣。女不得已許之。屆時。女將出門。心中志志殊甚。乃取豆數升。實囊中。懸之而出。旣入林。則沿途果已撒灰。遂遵循而往。每行一步。輒取豆少許。投道左。嘿爲之識。行行竟日。卒抵一家。排闥入。室中闐其無人。內外岑寂。寂聞有一啼聲。曰。夫壻綠林客。新

人美如玉。何如早回頭。毋得輕失足。女周顧。則見一小鳥方坐籠中。籠懸簷下。頃之。鳥又搏翼而啼曰。夫婿綠林客。新人美如玉。何如早回頭。毋得輕失足。女更進。歷遊諸室殆遍。卒乃登樓。入最後之一室。則一龍鍾老媪在焉。女呼之曰。媪。請以相告。吾郎果安在。老媪曰。唉。吾親擊之女郎。爾已墮人之穽中。而尙不自知耶。少頃盜至。必將傷爾之生。吾不救爾。爾必死矣。媪乃匿嫁娘於桶後。曰。伏此。毋動作。不然。禍且立至。俟盜寐。吾二人可偕遁。吾亦欲去此久矣。語畢。盜已率諸同類入。並挾一少年女郎。亦被盜誘致而來者。盜入室。卽縛所挾之女郎於側。旋登座。豪酺大嚼。而女郎悲呼慘切之聲。充耳不聞。惟與以酒三卮。一紅一黃一白。強女郎飲。飲訖。女郎立倒地而僵。嫁娘自桶後窺得此情狀。則大懼。戰慄不已。有頃。盜俯視倒地之女郎。則旣死矣。惟見其纖指之間。猶戴一金環在。意欲取之。遂趨近女郎側。力脫其環。環一躍入空。輾轉至桶後。而適墮於嫁娘之衣襟間。盜秉燭四覓室中。卒不得見。其一盜曰。若盍一視桶後。指環殆在彼。此言一發。嫁娘懼極。幾失

聲而呼。幸老媪從容言曰。若毋躁。請高坐飲啖。待明日覓之。吾敢信環之不他遁也。於是羣盜不復覓環。仍坐而飲啖。老媪乃潛置眠藥於酒中。盜飲之。皆酣然倒臥。嫁娘乃自桶後出。蒲伏而前。老媪掖之下樓。拔關啓扉。相將逃出。此殺人之窟。此時灰之撒於地者。已消滅矣。惟所擲之豆。則皆生根而萌發。二人藉此辨路以歸。及旦。卽爲成禮之辰。盜至。女父盡招儔友赴宴。旣就席。一客倡議。每人皆須演談一故事。輪流及於新壻。語嫁娘曰。吾愛子豈一無所知者耶。請代語一故事。嫁娘曰。可。吾昨得奇夢。當爲述之。憶夢入一森林中。行行旣久。抵一室。室中闐其無人。僅有一鳥在籠。引頸而啼者。再曰。夫壻綠林客。新人美如玉。何如早回頭。毋得輕失足。吾於是遍游諸室。卒登樓。見一老媪坐其中。吾問之曰。郎居此乎。彼答曰。唉。吾親摯之女耶。爾已入於殺人者之窠。爾壻將殺爾矣。言時。彼卽匿吾於巨桶之後。須臾。羣盜皆至。並挾一少婦俱來。一盜出酒三種。以飲少婦。一紅一黃一白。婦飲之。立墮地而僵。盜旣殺婦。又見其纖指間。尙戴一金環在。起而力脫其環。環

突飛入桶後。墮吾衣中。遂爲吾所有。今此環固儼然在也。言已。取環以示座客。復戟手指盜。大聲曰。盜非他。卽爾是也。盜至此。駭極。面白如死灰。逡巡起欲遁。客執之。解赴法庭。於是盜及其黨皆就捕。各判以相當之罪焉。

三懶漢

昔有一國王生三子。王並愛之。略無差別。初不知登遐之後。將傳國於誰。一日呼三子前謂曰。吾親摯之兒。吾今欲得天下第一懶漢。以爲嗣王。不知爾三人中孰爲最懶者。長子曰。然則國爲兒有矣。吾懶甚。譬如臨睡之時。有物入吾目。至於兩睫不能閉。而吾酣睡如故也。次子曰。吾父國爲兒有矣。吾尤懶甚。吾嘗坐爐旁以取煖。俄而火大熾。兩趾皆焚。而吾不走避。蓋不願有一舉足之勞也。三子曰。吾父國當爲兒有矣。蓋吾之懶。雖有一繩縊吾頸。勢將垂斃。一人以利刃授於吾手。使割之。吾寧就縊。而不願舉一手以爲之也。父聞之。喜曰。吾不意爾能若此。大佳大佳。然則爾其嗣吾國矣。

七鴉

昔有一人生七子。厥後又舉一女。女幼甚。體格娉婷而羸弱。舉家慮其或不永於年。欲速爲之舉錫名之禮。其父乃使一子赴井汲水。六人聞之。均從之往。人人爭先就汲。倥偬之間。遂使水桶突墮於井。七人皆蠢愚甚。木立相視。不知所措。至憂懼不敢返其家。此時其父久待七子不至。焦灼特甚。初猶曰。七人殆爲童子戲而忘返耳。又須之。七人仍不返。父大怒。力詛其子皆化爲鴉。父言一出。突聞頭上咕噪有聲。仰視之。則見七鴉盤翔於上。皆深黑如墨。父心知其爲七子所化。意大悔。顧已無及矣。幸有此嬌癡之幼女。依依左右。日漸長成。則喪子之戚。亦以少紓。女既長。初不自知其有兄弟。父母亦未嘗與言及之。一日。女外出。聞有人議其後曰。噫。彼誠豔矣。然彼之兄弟。皆爲彼而死。不亦哀哉。女聞之。痛甚。至其父母之前。問已果有兄弟否。今若何矣。父母此時不能隱。遂語以事之顛末。且曰。若生之初。實爲此事之厲階耳。女自是竟日鬱鬱。傷懷不已。念已惟有竭力以覓其兄。不遑寧

息。一日忽私遁出。漫游四方。將遍覓其兄之所在。以救之歸。身畔無長物。惟父母所賜之指環。及麩麥一方以防饑。清水一甕以防渴。如是而已。行行復行行。至於世界盡處。將就而問諸日。日炎酷如火。顧不可近。乃返奔之月。月又甚寒凜。凍體欲僵。女於是旁趨而之星。星待之殊殷殷有情。贈以木製之鑰匙一。曰。此去有一玻璃山。山上有城。爾兄居焉。爾持此往。可以闢城門而入。女受匙。裹以布而懷之。復進行至玻璃山之上。則城門已闔。女探懷出布。布啓而中空無物。木匙已無在焉。女至此。手足罔措。蓋失此匙。則玻璃山之城門。遂不可闢。一時且悔且恨。遽拔囊中之刀。斷其一指。指墮。大小短長。適如其所失之木匙。女見而心動。姑取斷指投門中。門立啓。女乃得入。則有一侏儒前問曰。若何所覓。女曰。吾欲覓吾七兄。卽彼七鴉是也。侏儒曰。吾主人外出未歸。爾盍須之。女遂從侏儒入。則見室中已備餐。桌上賓殺七小盤。酒七小盃。羅列井井。女乃就椅坐。每盤竊食少許。酒亦如之。至臨末之一杯。則脫手上指環。潛投其中。俄而聞空中有搏翼聲。啼噪聲。侏儒

曰。主人歸矣。七鴉入。將就桌飲食。視盤及盃。則相與喟曰。誰食吾盤中殮。誰飲我盃中酒者。噫。是必有生人至此。語未畢。第七鴉瞥見盃底一指環。審之。知爲父母之物。呼曰。噫。吾小妹其來此乎。果爾。則吾黨之難釋矣。女此時方立門後竊聽。聞之。突奔而出。七鴉立起化爲人。各返本相。於是相抱親吻。皆大歡喜而歸。

羅崙及五月鳥

一樵人日赴林中採薪。一日。正行間。突聞有小兒啼哭聲。逐聲以求。似聲出其上。仰視則見一高樹。有幼女跨坐枒槎間。啼聲卽自彼而發。蓋此女之母方熟睡。有鷹奪之於其懷。啣女而去。旣乃棄於樹上。樵人遂升樹取幼女下。自語曰。吾將取此窮孩歸。與吾子羅崙共鞠之。遂挈以返舍。久之。女稍稍長成。樵人卽名之曰五月鳥。以得之於樹上。且時當五月也。羅崙與五月鳥雅相愛悅。一日不見。輒悒悒不歡。顧樵人家貧甚。時虞斷糧。幾無以供其婦及二孩之食。厥後益益匱乏。日夕憂思。計無所出。其婦乃謂之曰。夫子。聽吾一言。明日清晨。爾可誑二孩出。各與以

麤糝一方。而導入森林之中。棄之而歸。但任彼二人飄泊一生。吾夫婦力有不逮。實不能養贍之矣。其夫曰。不可。吾雖貧。安忍以二孩奉林中之荒獸。而膏其齒牙乎。婦怒曰。噫。爾不聽吾言。吾儕其一。一餓斃已耳。遂與其夫勃谿。竟夕不止。其夫不得已。卒從其策。此時二孩方臥內室。聞勃谿聲。遽醒。潛起而竊聽。則盡聞其夫若婦之言。五月鳥嘆曰。嗟夫。吾二人從此已矣。言罷而泣。羅崙輕躡至其前。曰。毋懼。吾自有策。遂起著衣。啓扉而出。門外月明如晝。照徹遠近。碧皋之上。白石皎皎。與清輝相掩映。羅崙乃俯拾數片。寘諸囊中而返。曰。五月鳥。請安寢。言畢。登牀熟睡。翌晨。朝日未出。樵人之婦。卽促之起。曰。兒速起。吾儕將入林矣。各與爾曹以麤糝一方。爾曹當意。宜少儲爲下午食。五月鳥與羅崙。遂取麤糝。相將登道。行有頃。羅崙輒引領迴望。癡立不行。如是者非一次。其父曰。羅崙。胡徘徊瞻望。若是。盍速行。羅崙答曰。唉。父親。吾停步以望彼屋顛之白貓耳。其母曰。騃豎子。此非貓也。乃朝日照煙突耳。實則羅崙初非觀貓。蓋藉此趨起進退間。卽暗投其囊中之白石。

以爲之識。既至林中。樵人曰。爾曹試爲我覓薪。吾將作火。爲爾曹取煖。乃積木成小堆。引之以火。少頃。母曰。爾曹殆已疲。茶甚。盍坐火旁少睡。吾二人入林伐木。少頃卽返。言已遂行。羅崙及五月鳥坐於火旁。及下午。樵人及其婦不至。二人餓甚。飢腸輾轉如雷鳴。遂出麩粿分食。訖。頃之晚矣。二人兀坐林中。絕無過問之者。黃昏既至。五月鳥始哭。羅崙曰。盍須之。待月上也。月出。羅崙執五月鳥手。迤邐出林。俯視地上。則日間所投之白石。皎皎映月。若新鑄之錢。二人循之而進。比曉。二人仍返樵人之家。樵人方以棄兒爲憂。今再見之。意大欣慰。其婦則貌似喜而心實怒之。一夕。羅崙及五月鳥方就寢。卽聞其母謂父曰。二兒尋路而歸。吾則旣留之矣。然今困乏已甚。室中僅有麩粿半方。爾明日可悉以俾二兒。而引之往林深之地。棄而勿顧。使之不復能尋路而歸。否則吾儕皆將饑而死矣。其夫中心酸惻。殊不願爲。而又不肯不從其策。遂勉應之。二孩旣聞父母之謀。羅崙如前披衣起。將出而拾石。至門。則母已鍵之矣。仍慰五月鳥曰。吾親愛之五月鳥。爾其安寢。上帝

至仁。必能佑我二人也。翌晨。二人既得此半方之麩。相率出門。途次。羅崙力揉麩。於衣囊之中。使之粉碎。常延佇而以少許投地。樵人曰。羅崙。爾胡爲濡滯若是。則應曰。吾視彼小鶴。方坐於屋脊之上。殊可喜也。其母曰。駿豎子。此非小鶴。乃朝日照煙突耳。羅崙且行且投麩。用以識途。久之。遂入一森林。此地殊僻遠。蓋生平未至之區也。既奉命令。坐火旁而睡。樵人及其婦遂去。薄暮。父母俱不至。羅崙得分食。五月鳥之麩。腹稍稍果。仍慰五月鳥曰。且俟月上。吾將視所撒之麩。或能識途而歸。月出。羅崙俯覓麩。則俱亡矣。蓋林中千鳥爭得麩。啄之殆盡。二人既無以識途。遂入荒漠之野。竟夜僕僕。迷不得歸。厥後二人均憊甚。始席地而臥。翌日又行。出入深林曠野間。赤手不得食。大餓。至第三日下午。二人正行間。忽覩道旁一奇異之小舍。舍以麩疊架而成。屋脊爲餌。窗則爲晶耀之糖。羅崙喜曰。吾儕趨入舍。今而後可以飽食無虞矣。吾將食屋脊。五月鳥試食其窗。窗味必美而且甘也。語已。攬餌而食。五月鳥則裂取窗上之玻璃一小片。甫將入口。

突有一清妙之音。發自窗中。冷冷不止。未幾。室門驟闢。一老婦紆步而出。羅崙及五月鳥皆大駭。倉皇欲遁。手中之物皆墮地。老婦搖首止之曰。毋懼。吾親愛之兒。盍從我來。我將以美食賜爾。於是執兩人之手。引入一室。賜以牛湏餅餌糖果之屬。羅列滿前。並爲設二妙麗之小牀。使之安寢。二人至此。樂且無極。顧此老婦實一怪也。彼之構是美室。特以誘小孩而設耳。翌晨。二人未寤。怪突至小牀之前。先伸手取羅崙出。挾至室外。羅崙寤。則見身在闌中。塊然如就縛之豕。求脫不得。怪復入。搖五月鳥而呼曰。起起。趣爲我汲水入廚。備餐以食我。我將出矣。五月鳥張目四顧曰。吾兄安在。怪曰。爾兄已被幽矣。吾將參之使肥。而後食之。怪出。五月鳥立奔至羅崙之前。盡舉其言以告。且曰。吾輩宜速遁。老婦蓋一怪也。彼將噬汝。羅崙曰。吾見彼有一幻杖。爾宜竊之而逃。則彼苟追我。我可恃此以免。五月鳥應命立往取幻杖至。相將出遁。迨老怪歸。則室中已無人在。大怒。躍至窗下。引領以望四方。蓋怪眼無論遠近。一望皆可及。遙見羅崙與五月鳥逃竄中途。其行甚疾。怪

曰。爾行雖遠。仍不能出吾掌握中耳。遂取靴一雙著之。此靴一步可跨數英里。未及二步而已在二孩之前。五月鳥見怪逐之急。立揮幻杖。使羅崙化爲湖而已。則化爲天鵝。游泳湖中。怪至。坐於湖濱。取種種食物以誘天鵝。而天鵝不至。及暮。怪不得已而歸。五月鳥及羅崙各返本相。竟夜奔波。天將曙。五月鳥復化爲鮮豔之玫瑰花。花生於叢棘之中。羅崙則倚坐花下。橫笛而吹。頃之。怪蹀躞至曰。佳哉爾笛。吾今欲摘此美麗之玫瑰花。可乎。答曰。可。吾當爲子更吹一曲。怪遂葡萄入叢棘之下。舉手欲摘花。羅崙見之。急又橫笛而吹。此笛甚奇。聞者罔不起舞。不能自主。怪至此。亦不覺傴僂亂舞。舞久不休。羅崙吹益急。舞亦因之益急。無何。怪身上之衣。悉爲叢棘所刺裂。肌破血淋。痛極而踣。五月鳥又得釋。遂與羅崙同奔出林。途次。羅崙曰。今者可以歸家矣。吾二人不久當合婚。五月鳥曰。吾疲甚。不能行矣。吾將留此以待子。而身化爲石。伏於彼田之隅。使人不我識也。羅崙去。五月鳥待之久。而羅崙不至。蓋羅崙中途又遇一女。甚好之。止於其家。遂不覺忘其故。

人矣。五月鳥於是獨處田間。不勝惆悵。乃化其身爲小延命菊。自視曰。脫有人過而踐之者。則吾之愁絲斷矣。俄有一牧人至。瞥覩花鮮豔甚。遂攜之返室。而供諸案側之瓶中。曰。吾生平未見有如此名花也。自此牧人家道日興。晨起。則家中大小諸務均已畢治。室已掃除。火已舉。水已儲。下午牧人返。則案布已施。佳餐已備。牧人至此則大奇。室中闕無人在。誰實爲之。願窮力搜索。一時終不得要領。一日。偶舉其事語鄰婦。婦曰。此其間必有妖術。爾今夕返。慎勿熟寐。伏室隅以伺。苟有變動。則立起而以白布蒙之。妖術破矣。牧人從其言。竟夜不寐。伏伺之。天將破曉。突見所供之延命菊。冉冉自瓶中出。一躍至地。牧人奇且駭。急起而以白布蒙之。魔頓解。則立其前者非他。固亭亭一好女郎也。牧人既盡得其故。又見五月鳥美甚。欲娶之。則對曰。不可。蓋彼惟傾心於親摯之羅崙。而立志不改。惟仍許勾留其間。爲居停主人治室。光陰猛逝。未幾而羅崙將與新遇之女郎成禮。此土舊俗。凡遠近閨秀。皆應集新婚之家。相與唱歌。以贊其盛。願五月鳥聞羅崙負約。更與他

女郎結婚。心痛如裂。殊不願往。既而同伴畢集強挽之出。五月鳥不得已。遂亦逐隊而行。惟嘗閃匿人後。弗使人見。無何。衆女郎均歌畢。將及五月鳥。五月鳥不得不嫻嫻而前。歌方作。羅崙遽躍起大呼曰。此真吾新婦也。吾乃舍此人不娶而他娶乎。蓋羅崙聞聲而始悟其人。向之昏昏若忘者。至此乃豁如夢醒。舊情頓熾。於是此義烈之五月鳥。竟與其親摯之羅崙。卽時成禮。一縷愁絲。從此斷矣。自今以往。羅崙與五月鳥夫婦和諧。倡隨偕老焉。

鼠鳥臘腸

昔有一鼠一鳥及一臘腸。同室而居。居既久。一門和樂。生事日佳。倉中儲積甚富。卓然稱素封焉。鳥之職在日日入林負薪。鼠之職在汲水作火。治具供餐。臘腸則專司中饋。及室中一切之瑣務。各勤乃職。毋怠毋荒。一室雍雍。至興盛也。一日。鳥赴林中。遇其友畢集。互相絮語。鳥大詡其近狀之佳。他鳥則反嘲之曰。爾特一太慙生耳。已則操勞。而鼠及臘腸則甚逸。鼠任汲水作火。輕而易舉。而臘腸坐於釜

旁調羹試味而外。初無所事。惟爾則僕僕竟日。負薪往來。獨任此至艱辛之事。不亦慎乎。鳥聞其友之言。意不能無動。翌日。鳥遂不肯赴林。謂己實太勞。而鼠及臘腸則太逸。自後必更番任事。而使勞逸之適均。鼠及臘腸苦求鳥遵舊章。而鳥不之許。三者遂拈鬪以定所從。臘腸得探薪之役。鼠司中饋。鳥司汲水作火諸務。於是各棄其正業而不爲。顛倒錯亂。喜逸畏勞。識者早知其禍不遠矣。臘腸既出。鳥與鼠各事所事。以待臘腸之歸。久之。天將暮矣。而臘腸竟不返。二者知必有變。鳥出而覓之。行不遠。遇途一犬。鳥詢以臘腸所在。曾見之否。犬曰。吾見彼彳亍中途。獨行踽踽。因捕之歸。今已殺而食之矣。鳥聞之。大悲且悔。狼狽奔歸。盡舉其事以告鼠。鼠亦於邑不勝。乃與鳥勉力共治家事。鳥方舉火。復出而汲水。鼠蹠躩竈上。獨任治餐。偶一不慎。遽失足墮釜中。溺焉。鳥返入廚。遍覓不見鼠。疑其伏積薪之下。力撥薪視之。薪遺散遍地。竈中火適墮。驟延及薪。烈燄四起。鳥大驚。急取水灌之。未熄。更赴井汲水。倉皇投桶。桶墮。鳥亦隨之俱墮。於是此興盛之家。一門同歸。

於盡云。

杜松樹

昔有一富翁娶婦後。伉儷甚篤。逾年。尙未得子。室前有園。園中植一杜松樹。時值隆冬。天方雪。婦立於杜松樹之下。舉刀削萍果。傷一指。血點點灑雪上。鮮紅殷然。婦顧而歎曰。使吾有一孩。而白似雪。赤似血者。則其樂爲何如矣。言次。興采頗高。以爲必有遂心之一日。光陰迅速。忽忽又逾一年。自春徂夏而秋又至矣。金風圭月。景象淒清。杜松樹果熟且紅。纍纍下垂。婦徘徊其下。手摘一果。心中忽有所感。淒然呼其夫而謂之曰。他日妾死。卽請葬妾於此杜松樹之下。慎勿忘也。無何。婦分娩舉一兒。果如婦願。此兒貌殊姣好。如血之赤。如雪之白。婦見之。樂極。一笑而絕。其夫遂葬之杜松樹之下。初頗悲泣。時久則亦漸忘。厥後乃續娶一婦。婦入門一年。又誕一女。名曰馬迦利。婦愛馬迦利甚。而深惡其前妻所出之兒。意蓋欲取其夫之財。盡畀其女。故虐待其子滋甚。或加詛咒。或施撻楚。手段至爲狠毒。其子

畏之如虎。每晚自學校歸。輒逡巡門外。不敢遽入。一日。其母在室。幼女趨前曰。吾母可賜兒萍果一枚。其母曰。唯。言時。卽啓櫝取一鮮紅之萍果與之。此櫝有一蓋。厚且重。蓋上裹以鐵皮。銳利若刃。女得萍果則又曰。吾母請更賜一枚與阿兄。其母固不願聞。但姑應曰。唯。吾兒彼若下校而歸。亦當得一枚。言時。引瞻窗外。則小童已歸。心中斗生一計。急奪其女手中之萍果。投之櫝而緘其蓋。謂女曰。爾姑去。女出。小童已及門。其母乃作慈善之聲呼曰。吾兒趣入。吾當畀若一萍果。小童曰。謝母。兒正思得一枚萍果也。其母曰。然則爾從吾來。遂引童子入。揭櫝蓋而謂之曰。爾可自取其一。童子方探首入櫝。未及取萍果。其母突下其蓋。砰然一聲。蓋驟闔。童子之頭遂立墮。其母見童子已死。意頗自得。乃入寢室。取絹帕一方。合童子之頭於頸上。以帕周裹之。復負其尸。坐諸門側之椅中。兩手執一萍果。人驟見之。莫之能覺。少頃。馬迦利入廚下。則見其母方倚火作羹。馬迦利曰。吾母阿兄坐於門前。手執一萍果。吾乞彼以萍果遺我。彼不我答。而面色慘白。殊駭人也。其母曰。

悖哉。兒更往向之索萍果。彼如不答。則捫其角而馬迦利返。哭告其母曰。阿兄不與我萍果。吾摑其耳。而阿兄之頭墮矣。其母曰。噫。馬迦利。爾奈何作此事。顧事已若是。末如之何。但爾切勿以此事語爾父。及暮。其父歸而御餐。問曰。吾兒安在。其婦不答。往來具餐如故。馬迦利則垂首暗泣。不能仰視。其父又問。婦始答曰。吾意彼殆適伯氏家矣。父曰。彼既出門。胡乃不先我告。母曰。彼曾請於我。謂將赴伯父家。勾留數時。爾毋念也。父曰。唉。吾不願聞。彼不先我告。必不出行。語次。遂就食。而狀仍以其子爲憂。曰。馬迦利。爾何故悲泣。吾則頗以爾兄爲憂。惟冀其速返耳。馬迦利噤不能言。少頃。潛起出室。取一方精美之錦袱。力束其兄之尸。負之出門。竟日悲啼。埋諸杜松樹之下。既畢。心似少寧。啼亦止。自是杜松樹日益茂盛。鬱鬱蒼翠。枝葉相交。如人鼓掌歡樂之狀。一日。樹中忽昇起片雲。紅光耀射。彷彿如烈火一團。少焉。一美鳥自火中出。長鳴一聲。破空而去。鳥既去。而錦袱所裹之童尸。亦隨之以去。惟樹景猗猗如前。馬迦利覩此。心中不勝歡怵。以爲阿兄殆已重生。

矣。鳥去。止於一冶金工人之屋顛。歌曰。有母戮其子。傷哉誰見憐。幸有阿妹在。負尸松下埋。吾今且徜徉。一山一壑間。天空任我之。君看閑不閑。金工方坐肆中。手製一金鏈將畢。聞鳥歌。大驚異。急奔至門外。仰視則見一鳥。高棲屋顛。毛羽斑斕。作五色。光華耀日。金工曰。吾之良禽。胡歌聲清婉。乃爾。請爲我更奏一章。鳥曰。吾不能徒歌而無所獲。使爾以手中金鏈相贈者。則當更爲爾歌之。金工曰。鏈在是。卽以贈爾。鳥飛而下。舉右爪攫鏈起。仍至屋顛。歌曰。有母戮其子。傷哉誰見憐。幸有阿妹在。負尸松下埋。吾今且徜徉。一山一壑間。天空任我之。君看閑不閑。旣畢。鳥又飛至一屨工之家。高坐屋脊。唱歌如前。屨工聞之。奔出屋外。以手蔽日而視。且呼曰。吾妻。試視之。是何佳鳥。乃歌聲清脆若是。其妻聞聲出視曰。噫。異矣。是鳥胡灼麗。而又戴一黃金之項環。屨工呼曰。鳥乎。請再一度此曲。鳥曰。可。但爾必有物以贈我。我方爲爾歌之。屨工曰。吾妻趣入肆。取彼最精美之紅履來。屨至。屨工曰。吾之良禽。請卽以此爲贈。鳥下。舉左爪攫履。仍飛止屋顛。歌曰。有母戮其子。傷

哉誰見憐。幸有阿妹在。負尸松下埋。吾

壑間。天空任我之。君看

閑不閑。歌已。一爪攫履。一爪攫鏈。飛而止。一菩提之樹上。作歌如前。磨者二十人。聞之。皆輟工奔出。爭欲一聆此妙音。俄而磨坊主人亦至。呼曰。鳥乎。爾歌聲清婉極矣。盍再爲我一歌。鳥曰。爾苟以一磨石贈我者。我卽爲爾歌之。磨主人曰。唯。當如命。卽令磨者二十人。以長竿繫一磨石。舁至鳥旁。鳥卽伸頸入磨心之穴。肩之起。飛止樹間。爲之更歌一曲。旣畢。奮翮而起。一爪攫鏈。一爪攫履。頸上則肩一磨石。立飛歸其家。此時其父母及馬迦利。方圍坐就餐。其父曰。吾今日心中胡舒泰也。其母曰。吾則不然。有大風潮將至。馬迦利則嘿嘿無言。垂首而泣。心中覺煩懣甚。若鳥旣至。廻翔而集於杜松樹之顛。歌曰。有母戮其子。傷哉誰見憐。其母急以手掩耳。不欲聞之。願耳畔有聲。如猛惡之風潮。雖欲不聞而不可得。其父則聞而異之曰。噫。是何鳥也。胡歌聲清麗。乃爾。鳥又歌曰。幸有阿妹在。負尸松下埋。馬迦利聞之。仰天長歎。其父曰。吾將出而觀之。其母呼曰。唉。毋往。吾覺吾一人獨坐。災

禍且至。其父不聽。既出。鳥歌不已。曰。吾今且徜徉。一山一壑間。天空任我之。君看
閑不閑。鳥歌訖。降金鏈於其父之項。其父佩之。喜甚。返室而言曰。試觀之。鳥賜我
以黃金之鏈。瑰麗且精。誠美品也。其婦駭甚。身顛而冠落。幾仆於地。鳥歌又作。馬
迦利曰。吾亦將出而視之。語已出室。而鳥降紅履於其前。女納履。大小適合。不勝
喜悅。入告其母曰。母乎。請觀此精美之紅履。鳥以是賜我。我樂何如。於是其母起
曰。噫。吾亦試出而視之。彼將何以遺我。婦甫出。鳥振翮而起。盤旋空中。突降磨石
於其頂。頃刻間粉骨碎身。死矣。其父及馬迦利聞聲奔出。則見濃煙突起。烈燄飛
騰。張目而一無所覩。少焉火熄。則小童已盈盈立於其前。執其父及馬迦利之手。
入室共餐。天倫重聚。其樂無極云。

說小情

花中阱

白話 二册

定價 五角

此書敘一英國女郎詣俄國省父與俄一貴族女同戀一男子貴族女因懷妬欲謀殺之又有俄國警察大臣因涎此英國女郎之色毒殺其父強劫女而威逼之迨遇救得脫又落於貴族女之手費無數波折始獲仇復而諧婚媾其中紋警察大臣之權勢熏灼更有虛無黨人出沒其間倏隱倏現以神鬼不測之手段處處與之鬪智洵奇觀也

情懺記

白話 二册

定價 五角

書為法國巴黎一貴族女所自述載之某新聞紙者女清才麗色豔絕一時乃無端忽負謀斃兩夫之重罪一死於水一死於火案證確鑿女亦無以自辯俄而雲消霧散覆盆之冤忽焉大白全書用白話演述慷慨悲歌纏綿悱惻閱之令人動魄悽心潸然淚下

中華民國四年六月十四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六月廿八日初版發行

(時) 諧 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發行兼著作人

右代表人

印刷人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模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鮑 咸 昌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務印書館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林紓譯

義 黑

定價二角



新義俠
譯小說

書中主人翁為一黑奴女也。於英國西方殖民地某島猝遇民變。一家人逃難相失。黑奴挈其主家之一子一女。閉關跋涉而至紐約。仰給於苦工者六年。流離顛沛。極人世所難堪。卒能堅持到底。厥後無意中其主人忽與相值。竟得骨肉團聚。而黑奴以勞瘁已甚。負擔纒弛。竟長眠矣。以一不識不知之黑種婦人。而任重致遠如此。視程嬰存趙尤奇。諡之曰義。疇曰不宜譯者以淵雅之筆。狀沈痛之情。其事其文。都成神品。尤為得未曾有。

林紓譯

羅 刺 雌 風

定價三角半



偵探
新義
譯小說

書中言俄皇遊歷歐洲。虛無黨人乘時起事。一時風起雲湧。刺斬新政之徒。無慮數十百輩。而黨中主要多貴族名媛。以金枝玉葉之尊。行燕市狗屠之事。尤為駭人聽聞。與之對壘者為皇家偵探。於行在複壁。發見機關。玫瑰花莖。偵知毒藥。如公輸之善攻。墨子之善禦。談奇詭譎。匪夷所思。譯筆之佳。更不待贅。

● 長 斤 出 版 ●

華 完 商 全 務 印 書 館 發 行